周易六十四卦通解

朱高正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朱高正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ISBN 7-5617-2073-4

Ⅰ.周… Ⅱ.朱… Ⅲ.周易-解释 Ⅳ.B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857 号

周易六十四卦通解

编　　著　朱高正
责任编辑　朱杰人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吴　丁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电话 62571961　传真 62860410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850×1168　32 开
　　　　　8.75 印张　175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3 次
书　　号　ISBN 7-5617-2073-4/B·113

定　　价　14.00 元

朱　序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由于其中含有自省与忧患意识，经后人阐发，成为论述宇宙人生哲理之典籍。《易传·系辞》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占筮只是易道之一。至于"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皆以易道为人类言行之指南，即从卦爻辞中得到启发，以为立身处世与进德修业之戒鉴。《易传》称此种学易门径为"君子观其象而玩其辞"，即依卦爻象玩味卦爻辞，从中汲取教益。

此种易道观，始于孔子读易。孔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以为学易可以寡过。《论语》曾记载孔子当年学易之事例。《周易》恒卦九三爻辞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赞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善夫！"又曰："不占而已矣。"(《子路》)意谓通晓恒卦爻辞所揭示之义理，即人无恒心，势将一事无成，占之何益。孔子此种读易学风，开创儒家解易之人文主义传统，影响深远。

荀子将此种易道观总结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礼记》论易教曰："洁净精微而不贼。"(《经解》)谓《周易》教人心地纯洁，思维精密，行事不违正道。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要》提出以德为占，所谓"求其德义耳"，以之为孔子教导弟子观象玩辞之原则。尔后历代大儒皆以孔子读易为典型，探讨《周易》卦爻象与卦爻辞。宋儒程颐诠释"以言者尚其辞"曰："谓于言求理

者，则存意于辞也。”(《易说·系辞》)即探求卦爻辞之义理，以提高人之精神境界。宋儒张载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易说·系辞下》)，谓《周易》为君子修身明德立教，不为小人求名逐利解惑。清儒王夫之主“占、学一理”，以学释占，以善为吉，以恶为凶。认为“君子自修之实功，具于彖爻著之”(《周易内传·系辞上》)，又视《周易》为“修己治人之龟鉴”(《同上·系辞下》)，此与后世占卜之书直有天壤之别。孔子所创立并为历代儒学大师所阐发之解易学风，实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之典范。

《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文字古奥，难于领悟。如何理解其义理及其与卦、爻、象之关系，为历代易学家苦心探讨之重大课题。就理解象辞相应之理而言，《易传》提出三种体例，即取象、取义与爻位三说。此三种体例，互为表里，为后人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提供方便之门。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各有其所指，所系之辞各不相同。如何理解一卦之卦象、卦辞同其爻象、爻辞之关系，亦为《周易》研究之一大课题。魏晋王弼提出“一爻为主”说，以其中一爻之义理为主导，理解全卦之卦义。清王夫之提出“彖爻一致”说，谓“非爻无卦，于卦得爻。性情有总别而无殊，功效以相因而互见”(《周易外传·剥》)。认为卦象、卦辞与爻象、爻辞乃统一之整体，一卦之卦义因各爻之爻位关系而定，主张以“会通”研究各卦之义理。至清焦循治易，又提出“求通”说。其言曰：“夫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通。”(《易图略·原辞》)“横求之”，谓将一卦或一爻之文句串通；“纵求之”，谓将一卦之卦辞同其爻辞串通；“参伍错综之”，谓将

一卦或一爻之辞句同全经中有关辞句串通，焦氏称此为“一气贯注”。因其治易以求通为原则，故称其解易之作为《易通释》。

求通乃历代易学家解易之共同愿望。历代学人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至于皓首穷经而不惜。此种锲而不舍之求真精神，锻炼中华学人独特之逻辑思维能力，亦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朱高正博士早年负笈欧洲，钻研康德哲学，著有成就；复以弘扬易道自许，潜研《周易》多年，查阅古今《周易》注解，取其实而弃其华，著《周易六十四卦通解》，为当今《周易》爱好者提供其观象玩辞之捷径。此书有两大特点：一为发扬儒家解易之人文主义传统，以《周易》为修己治人、增长生活智慧与提高修养境界之指南，本此宗旨，注解六十四卦经文。二为依“象爻一致”与“求通”之原则，将卦、爻象与卦、爻辞视为一整体，每卦体现一中心观念，并贯通于各爻之中，以此阐明六十四卦中所蕴涵之人生哲理。此种解易学风正是发扬前贤之优良传统，实属难能可贵。

此书解释经文，严格遵循《易传》体例，勇于求新，又不违古训。其行文力求朴实、清晰、简练而明快，直伸义理，一除传统注家旁征博引，令人望而生畏之弊。此书最为适合当代学人阅读，俾自《周易》古经直接汲取智慧。此书为传播易道提供一崭新途径。

易道博大精深，乃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大根大本。高正先生既通晓西方哲理，又酷爱中华文化，于繁忙政务之余，伏案注解《周易》古经，此种精神堪为当代中华学人之典型。其志在汇通中西，融合古今，开物成务，以前民用，实为学林之幸事。其

以书稿示余，读后倍感鼓舞。适逢此书问梓，乐为之序。

朱伯昆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

张　序

《周易》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悠久之元典，其影响于后世既深且远。今通行本《周易》为汉初田何所传。《汉书·儒林传》云："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晋书》记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本，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足证田何传本乃战国以来之通行本，由来已久。近年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之帛书《周易》，编次与通行本不同，当为另一传本。自汉魏以来于易学史上发生影响者，仍为田何传授之通行本。

汉儒注《易》多重象征。魏王弼提出"得意忘象"之说，专阐义理。宋代邵雍复提出象数新说，程颐著《程氏易传》，则专明义理。嗣后说易诸家，或谈象数，或诠义理，各有偏重。自汉代以迄近世，注释《周易》之学者无虑千百家，而对于《周易》中若干疑难问题，仍多悬而未决。

朱高正博士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均有深入之研究，可谓学贯中西；近来钻研《周易》，撰写《周易六十四卦通解》，兼综汉宋易学，务求卦爻本旨，析疑释滞，深入浅出，可谓得其要领者矣。朱高正博士以书稿见示，邀序于余。于是略述自己之观感，作为序言。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

自序

《周易》乃群经之首，为我中华文化之活水源头。

相传远古时代，伏羲氏仰观俯察而作八卦，其后八卦相重而为六十四卦。殷末纣王无道，拘西伯姬昌（即周文王）于羑里，文王乃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其子周公继为三百八十四爻作爻辞，并系“用九”与“用六”于乾坤两卦。所谓《周易》之经文，即指此四百五十条卦爻辞，合四千九百余言。

史载孔子晚年喜读《周易》，至于“韦编三绝”。孔子整理古籍，以为教学之用，而“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孔子依鲁史而作《春秋》，并删定《诗》、《书》、《礼》、《乐》，唯独对《周易》经文未敢增减一字，足见孔子对文王父子之崇敬。然孔子离殷周之际已逾五百年，《周易》经文古奥难懂，孔子及其门生乃作“十翼”，注解经文，揭露蕴藏于《周易》内之哲理，通称为《易传》。长久以来，经、传不分，藉《易传》之诠解，《周易》渐由卜筮之书，转化为探讨宇宙人生哲理之典籍。是以《周易》“人更四圣，世历三古”，乃总结中国上古社会经验与智慧之宝典。

秦始皇下焚书令时，《周易》以卜筮之书而得以继续流传。其后汉代重行整理古籍，《乐》已亡失，《诗》、《书》、《礼》、《春秋》复皆有今古文之争，唯《周易》经文最为完备，鲜有争论。《周易》固为儒家之经典，道家亦将其与老、庄合称“三玄”。于古籍中，同为儒、道两家奉为经典者，非《周易》莫属。

自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迄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合二千零四十年，其间为《周易》经文注疏者逾四千家。学者皓首穷《易》，历两千年而不衰。苟吾人将读书视为与古圣今贤对话之知性创造活动，则《周易》不愧为两千年来历代知识菁英对话之论坛与焦点。犹《四库全书》所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如此经典，即使在欧洲被视为各类学问源头之亚里斯多德著作，亦难以望其项背。因此，举凡中华学人不可不读《周易》！

然而令人痛心疾首者，自废科举以还，经学教育中断，传统优秀文化面临西方工业文明之挑战。五四运动视传统文化为引进民主、科学之障碍，而肆意予以抨击。"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文化更在"破四旧"浪潮中，首当其冲。在台湾，多数人早已习于将传统文化视为"落后"、"不合时宜"。台湾留洋博士比比皆是，其中仍留心古籍者，已是凤毛麟角，更遑论精通易学！

其实，传统文化非但不必然是现代化之障碍，更可以成为推动现代化之助力。环视全球，绝无任何国家，以全盘否定其传统文化为代价，而完成其现代化。面对现代化之挑战，传统文化亟需理性批判、重新诠释，而后方能重获新生力量。《周易》乃传统文化之大根大本，欲重建中华民族之自信、自尊，欲有效迎接国家现代化之挑战，必先自《周易》之现代化着手。

笔者自弱冠，即以"振兴易学，再造中华"为己任。尔后虽曾负笈德国钻研康德，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对于阐扬易学则从不敢稍怠。身为朱熹"廿六"代孙，尤感责任重大。朱子集宋朝理学

之大成，乃中国八百年来最重要之哲学家与经学家，其《周易本义》亦被视为学易之津梁。而康德在西方哲学界号称显学，尤以艰涩难解著称。笔者既能治康德有成，对于弘扬易学自亦责无旁贷。

《周易六十四卦通解》即为笔者致力《周易》现代化之初步成果。本书一反两千年来经传并注之旧例，直解经文，但却严守《易传》解经之体例。本书以求通为要，并摒除繁琐之训诂考证，俾读者便于汲取《周易》思想之精髓。

付印之际，尤须感谢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博士、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朱伯崑教授与哲学界耆宿张岱年教授。由于吴院长一再鼓励与敦促，本书乃得顺利完成，并一偿笔者阐发易理之夙愿。朱院长则于本书写作期间，提供笔者诸多宝贵意见。三位学界先进并不吝为本书题字作序，其隆情高谊，尤使本书增色不少。

现代人如何研读《周易》

——兼论“太极思维”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自古以来，《周易》对菁英文化或者大众文化均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自汉武帝建元五年（即公元前一三六年）设置五经博士起算，到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废除科举为止，共二千零四十年，其间为《周易》经传注疏的著作就超过四千种。学者皓首穷《易》，历两千年而不衰！

然而自从废除科举以来，经学教育随之中断，全面采行西学，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接受西式教育的菁英阶层，为了推动国家现代化，往往将传统文化视为“落后”的同义词。这使得当代的知识菁英中，拥有留洋博士头衔，却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者，比比皆是。自此原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在知识界就遁隐到古籍专业研究的领域，或者流落到民间，成为算命、卜卦的道具。一般来讲，前者仍挣脱不出传统经学注疏的格局，后者则与民俗、迷信互为表里，两者同为接受现代教育的时代菁英所鄙视。

现在即使有部分知识菁英想学习《周易》、理解《周易》，却往往不得其门而入。繁琐的训诂考证固然令人望而生畏，传统上“经、传不分”，甚至“以传代经”、“以学代传”严重消蚀了读者学

易的兴趣。譬如《周易》开卷第一卦——乾(☰)的《文言传》,并非一人所作,它至少是由出自三个不同时期的人对乾卦六爻的注解凑合而成。接受现代教育的读者在研读乾卦,试图对《文言传》做出统一的解释本无可厚非,但这先天就注定不可能成功。如果再把《彖传》、《象传》对乾卦的解释一并纳入考量,其难度就不言而喻了。这也就难怪大多数喜爱易学的读者会将《周易》视为天书,乾卦还读不到一半,早就知难而退了。

其次,不少人舍弃《周易》原典,而只从《系辞传》着手来研读《周易》,接着就读《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及《文言传》,以为如此就是《易经》。能读到《彖传》与《象传》可说还不多见。因为《彖传》与《象传》中的《大象》已具体涉及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卦象、卦辞与卦义的诠释。而《象传》中的《小象》则直接涉及三百八十四爻(以及"用九"、"用六")每一爻的爻象、爻辞与爻义的诠释。其实《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与《杂卦传》是《周易》的导论、概论或总论,而《文言传》则是搜集汉初以前对乾坤两卦较为杰出的诠解而成。《易传》旨在解释《易经》,并不能完全取代《易经》。

其实,研究《周易》,对六十四卦的卦画要能一目了然,乃是基本功夫。然而今天莫说一般的《周易》爱好者,连不少《周易》的专业研究者看到六画卦还得稍为推敲或查阅一下,才能说出卦名,这就是长期以来"以传代经"和"以学代传"的结果。研读《周易》数十年,仍不得其门而入者,不乏其人。这就是教学法出了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现代社会,吾人不能期待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去皓首穷《易》,而却仍对《周

易》一知半解。

所谓《周易》现代化，绝不仅仅指注释《周易》的经文，让现代人看得懂而已。它更应包括如何让一般的现代人可以深入《周易》的堂奥，以汲取其智慧的源泉，而与其自身的专业互相发明。

本文即试图在方法论上突破传统经学治易的格局，运用“以易解易”的方法，来建立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易学理论，从而揭露潜藏在《周易》之中独特的思维方式——太极思维。让这个中国古老传统智慧的结晶不再是难解的天书，甚且还可以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助力。透过太极思维，易学将以“一般知识学”或“科学(哲)学”的崭新面貌与现代各个学科展开会通。这将使《周易》走出经学研究的窠臼，成为中国当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学术基底，从而丰富各个学术专业的研究内涵。这样的《周易》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周易》，也才是与时推移、万古常新的《周易》。

甲、太极思维的符号系统及其基本原则

《周易·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指卦画或卦象形成之前混而为一的状态，依汉易的解释，如同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的状态。从这个混而为一的状态，产生了阴(--)、阳(—)二爻或奇耦两画，是为“两仪”。依汉易的解释，如同阴阳二气或天地。“两仪生四象”的“四象”是指由阴、阳二爻相交之后所得的老阳(⚌)、少阴(⚍)、少阳(⚎)、老阴(⚏)，而依虞翻、张载等人的解释，如同“四

时”，亦即少阴为春，老阳为夏，少阳为秋，老阴为冬。天地之所以能长养万物，就是因为有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的交替运行，万物才能展现生、长、化、收、藏的生命现象。“四象生八卦”的“八卦”，乃是指老阳、少阴、少阳、老阴等爻象再与阴、阳爻象相交之后，所得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而言。

八卦再自相重叠就产生六十四卦，如明夷(䷣)就是由下离上坤两卦组成，而贲(䷕)则由下离上艮两卦组成。从太极到六十四卦乃一生成或展开的系列。历代的易学家就是试图藉着六十四卦来模拟、诠释整个宇宙万有的生成变化。因此，可知六十四卦源自八卦，八卦源自四象，四象又源自阴阳两仪，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两仪的基础上，与阴、阳相交，在阴仪上得出老阴(⚏)与少阳(⚎)，在阳仪上得出少阴(⚍)与老阳(⚌)，如此就“两仪生四象”了。同理在四象的基础上，再与阴、阳相交，在老阴上得出坤(☷)与艮(☶)，在少阳上得出坎(☵)与巽(☴)，在少阴上得出震(☳)与离(☲)，在老阳上得出兑(☱)与乾(☰)。八卦又称八经卦，是由阴爻(--)与阳爻(—)两种符号所组成的三画卦。而阴爻也称柔爻，阳爻也称刚爻。

阴阳相生与贵寡原理

传统上，初学者多从南宋朱熹所编的《八卦取象歌》来记诵八卦。所谓《八卦取象歌》乃是：“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盌，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其实这种记诵方式本来是为当时刚学《易经》的蒙童设计的；在现代社会，成年人初学《易

经》，如仍沿袭这种记诵方式，其最大缺点莫过于误导初学者不以理性的方式来学易，而以威权、约定俗成、死记的方式来学易。

其实，要认识八卦只要依循几个理性原则，即可轻易将其含义记诵下来：

首先，以阳爻(⚊)与阴爻(⚋)分别象征男、女两性的生殖器。阳主动、阴主静；阳为刚、阴为柔。八卦中代表纯阳卦的乾(☰)与纯阴卦的坤(☷)在《系辞传》中有极其形象的描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里“专”释为“抟”，同“团”，亦即指“乾”静的时候是团团的，动的时候是刚直的，所以能大生万物。至于“翕”是闭的意思，“辟”则是开的意思，亦即指“坤”静的时候是闭锁的，动的时候是辟开的，所以能广生万物。由于乾坤结合能化生万物，因此，乾坤两卦在人事上象征生育子女的父母。此外，从爻象来看，阳为实、阴为虚，因此阳爻也象征有实才的君子，阴爻则象征无实才的小人。

其次，爻有阴、阳之别，卦亦有阴、阳之别。在八卦中，乾(☰)为纯阳卦，坤(☷)为纯阴卦，其余六卦不是一阴二阳，便是一阳二阴。《易经》中有一个“多从寡”的基本原则，亦即“贵寡”原理。《易经》坚决反对众暴寡的霸道哲学。一阴二阳之卦，如以阴阳相抵，众暴寡的结果，只剩一阳，则不成其三画卦矣；反之，如以阴阳相生，多从寡的结果，众阳必求孤阴，而阴反为该三画卦之卦主矣。这就是多从寡的贵寡原理。因此，一阴二阳之卦，如巽(☴)、离(☲)、兑(☱)，皆为阴卦；而一阳二阴之卦，如震(☳)、坎(☵)、艮(☶)，皆为阳卦。

画卦应由下往上画

《易经》可贵的地方在于颠覆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上文提及以“多从寡”替代“众暴寡”，以“阴阳相生”替代“阴阳相抵”，即其著例。所谓无卦不成易，“卦”是《易经》特有的表达思维的工具，任何有关《周易》的诠释皆离不开卦画、卦名、卦象、卦义。而卦画与卦名更是释卦的前提。一般人画卦，不假思索就会由上而下画下来，其观象、释卦自然也将由上而下，如此一来，《易经》就变成一部天书了。其实，正确的《周易》画卦法也是颠覆常人的画卦习惯，画卦要由下往上画，如《说卦传》所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由下往上，即是“逆数”，表示可以察来事之吉凶。这也就是六十四卦任何一卦最下爻称为“初爻”、最上爻称为“上爻”的道理。而《周易》经文中每卦的爻辞也是依序自“初爻”始至“上爻”终，由下往上排列。

只有正确的画卦法才能导出正确的卦象与卦义。譬如晋卦(䷢)是由下坤(☷)上离(☲)两卦组成，离为日、火，坤为地。其卦象，坤地在下，离日在上，由下往上看，就呈现出离日渐渐浮现在坤地之上，乃旭日东升、“明出地上”之“晋”象。反之，如果画卦时由上往下画，释卦时也自然由上往下看，离日即将入于地中，“晋”卦变成夕阳西下、“明入地中”之“明夷”(䷣)卦，这就大错特错了。只要懂得画卦要由下往上(亦即由内而外)的道理，就不会出现到处可见画错八卦图的现象。否则连在甘肃省天水市贵为伏羲祖庙的八卦图都画错了，又怎能期待其他的名山古刹在修复时不画错呢？

卦的错综及其相对关系

如果以乾坤两卦为象征生育子女的父母。一阳二阴的三个阳卦则为三子，即长男、中男、少男。一阴二阳的三个阴卦为三女，即长女、中女、少女。乾(☰)与坤(☷)相交而得三子三女：孤阳在下者为长男，即震(☳)，在中者为中男，即坎(☵)，在上者为少男，即艮(☶)；孤阴在下者为长女，即巽(☴)，在中者为中女，即离(☲)，在上者为少女，即兑(☱)。

卦有错综关系。所谓“综卦”(也称“覆卦”)是指将本卦的卦画顺序颠倒后所得的卦，如震(☳)卦的综卦为艮(☶)卦，巽(☴)卦的综卦为兑(☱)卦。至于其他四卦，即乾(☰)、坤(☷)、坎(☵)、离(☲)，其综卦与本卦相同。所谓“错卦”(也称“变卦”)是指将本卦之阴爻皆变为阳爻、阳爻皆变为阴爻后，所得到的卦，如乾(☰)卦的错卦为坤(☷)卦，坎(☵)卦的错卦为离(☲)卦，震(☳)卦的错卦为巽(☴)卦，艮(☶)卦的错卦为兑(☱)卦。我们也称震与艮互综，而与巽互错；巽与兑互综，而与震互错。有错综关系的卦，其卦义也有一定的相对关系，诸如上举的例子即有长少或男女的相对关系。

八卦除了在人事上可象征父母与三子三女外，也可以代表自然界的八种物象。乾(☰)为纯阳，阳因轻清而浮于上，万物无不为其所覆盖，故为天。坤(☷)为纯阴，阴因重浊而沉在下，万物无不为其所负载，故为地。乾天既然在上，因此也代表统治万民的君王。坤地在下，则代表顺服的臣民。坎(☵)的卦画如果竖直起来，与水的象形字()极似，意为流水。坎的错卦为离

(☲),坎为水,则离为火。又坎(☵)为流水,若将坎的初爻由阴变阳,即将流水底部堵住,使其不再流动,则成为泽水,亦即兑(☱)。兑的错卦为艮(☶),兑为泽,所谓山泽通气,则艮为山。乾与坤初交,坤以阴极,则阳生于下,犹冬至过而春雷生,故震(☳)为雷。坤与乾初交,一阴入于两阳之下,犹风能入万物,故巽(☴)为风。而坎又可引申为云或雨,离为电或日,巽为木或烟。因云、雨皆为可流动之水,电、日皆有火象。至于看到树木摇动或烟雾飘浮,则知道有风在吹拂。

八卦不仅代表物象也代表八种性能,又称"卦德"。乾为天,因其运行刚健不息,故卦德为"健"。坤为地,因其厚德载物,包容广大,故卦德为"顺"。震为雷,一阳处二阴之下,主于上往,故卦德为"动"。艮为山,一阳据二阴之上,进无可进,故卦德为"止"。离为火,火自身无实体,必附丽于他物之上,故卦德为"丽"。坎为流水,深浅难测,流速缓急辄随上游天候晴雨而异,故卦德为"陷"。巽为风,无物不能入,故卦德为"入"。兑为泽,傍泽水而居,无坎水险陷之灾,又无缺水之苦,故卦德为"说"(即悦)。

六十四卦的排列原则

以上笔者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等八卦的卦画、卦象所取之物象及卦德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八个三画卦又称"经卦"。而《周易》六十四卦就是由八经卦相互重叠而成,故又称"别卦",为六画卦。每一个别卦由内、外两卦组成。内卦又称下卦或下体,外卦又称上卦或上体,内卦代表一个人的内德,外卦则代表

其外行。而下卦也代表在下的臣民，上卦则代表在上的君王。现在通行本的《易经》其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如下：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习坎、离（以上为“上经”）、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以上为“下经”）。

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是两卦相耦，非“覆”（或“综”）即“变”（或“错”）。如剥（䷖）卦的覆卦是复（䷗）卦。但是六十四卦中，覆卦与本卦相同的有八个，故在排列时，舍弃其覆卦而取其变卦。这八个是：乾（䷀）与坤（䷁），颐（䷚）与大过（䷛），习坎（䷜）与离（䷝），中孚（䷼）与小过（䷽）。研读《易经》的一个基本原则应是要将互综或互错的两卦并看。此外，在此要顺便一提的是，在六十四卦之中，有八个卦其覆卦与变卦相同：泰（䷊）与否（䷋）、随（䷐）与蛊（䷑）、渐（䷴）与归妹（䷵）、既济（䷾）与未济（䷿）。

卦位的属性及其应比关系

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也有六位。六位由下而上称“初”、“二”、“三”、“四”、“五”、“上”。爻分阴阳，位也有阴阳之分。“初”、“三”、“五”为“阳位”或“刚位”；“二”、“四”、“上”为“阴位”或“柔位”。凡爻处阳位则用刚，处阴位则用柔。按人事说，六位各有含意：“初”象征一个人尚未进入或刚刚要踏进社会，而还没有社会地位的状态。“上”象征已经退出社会而不在位的离职或

退休的状态。"五"为尊位，象征处在事业高峰的状态。"四"为近君大臣，象征身居要津、即将出掌大权的状态。"三"处下卦之上，位亦不低，象征担任地方首长或部门主管的状态。"二"处下卦之中，与处尊位之"五"相应，象征一个地方中坚干部深得最高领导信任的状态。下卦代表处下的臣民，上卦则代表居高的君王。

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凡阳爻(—)皆称"九"，阴爻(--)皆称"六"。阳爻性刚直，阴爻性柔顺。乾(䷀)卦六爻之称谓由下而上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归妹(䷵)卦六爻则为"初九"、"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六"。因此，只要一看到"六三"，就知道它是某卦自下而上的第三爻，且是阴爻。凡是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则为"当位"或"得正"，如"初九"、"九三"、"九五"或"六二"、"六四"、"上六"。反之，如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为"不当位"或"失正"，如"九二"、"九四"、"上九"或"初六"、"六三"、"六五"。一般而言，得正多吉，失正多凶。如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豫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六位又可依三才，分为天、地、人。"初"与"二"为"地位"，"三"与"四"为"人位"，"五"与"上"为"天位"。"初"与"上"象征一卦的本末：初爻处一卦之始，犹树木之根本；上爻居一卦之终，犹树木之末梢。初爻尚看不出一卦的大义，如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上爻则因该卦已充分展现，物极则反，濒临往其他方向发展，如泰上六"城复于隍"，否上九"倾否，先否后喜"。因此，初、上两爻虽为一卦的

本末，但要掌握一卦变化的精髓，却非从“中爻”下手不可。“中爻”是指“二”至“五”爻。“二”与“五”分居内外卦之中位，由于《易经》充满崇中贵中的思想，故“二多誉”而“五多功”。如蒙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明夷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三”与“四”为人位，《周易》乃忧患时代的产物，与天位、地位相比，人位尤显艰难，故“三多凶”而“四多惧”。如小畜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师六三“师或舆尸，凶”；晋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蛊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释卦除了爻位的属性（即初、二、三、四、五、上等六位的属性，六位还可分为阴、阳位，也可分为天、地、人三位，以及爻与位相配有得正、失正之分）也要衡量六爻之间的应、比关系。所谓“应”是指内、外卦相对应的爻位而言，如“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凡阴爻与阳爻相对则为“有应”，有应则能相牵引，如贲（䷕）初九与六四有应，故初九“舍车而徒”，六四则“匪寇婚媾”。反之，凡阳爻与阳爻相对或阴爻与阴爻相对，则为“无应”或“敌应”，无应则不能相奥援，如渐（䷴）之初六与六四无应，无应则初六不急于上往，故能“鸿渐于干”而“无咎”。

所谓“比”是指相邻之两爻而言，当两爻一阴一阳，则下邻上为“承”，上邻下为“乘”。凡以阴爻承阳爻为“亲比”，可相为辅弼，如观（䷓）之六四亲比九五，故能“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反之，以阳爻承阴爻则为“逆比”，辄致凶祸，如鼎（䷱）之九四逆比六五，故“覆公\餗”而“凶”。

主爻为释卦的关键

此外，在释卦的理论上，有“卦主说”，即一卦六爻之中，有一爻为一卦之主，该爻为释卦的关键。除了一阳五阴与一阴五阳等十二卦之外，卦主一般来说是位居尊位的第五爻。依“多从寡”原则，孤阳、孤阴之卦，孤爻即为该卦卦主。如一阳五阴之卦，其立象的原则：一阳在上、下者为剥(䷖)、复(䷗)，象征阳的势力之消长；一阳居中者为师(䷆)、比(䷇)，象征众阴之所归；一阳在三、四者，处上、下二体之际，以其自上而退处于下者为谦(䷎)，自下而奋出乎上者为豫(䷏)。而一阴五阳之卦，其立象原则：一阴在上、下者为夬(䷪)、姤(䷫)，象征阴的势力之消长；一阴居中者为同人(䷌)、大有(䷍)，象征众阳之所宗；一阴在三、四者，处上下二体之际，以其自上而退处于下者为履(䷉)，以其自下而进处于上者为小畜(䷈)。

一般而言，“五”为尊位，居“五”之爻常为一卦之主，如果是阳爻居五，则九五象征刚中之君，如果是阴爻居五，则六五象征柔中之君。而“五”与“二”、“四”、“上”分别有应、比关系。九二为刚中之臣，六二为柔中之臣。九四象征有实才，但不得正的近臣；六四则为柔顺守正的近臣。上九为柔中之君所亲比的贤者，上六为刚中之君所宠信的小人。

六四与九五亲比，意味着刚中之君获得柔顺守正近臣的辅弼，凡十六卦皆得吉，如巽(䷸)六四“田获三品”而九五则“无不利”。九四处九五之旁，两刚并处，一山难容二虎，爻辞多诫九四必尽其赤诚，方能免除专权越分、欺君夺民之嫌，如萃(䷬)九四

必“大吉”乃能“无咎”。九四与六五逆比，大有刚强不正的近君大臣僭偪六五柔中之君的态势，九四不能尽其臣节，极易招致凶祸，如离(䷝)九四“焚如，死如，弃如”。六四与六五相邻，象征得位守正的近臣辅弼柔中之君，无僭偪之嫌，如临(䷒)六四“无咎”。

九二刚中之臣与六五柔中之君相应，凡十六卦皆得吉。九二有实才本可以辅弼六五，但九二的身分毕竟不是近君大臣，而是身处地方的中坚干部，不宜主动上往与六五相应。因为《易经》强调循序渐进的思想，在下者切忌求上，以免有谄媚求宠之嫌，必待在上者有求贤、用贤之决心，并也已付诸行动，才能往应。如升(䷭)九二“孚乃利用禴”，谓刚中贤臣当积其至诚，略备薄礼，静俟君王之召。九二与九五虽为敌应，但不像九四对九五有所威胁，九二终将为九五所重用，但亦不宜主动求用，而应以至诚安处，静俟王命前来相求，如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六二柔中之臣与九五刚中之君相应，多能得吉，如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六二与六五两者同为柔爻，为敌应关系，六五柔中之君意志不坚定，六二若遽然上往求用，必定遭到疑忌。唯有用其柔中之德，积其至诚，感发六五，则可得吉，如丰(䷶)六二“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由此可见《易经》告诫吾人，在下者宜贞固自守，积其孚诚，切忌主动上往求用，方可确保为人臣者独立自主的尊严，而免受屈己求宠之辱。如此，一旦获得起用，也才能无所挂虑，一展长才。反之，《易经》也要求在上者应急于求贤，助己为治，如临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喻六五委信九二刚中贤臣,不劳而治,即不自用其知,乃能兼采众知以为己知。这种"下忌求上"、"上求下宜急"的思想再度体现了《易经》颠覆一般人的思维惯性,从而含有丰富和深刻的智慧。

此外,"五"与"上"相比,在释卦时也有特别的意义。五为尊位,"五"之所以能屈求于"上",只因为尚贤之故。当君王的人要尊尚有贤德的长者。因此,上九象征高世之贤,而六五则为谦冲为怀的虚中之主,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反之,九五与上六逆比,象征九五刚中之君尊宠窃据高位的小人,如夬(䷪)上六"无号,终有凶"。

乙、太极思维的价值取向及其基本哲理

在《易经》六十四卦中,除了谦卦六爻皆得"吉"、"无不利"外,没有一卦从初爻到上爻皆得吉,也没有一卦从初爻到上爻皆得凶。这种现象体现了《周易》作者阴阳互藏、祸福相因的思想。而谦卦六爻虽失位、无应或乘刚,然却无凶、咎、悔、吝,只因为谦卦的卦义最能彰显《周易》"满招损,谦受益"的基本哲理。

满招损,谦受益

谦(䷎)卦由下艮上坤两卦组成,艮为止、为山,坤为顺、为地,谦乃止乎内而顺乎外,意指君子内有如山般的崇高之德而不自矜伐,外有如地般的柔顺之行而能退让,如此谦德必能使有道

君子先屈而后伸，无往而不利。故卦辞云：“谦，亨，君子有终。”

与谦成为强烈对比的，莫过于既济。既济是指已经渡河抵达彼岸，引申为事已完成。既济(䷾)卦由离、坎两卦组成，从卦象来看，离为火，坎为水，水在火上，火性炎上，而水性润下，两者相交而相济。然水决则火熄，火烈则水涸，相济之中含藏相灭之机。既济的卦辞是“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事既已完成，切忌自是自满。所谓“亨小”，是指既已完成还不如刚刚完成之时亨通。因为常人一成功，则易滋生骄心，所以卦辞诫以唯贞固自守才能有利。至于“初吉终乱”则明指“成功是走向败亡的开端”，唯有成功而不生骄心，胸中另有更高远的理想，临事以惧，才能持盈保泰。

祸福相因

六十四卦卦辞中最不吉利的，当为归妹卦的“征凶，无攸利。”归妹是将少女嫁出去的意思，亦即少女不待夫家前来迎娶而自归之意。归妹(䷵)卦由兑、震两卦组成，兑为少女、震为长男，女方主动嫁归男方，已失婚姻之礼。以少女配长男，尤不如以长女配长男为宜。因为长女未出嫁时，在娘家就得帮助妈妈照顾祖父母与弟妹，出嫁之后，身为长媳，要侍候公婆或照顾姑叔，总比平素在家娇生惯养的少女为佳。因此，长女配长男在《易经》就以表示夫妇关系恒久的恒(䷟)卦展现出来。归妹(䷵)以少女配长男，不合于正礼，故其卦辞颇为不吉。归妹的卦画二至五爻皆不当位，而初、上两爻虽当位，但上六阴柔在上，初九阳刚在下，犹如三、五两爻皆以柔乘刚，有妇制其夫之象，故其凶

可知。

但偏偏就在如此不吉的归妹卦，六五爻却能得吉，这就更加凸显《易经》思维的深刻了。其爻辞是“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六五以柔爻居尊位，复处上卦之中，象征此妹乃高贵的帝王之女，具有柔中的美德。“帝乙”是商代的帝王，其女儿没人敢来提亲，因此，帝乙自己选中了驸马爷，而将女儿下嫁出去。出嫁时，帝王女儿(即爻辞中的“君”)的衣袂反不如随同陪嫁婢女(即“娣”)的衣袂来得华丽，用来暗喻帝女内有贤德，不尚外饰，出嫁之后，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会以其帝女身份自傲自是，其妇德之盛几至于盈满（即“月几望”)，但仍未尽盈，故不致亢克其夫婿，是以得吉。

天地之气倒置

然而研读《周易》最好不要从乾坤，而是从泰否两卦着手，如此较易掌握六十四卦的内外卦关系，并理解《周易》处理贵贱关系的基本哲理。

否(䷋)卦由下坤上乾组成，从卦象看，坤地在下，而乾天在上，这反映了上天下地的自然现象。但是从《易经》思维角度来看，重浊的坤阴之气在下而愈下沉，轻清的乾阳之气在上而愈上扬，终将阴阳分隔，天地不交，而无法长养万物。从人事上看，坤所代表的臣民卑屈在下，而乾所代表的君王高居在上，两者不相往来，久而久之，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对立必然日趋尖锐。最后从个人修养来看，否卦内顺外健，一个人若内怀柔顺之德，而外有刚健之行，亦即内柔外刚，与人交往必然处处碰壁。因此

否卦的卦义是否塞、闭塞不通。

否的综卦为泰，所谓“否极泰来”，泰(䷊)卦由下乾上坤组成，乾天在下，而坤地在上。这颠覆了上天下地的自然观，唯有如此才能使变化持续不断。乾阳之气在下而上浮，坤阴之气在上而下沉，阴阳两气交合，天地大通，可以长养万物。从人事上说，乾所代表的君王肯屈尊就下，而坤所代表的臣民能下情上达，“治”与“被治”的矛盾消融，天下大治。从个人修养上说，泰卦内健外顺，一个人若能内怀刚健之德，而外有柔顺之行，亦即内刚外柔，与人交往当无往而不通畅。因此泰卦的卦义就是通畅、泰通。

以贵下贱

泰卦以乾阳之尊屈就坤阴之下，更加彰显在位者的谦冲尊贵，而使臣民更加乐于顺服，这是易经处理贵贱关系的重要原则。这种思维方式在随卦有更为突出的展现。随(䷐)卦由下震上兑组成。震卦为一阳二阴，依“多从寡”原则，为阳卦；兑卦为一阴二阳，为阴卦。震体阳卦处在兑体阴卦之下，有震刚随从兑柔之象。进一步来看，震(☳)、兑(☱)两卦，阳爻皆在阴爻之下，也是阳刚随从阴柔。六十四卦之中表现“刚来而下柔”最彻底的莫过于随卦。随卦的卦义就是追随：君子当以刚下柔，以贵下贱，以多问寡，舍己从人，如此方能德业日进。反之，若以刚强自是，以尊贵自傲，以博学自矜，而有己无人，如此必然为众所不齿。

治蛊治家，崇尚刚严

与随卦互综的蛊卦则不然。蛊是败坏已极，而生出乱子的意思。“蛊（蠱）”字由“虫”、“皿”两字组成，“虫”是小毒蛇，三“虫”为“蟲”，意指以器皿畜养众多的小毒蛇。相传古人将众多的小毒蛇置放于密封的器皿之中，不予喂食，而让其自相吞食，最后活下来那条蛇就聚众蛇之毒于一身，这就叫“蛊”。《易经》取蛊之义，用来譬喻祸小不治，终将积为大乱。蛊（䷑）卦由巽、艮两卦组成，巽为阴卦在下，艮为阳卦在上。依取象原则，下卦代表臣民，上卦代表君王，蛊卦下巽顺上艮止，意味在下的臣民巽顺听命、唯唯诺诺，在上的君王静止不动、不思有所作为，上下和稀泥，呈现一片颓废偷安之象。而且巽（☴）、艮（☶）两卦，阳爻皆在阴爻之上，即“刚上而柔下”，下情难以上达，在上者也不知体恤下情，日久必致弊乱丛生，蛊卦就是在论述治蛊之道，即如何拯弊治乱。

由于蛊乱非一日之积，必经过相当时日才会浮现出来，因此各爻都取亲子关系立论，也就是后代晚辈整饬前代先人生前所积累下来的蛊乱。既然要治蛊就应以严刚为尚，阴柔非但不足以治蛊，反而会让蛊祸愈益恶化。因此蛊卦六爻之中，“初六”以阴爻居刚位、“九二”以刚爻居阴位，“九三”以刚爻居刚位，“六五”以阴爻居刚位。这四爻不是刚爻，就是居刚位，因此，皆能治蛊。唯“六四”以阴爻居柔位，不能治蛊，甚至“裕父之蛊”。在此顺便一提，泰、否两卦与随、蛊两卦皆互综且互错。

与蛊卦相似的是家人（䷤）卦。家人卦由离、巽两卦组成，旨

在论述持家、治家之道。离为火，巽为风，在这里引申为烟，烟从火出，有家人之象。《周易》经文创作于三千多年前，当时人们以渔猎或农牧为生，以家为单位，散居各地。家人是同室而居、同爨而炊，同锅而食。在荒郊野外，看到炊烟袅袅，就知烟火出处，有家人定居。从人事上看，离为中女在下，巽为长女在上，象征一家之内长幼有序。如果少女(兑☱)在上，中女(离☲)在下，长幼失序，那就变成革(䷰)卦了。因为少女平素娇生惯养，毕竟不如长女有恤幼、敬老等持家的美德。传统社会，男子出外营生以养家糊口，女子则留居家中以相夫教子。留于家中除女子外，非老即幼，故女子居家又长幼有序，则家和万事兴。家人六二以阴爻居柔位象征女子得位而居中于内卦，九五以阳爻居刚位象征男子得位且居中于外卦，亦即女主内而男主外，两爻皆中正且相应，阴阳相求而相得，颇得家道之正。

治家之道犹如治蛊，应以严刚为尚。大凡家居生活难免以情胜理，以恩夺义，唯有刚正不阿才能不以私情害公理，故家人卦六爻之中，"初九"、"九三"、"九五"三爻皆以阳爻居刚位，故皆能治家。"上九"处一卦之终，乃家道之成，以阳爻居阴位，象征"上九"刚柔相济，爻辞特诫以"有孚威如"，意即除孚信之外，仍应辅以威严，才能保家道之"终吉"。

过刚则折，以柔济刚

《周易》虽然有崇尚阳刚的一面，但随着卦时、卦义的不同也强调过刚则折、以柔济刚的思想，有时甚至要求贵柔用阴，如大壮(䷡)卦与夬(䷪)卦。阳刚正在盛长之际，如果阳爻又居刚位，

过分刚强有违中道，多不能得吉。

大壮(䷡)卦阳爻已经盛长到第四位，此时阳已过中。依易例，阳为大，阴为小，“大壮”就是“阳壮”，即阳刚壮盛，阴柔正在消退的意思。大壮意味正处于壮盛，就如一个人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在这种状况下，君子唯有固守正道，不轻用其壮，才能长保其壮。务必要做到有权如无权，有势如无势。否则，肆用刚强，极易流于刚暴，如此一来，大壮反足以招殃。因此，大壮卦以刚柔相济为尚，如九二以阳爻居柔位，刚柔相济且居下卦中位，不亢而中，故能“贞吉”，最得卦义。至于初九与九三皆以阳爻居刚位，又不得中，过刚则折，故爻辞分别为“征凶有孚”与“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其凶咎可知。

夬(䷪)卦阳刚之盛尤甚于大壮，阳爻已盛长到第五位，孤阴在上，颇有五刚决除一柔的态势，“夬”就是决的意思。夬卦的卦义在强调“健而说，决而和”。夬卦乃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时。从卦德上说，乾为健，兑为说(即悦)，刚健则能决，兑悦可致祥和，阳刚君子决除阴柔小人，要能两不相伤，才是上上之策。因此，九二以阳爻居阴位，刚柔相济，且居下卦中位，故能“决而和”，最合卦义。至于初九与九三皆以阳爻居刚位，又不得中，过刚则折，故爻辞分别为“往不胜，为咎”与“壮于頄，有凶”。

贵柔居后，不为人先

除了崇尚阳刚、以柔济刚之外，《周易》更强调贵柔居后的原则。以论述为臣之道的坤(䷁)卦为例，其卦辞“先迷，后得主”，即要求为人臣者不可为天下先，必待唱而后和，若居“先”则无以

“和”而“迷”，唯居“后”乃有以“和”而得其“主”。为人臣者要居后用柔，方得坤道之正。通观坤卦各爻莫不强调贵柔居后的思想。如初六“履霜，坚冰至”，要为人臣者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六二要求顺以承天，以阴承阳，则“不习无不利”。六三、六四、六五要为人臣者有功不居（“无成有终”）、不轻露才华（“括囊”）、不以爵位高而骄矜自喜（“黄裳”）。至于上六则诫以为人臣者当以从阳为尚，切忌阴极敌阳，而“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上述这种思想在旅卦尤有突出的开展。旅（䷷）卦由下艮上离组成，艮为山，离为火，山静止而不移动，火窜行而居无定所。旅的卦象“山上有火”，意味火随山上干枯的草木而流窜，草木烧尽，火即他迁，犹人旅居在外，不久留一处。旅卦即在论述处旅之道。人在他乡与当地人比，终究有许多不便而处于劣势，这有点类似坤卦中为人臣者之于君王，故以用柔为宜。在动物行为学上，不少动物有明显的“领域行为”。譬如狗以自己尿骚味的浓淡来辨别自己的“地盘”或“势力范围”，愈接近老窝，尿骚味愈浓，其攻击性就愈强，这透露出动物自卫的本能。因为它要保卫住在老窝里的“家小”。动物这种攻击行为的强弱与行为地离其住处的远近成反比的现象，称为“领域行为”。因此，当一只大狗远离自己的住处，而侵入一只小狗的地盘时，这只小狗会舍命地吠叫，而大狗则多悻悻然摇尾离去。旅卦正极其形象地将领域行为的理论总结为生活智慧，主张人出门在外宜贵柔守正，尽量不要与人争执，凡事应多加隐忍。因为只身在外，若与人冲突，要呼朋引伴或准备刀枪棍棒，总不如当地人方便。处旅上上之策莫过于旅居地有位强有力的东道主接待，以资依靠。

依此原理，旅(䷷)卦六爻，际遇各有不同。初六是一个尚未有社会地位的旅人(初位)，没有才干(阴爻)，却好用刚强(居刚位)，因此自取灾祸。六二以阴爻居柔位，故能用柔；又处下卦中位，故能用中而以谦逊待人；且与九三亲比，故有刚强者可资依靠。所以爻辞形容六二出门在外落脚无虞，盘缠不缺，且有童、仆随身侍候，可说是最善于处旅。九三以刚居阳，过刚失中，又为艮(☶)的主爻，高傲自是。九三显然违反处旅之道，因此居所被焚，童、仆也受不了其以刚暴下，相继亡走。九四以阳处柔，又居离(☲)体，喻九四有刚明之才，但因失位不中，长期寄人篱下，有志难伸。六五以柔居尊且亲比上九，象征社会地位崇隆的人旅居他乡，受到强有力的东道主接待。至于上九处一卦之终，以刚爻居离体之上，旅居在外而高亢如此，其凶必矣。

这种贵柔思想在履、晋两卦也有深刻的发展。履(䷉)由兑、乾两卦组成，兑泽最为卑下，乾天则高高在上，上天下泽，喻上下尊卑各有定分，不可逾越，有践履执礼之象。而且八卦之中，乾最刚健，兑最柔弱，以至弱而蹑于至健之后，唯谨守礼分，临渊履薄，方能远祸。故处履之道，贵在用柔，六爻之中，凡居阴位者，为能用柔而得吉。故九二“幽人贞吉”，九四“愬愬终吉”，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其他三爻则皆不能得吉。

晋(䷢)卦由坤、离两卦组成。坤为地，离为日，日出于地，冉冉升起，有旭日东升之象，故为晋。晋有晋升、上进之意。一个人处上进之时，由于竞争者众，粥少而僧多，若一味自是自雄，必然阻力重重，若能抑己而谦冲退让，反多能获得晋升。故处晋之时凡柔爻皆能得吉，刚爻则危厉难安。

以上所举十四卦，突出地体现了先民的求生智慧或人生哲理，所以《周易》成为历代学人孜孜不倦钻研，从中汲取智慧的典籍。

丙、太极思维的思维方式及其特色

《周易》自古以来即为群经之首，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重而生六十四卦的生成变化的图式之上，而具体显现在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辞之上，因为太极乃卦爻象变化的总根源，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之为“太极思维”，此种思维也是易学思维的核心。太极思维的特色有三：独特卦爻符号的“形象思维”、部分与全体合一的“整体思维”，以及充满忧患意识的“辩证思维”。

照我的理解，太极思维涵盖微观与宏观思维架构，小自一物一太极，大至广袤无垠的宇宙也是一太极。任何一件事物绝非单独存在：一件事物就其内在关系而言，可无穷分割为两个互为条件的组成部分，而与该事物本身共在；任何一件事物就其外在关系而言，也可无穷展延，与其他事物发生共在关系，终而与全宇（即“空间”）宙（即“时间”）的存有共在。这就是一物一太极的微观与宏观思维架构。

从“太极”中生出“两仪”，两仪指阴阳二爻，就宇宙观说，象征阴阳二气或天地，但二者乃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就阴阳来说，《系辞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阳与阴是指凡事皆可从显与

隐、正与反、进与退、刚与柔、上与下……等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来观察。阴与阳既相克又相生，既相反又相成，可说是“阴阳合德”、“阴阳互藏”，亦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则生阴，阴极则生阳。“两仪生四象”中的“四象”就是指阴阳、老少爻象的消长或如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的循环不息。所谓“阳极生阴”是指“老阳”(⚌)的阳刚已极，物极则反，一阴就开始滋生，而出现“少阳”(⚎)。其阴的一方持续增长，就变成老阴(⚏)。阴极生阳，就出现少阴(⚍)。其阳的一方持续增长，就又变回老阳(⚌)。“四象”反映在四时的寒来暑往，春夏秋冬，反复循环，就如同阴阳老少的消长一样。“两仪”就天地来讲，象征“空间”；“四象”就四时来讲，象征“时间”。宇宙任何事物莫不在“空间”与“时间”中生成变化。吾人无法想象不在“空间”中的存有，也无法想象不在“时间”中的变化。因此，“两仪”与“四象”可以成为宇宙生成变化模式的形式要件。

“八卦”代表自然界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八种物象，或人事上的父母与三子三女，或健顺动止丽陷入说等八种性能。当八卦两两相重就产生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种“卦时”，亦即六十四种状况或模式。每一种卦时依照其内外卦的关系，有其各个不同的“卦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个爻位，也代表在六十四种模式中，每一种模式又细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三百八十四爻又意味着三百八十四种状况，而其意涵则由其卦时与爻位关系所决定。按照《系辞传》所记载的“大衍筮法”，每一可变的阳爻，其策数为三十六，而每一可变的阴爻其策数为二十四。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阴阳爻数各为一百九

十二，因此六十四卦的总策数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取其整数“一万”，就以六十四卦象征“万物”之数。而万物莫不在天地、四时之内生成变化，这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重而生六十四卦的图式，便成了宇宙生成变化的模式。

形象思维

《系辞传》有云：“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以独特的卦爻符号系统展现深奥的哲理。观“象”玩“辞”是《周易》独有的思维方式，这也突显了卦爻符号乃是太极思维独特的思维工具，离开卦画、卦象就无法诠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时、卦义乃建立在其卦画与卦象之上。所谓卦画系指奇耦两画以及三画卦和六画卦由下而上的排列次序。所谓卦象系指阴阳爻象的结构以及整个卦所象征的物象或内外两卦所象征的物象及其性能、意义的综合。如泰卦，下卦三阳为乾，象征天气，上卦三阴为坤，象征地气，二气相交，万物生长，故卦名为泰。又如鼎(䷱)卦，初六像鼎足，二、三、四爻像鼎腹，六五像鼎耳(因鼎耳为虚，可容鼎铉穿过)，上九像鼎铉，这是就整个鼎卦的卦象来讲；就其由下巽上离两卦组成，巽为木，离为火，“木上有火”也有烹饪之象。鼎乃烹饪之器，引申为烹饪、养贤之意。又如颐(䷚)卦，阳为实，阴为虚，初上两阳爻像上下两排牙齿，二、三、四、五爻皆为阴爻，像口中空无一物，故有颐口之象；就其由下震上艮两卦组成，从卦德来看，下震动，而上艮止，有如人之咬嚼食物，下腭动而上腭止。颐卦即在论述颐养之道，由口体之养论及德性之养，由如何养己到如何养天下万民。

从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周易》符号系统所蕴涵的哲理,十分丰富。譬如损(䷨)卦是由下兑上艮组成,兑为泽,艮为山,艮山在泽水之上,则山上的土石就会剥落,从而壅塞泽水。就像剥(䷖)卦,由其整个卦象来看,阴已盛长至五,即将把上九的孤阳剥落,这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卦。其由下坤上艮组成,卦象是“山附于地”,有土石剥落之象。而对损卦而言,兑泽比坤地更为卑下,处于兑泽之上的艮山自然就剥落得更为严重,从而也壅塞了兑泽。如此山不再那样高,泽水也不再那样深,对山是损,对泽也是损,所以是“损”卦。损卦主要在论述“损过以就中”和“损有余,补不足”的中道思想。

最突显《周易》形象思维的,莫过于贲(䷕)卦。“贲”依《杂卦传》乃无色之意,依《序卦传》则又为文饰,藉着“无色”与“文饰”这组相对立的概念,贲卦论述本质(“质”)与表象(“文”)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贲卦由下离上艮组成。从卦象所取之物象来看,八经卦之中有实体的卦当推乾(天)、坤(地)、坎(水)、艮(山)、兑(泽)五卦,其中以山最为具体而笃实。至于其余三卦,与震(雷)、巽(风)相比,则以离火之文采最为亮丽。因此以艮、离两卦分别代表本质与表象。大凡人认识事物总是由表象渐次及于本质,故贲的立卦之道,离在下而艮在上。

以卦爻符号表现事物的性能及其相互关系,与数学符号、图式相比,非但毫不逊色,而且包括事物的质和量及其变化规律等内涵,更具启发性。形象思维是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基础,太极思维没有形象思维是不可设想的。

整体思维

一物一太极，太极乃一“整体”。整体乃是扬弃“部分”与“全体”对立之后的统一体。“部分”乃瞬间的“全体”，“全体”乃长时段的“部分”。部分与全体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区别。缺乏对全体的观照所了解到的部分是片面的，同样，缺少对部分深入的认识所了解到的全体也是虚妄不实的。吾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建立在一连串“部分——全体——部分——全体……”的无止境辩证超越之上。“部分”与“全体”都是经验概念，惟有扬弃“部分”与“全体”对立的统一体——“整体”——才是理性概念(或称“理念”)。

太极思维也是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它透过卦爻符号，即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来掌握宇宙万有的生成变化。要判定某一卦爻的吉凶，其方式如下：

先辨别该爻所处的卦时。譬如同样是处于尊位的九五爻，乾(☰)九五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可以大有作为；而屯(䷂)九五为“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意谓处在屯难之时，君王膏泽未施及臣民，此时不能急着大事变革，而应修德任贤，以道驯致，如此还可得吉，否则将招灾惹祸。因此，卦时不同会导致同一爻位吉凶迥异，亦即一爻的吉凶非得从整体思维的角度去衡量，则难以判读。

其次是确定该爻的爻位性质。一卦从下到上有六个位，分别是初、二、三、四、五、上，其中有阴位、阳位之别，也有“天位”、“地位”、“人位”之别。二、五分别为内外卦的“中位”。所谓确定

爻位性质就是在辨识该爻是否当位，是否得中，到底处在天、地、人哪个位。譬如乾卦九五爻，当位得中，又高居天位，乃刚健中正而居至尊之位，故有“飞龙在天”之象，比喻九五大人具有刚健中正之德，腾飞在九天之上，而为万民所瞻仰。唯有从该爻在全卦中的爻位性质，才能判定该爻的吉凶。

确定该爻本身的爻位关系之后，就得推敲该爻与他爻的应比关系。譬如贲(䷕)卦旨在论述本质与表象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贲之道，初则以阴柔文饰阳刚，终则返璞归真，以阳刚文饰阴柔。初九与六二逆比，而与六四有应，因此，接受六四的文饰。六二与六五无应，与初九逆比，却与九三亲比，因此，六二文饰九三。六五与六二无应，而与上九亲比，由于贲道已极，有过度文饰而伤害本质之弊，因此物极则反，接受上九阳刚的文饰。这意味着爻与爻之间的关系，也意味着整体思维的脉络。唯有依循一卦的卦义，才能就爻与爻的关系定其吉凶。

上面已经提及，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非覆(综)即变(错)，亦即原则上是相综的两卦并列，如剥(䷖)与复(䷗)。如果其本卦与综卦相同，则取相错的两卦并列，如乾(䷀)与坤(䷁)。研读《周易》，懂得相综或相错的两卦并看，算是入了门。只看乾卦而不看坤卦，则其所了解到的乾卦是片面的；只看坤卦而不看乾卦，则其所了解到的坤卦也同样是片面的。这就凸显了太极思维重视整体思维的理路了。

然而按照阴阳爻象推移的法则，任何一卦皆可“变为”其他六十三卦，这也称为“之卦”。任何一卦一爻变与五爻变各可变成六个之卦，二爻变与四爻变各可变成十五个之卦，三爻变可变

成二十个之卦，六爻皆变可变成其变卦。譬如乾(䷀)卦一爻变可变成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等六卦，五爻变可变成复(䷗)、师(䷆)、谦(䷎)、豫(䷏)、比(䷇)、剥(䷖)等六卦。依此而论，其实可视六十四卦为一卦，任何一卦随着其变爻的多寡(由一至六)，其之卦的数目分别是六、十五、二十、十五、六以及一。研读《周易》若能视六十四卦为一卦，已可谓深得易理矣！

但是，学易的最高境界应为“胸无定卦”，正如《系辞传》所云“神无方而易无体”。所谓“胸无定卦”是吾人将六十四卦视为作易者(即古圣先贤)提示给咱们后代子孙探究宇宙万有生成变化的一种途径，一种思维路向。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种时义。其实，宇宙万有的生成变化又岂有固定的图式，然而借着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特定的卦时、特定的爻位性质及与他爻的关系，再加上两卦的错综关系，合六十四卦为一卦，变一卦为其他六十三卦，终至胸无定卦，则吾人直可以与大化流行共其趋避，合其祸福，同其吉凶，岂非人与天地并参而立！

辩证思维

太极思维的特色，除了上述形象思维与整体思维外，在辩证思维方面尤其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底蕴。

古希腊的辩证法(Dialektik)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其原意来自于“对话”(Dialog)。西方哲学首先将“矛盾”区分为“分析矛盾”与“辩证矛盾”。所谓矛盾是指主词相同而宾词却互相对立、不能相容的两个命题。分析矛盾是指两个相矛盾的命题，如

果正命题为真，则逆命题为假；反之，若正命题为假，则逆命题为真。对分析矛盾而言，一般逻辑的思维法则“同一律”(即“A为A自身”)与“矛盾律”(即“A不得同时为非A”)有效。而辩证矛盾则是指两个看似不相容的矛盾命题，皆只具有“局部真理”。而正命题不能直接证明其自身为真，只能借着证明其逆命题不可能为真，来间接证明其自身为真。反之，逆命题也不能直接证明其自身为真，只能借着证明正命题不可能为真，来间接证明其自身为真。对辩证矛盾而言，同一律与矛盾律不能适用，亦即“A可以是非A”。因为在此只要有时间因素介入，A就可以变成非A。要化解辩证矛盾只有让正、逆命题互相诘难，从而得出一个综合命题。它既能包容正、逆命题中的局部真理，同时又可以扬弃正、逆命题中的局限性，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认识水平。一般来讲，在“对话”中，双方各执一词，以己之矛攻彼之盾，重点不在论证己方论点为是，而在批评对方论点为非。譬如某甲认为“张三戴眼镜”，某乙则认为“张三没戴眼镜”，争辩后得出结论：原来张三在阅读时才戴眼镜，平常则不戴眼镜。这就消解了某甲与某乙对张三到底有没有戴眼镜这个问题的矛盾了。如果将这种对话“内化”为吾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辩证法。

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曾一再使用辩证法做为其主要的哲学方法。透过“对话”，与对手辩难，不断从对方的主张中挑出理论上的漏洞，从而提出逆命题，再得出综合命题，终而达到更高的认识水平。在柏拉图之前，赫拉克利忒斯(Herakleitos)被认为是“辩证法之父”，他曾于宇宙论层面，提出“万物流变”的命题。近代则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大家使用辩证法，而且获

致可观的成就。尤其是黑格尔为西方哲学的辩证法建立了基本的理论架构:由正命题引出逆命题,从而得出综合命题,复以综合命题为正命题,重复上述“正——反——合”程序,这是一种锯齿状的思辨方式。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将黑格尔的观念的辩证法广泛应用在经济、政治、历史、社会及自然的研究方面,被称为“唯物辩证法”。

《周易》的太极思维在起源上较西方“辩证法之父”赫拉克利忒斯至少还早六百年。且《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变经”,即以探讨变化为宗旨的经典,其所蕴含的哲理经过历代学人的阐发,早就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太极思维中的辩证思维,其最原始的形式,是以阴阳两仪的对立与统一出现的。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太极图》颇能反映出“阴阳相克而相生”“阴阳合德”(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藏”(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物极则反”(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等辩证思维的基本原理。而阴阳老少的消长所代表的四象,则具现为寒来暑往的大化流行之上。任何变化只能发生在“时间”之中。没有时间因素的加入,“变化”是不可能的。太极思维透过六十四种卦时与爻位关系,充分突显随“时”适“变”的辩证思维方式。而黑格尔所建构的“正——反——合”锯齿状辩证法,与太极思维一比,毋宁显得呆板而单薄。

《易经》的恒(䷟)卦即在论述“常”与“变”的对立与统一。恒卦由巽、震两卦组成,巽为长女,震为长男。从卦象看,长男为夫而动于外,长女为妇而顺于内。在传统社会,长女最适合匹配长男,而五伦关系中就以夫妻关系最为恒久,所以恒卦旨在论述恒

久之道，其卦辞云："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意即恒久有达致亨通的可能，唯有亨通才得无咎。恒久之所以能够亨通，在于要能贞固守正，不随波逐流。然而如果拘泥于守常而不知道及时权变，则又不能亨通了，必须利有所往，随时适变，方能久于"恒"道。"利贞"乃不变之恒，"利有攸往"则为不已之恒。唯其不变，所以不已，两者相辅相成。譬如站岗的卫士，如果两腿站得坚挺而笔直，动也不动，那种姿势大概维持不了五分钟。反之，如果两腿站得挺立，却偶而稍微松弛一下，那么站岗时要维持同一姿势两小时也没问题。这就是"利贞"与"利有攸往"，亦即"常"与"变"的对立与统一。权变是为了守常，守常过当，反而不能守常。易言之，唯有不断微调，才能免于巨变。恒卦深刻地论述了常与变的对立与统一，强调唯有执中才能恒久，所以初四两爻处内外卦之初，而未及中，故拘泥于守常而不知权变；三、上两爻则已过中，好变而不能守常。

此外，诚信本是一种美德，但太极思维对诚信也有极为辩证的论述。中孚(䷼)卦辞云："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中孚由兑、巽两卦组成，兑为泽，巽为风，上风下泽，豚鱼生于大泽之中，风将起，则浮出水面，朝风而拜。起南风则口向南，起北风则口向北，从不失信。卦辞意指人如果能像泽中朝风而拜的豚鱼谨守诚信，可以得吉，可以做些冒险犯难的大事，但要固守正道，方为有利。诚信固然可取，但如果死守诚信，背离中道，反招灾殃。倘使主客观条件都已发生重大变化，而仍信守当初的承诺，过度在乎诚信的虚名，为《周易》所不取，故中孚上九爻辞云："翰音登于天，贞凶。"如此深刻的辩证观点，孔子与孟子皆续有

阐发。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也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里“义”通“宜”，是指吾人立身行世要合于事理，入于人心。

由此可知，《周易》做为“变经”而言，将太极思维深刻地融入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六十四卦以两卦相耦的方式，非覆即变，交错互综，既对立又统一，如乾(䷀)之与坤(䷁)，剥(䷖)之与复(䷗)。每卦由初爻渐次向上辩证发展，这取决于该爻所处的卦时、爻位性质及与他爻的应比关系。有些卦一进入上卦(亦即第四爻)就开始往相反方向发展，如泰(䷊)卦与无妄(䷘)卦。除了“变经”之外，《周易》也为君子修己安民而立教。一位有德君子如何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自处，如何面对逆境的挑战，《周易》提出三条可行的途径：

首先是遇到困境时，一般人多急于脱困，反而困上加困。《周易》则从辩证思维的角度，主张要耐心地等待，直至客观环境好转后，再行脱困。需(䷄)卦与困(䷮)卦最能代表这种思路。

其次，等待并非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客观环境的好转。太极思维告诉吾人，等待也可以是积极、主动的。那就是有德君子在等待期间要充实自己的才德，以增强脱困的实力。只要时机一到，不动则已，动则有功。大畜(䷙)卦即是最好的例证。

最后，身陷困境的时候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能够逆来顺受。譬如晋(䷢)初九“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初六地位卑下，而处在上进之初，岂能一下子就获得在位者委以重任？此时初六如能宽裕自处，固守正道，不以不获重用而稍减其敬业精

神,俟时而后进,则可无咎。否则,自以为怀才不遇,怨天尤人,满腹牢骚,以后纵使机会来了,也很难受到重用。

有些人论述“唯物辩证法”时,试图描绘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是不随着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这固然有其阶段性的进步意义,但由此将客观世界与主观意志截然划分的做法,其本身就流于武断,而且违反辩证思维的基本原理。因此,人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就有意无意间遭到漠视。其实,“主观意志”与“客观世界”,“能知”与“所知”,都是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绝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草草处理主客问题。能认识的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彼此间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且互为限制。太极思维一方面固然承认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却也突显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如上所述,当一位有道君子遇到困境时,不必急于脱困。因为刚刚面临困境,意味着对新状况及(与之相关的)新法则尚未充分了解,因此需要耐心等待。但又不是傻傻等待,而是借机充实自己的才德,以完善脱困的条件,这就突显了主体的能动性。要是主体能更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让自己成为惯性或个性的奴隶,则自由意志就彰显出来了。在太极思维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统一。

西方的辩证法传统固然也讲对立与统一,但却是偏重在对立面的抗争。赫拉克利忒斯早就说过:“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母。”西方的辩证法将对立视为对抗或斗争,认为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黑格尔也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唯一泉源。这个传统也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上。太极思维,就其价值取向来说,则强调阴阳合德、相反相成,即对立面

的互补,而不是阴阳隔离、相反相抗。

《易经》中睽(䷥)卦专门论述对立与统一的关系。睽卦由兑、离两卦组成,兑为泽,离为火,火性炎上,兑泽润下,两相背离,有睽乖离散之象。但癸乖对立之中,却也含藏相济相通之理。故《彖传》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这就在强调对立之中,也有统一的一面。此外,乾卦《彖传》也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意指乾卦六爻的变化,各爻有其特定的时位,一方面应让各爻尽其性命,另一方面各爻彼此之间也要保持高度的和谐,如此才能有利而正固。这里的“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适用于其他各卦。由此可见,太极思维在处理个别的爻与全卦之关系的基本立场:每个爻要“各正性命”,充分发挥其个性,但也要“保合大和”,彼此互助互补。部分与全体的对立与统一在“保合大和”中再度充分彰显出来。中西的辩证思维各有其特征,亦可以相互补充。

丁、结 论

本文扬弃传统经学治易的途径,试图透过“以易解易”的方式,来建构“太极思维”的理论框架。将《周易》的太极思维定性为“一般知识学”或“科学(哲)学”,俾与当代学术的各个领域相会通,从而达成《周易》现代化的目标。

传统经学治易的途径,势将使《周易》逐渐丧失其生命力,而退缩到古籍专业研究领域,其结果甚至流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如此一来,《周易》将彻底与现代社会的生活实践脱钩,永难再为

人们所理解。所谓“以易解易”乃是指用潜藏在《易经》的卦画、卦名与卦爻辞中的理路，来诠解《周易》的经传。由于《周易》有其独特的符号系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只有掌握住基本的理路——亦即太极思维——才能对《易经》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做出完整而系统的解释，才能发挥出其生命力，这也是历代易家的共同心愿。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周易》为群经之首，对《周易》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即使在盛行科举的明、清两代，虽然考试是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出题范围，但读书人对《周易》仍不陌生。因此，《周易》在民初以前有条件与其他学科会通。以治史为例，《史记》作者司马迁父子即对《周易》有相当的研究，其父司马谈更是跟从汉朝第一位易博士杨何学易。《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钻研《周易》有年，通鉴中的精华“臣光曰”（即司马光在评论历史事件）即常常引《易》评史。近代史论巨著《读通鉴论》作者王夫之本身即有《易》著多种，因此其评史常可发人所未发，深刻入微。

《周易》与文艺理论相会通的最重要成果，莫过于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其篇目五十即仿自《系辞传》的“大衍之数五十”。《文心雕龙》虽然是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但其探讨文艺的创作、鉴赏与批评等问题的广度与深度，迄今为止仍无人能出其右，这都得归功于太极思维的锤炼。至于《周易》与中医、气功、养生、建筑、科技、算术、兵法……等的会通，更不待言。因此，吾人可称《周易》为中国传统学问的“一般知识学”或“科学（哲）学”。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展，人类正渐渐进入一个后工业的现代

社会，各种专业学科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只可惜当代一般中华学人对太极思维由于历史的不幸，无缘深入了解，遑论以太极思维与其本行专业相会通。其实，如果运用太极思维在当代史学或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其成果的丰硕应可预期。如将太极思维进一步与新兴学科相会通，应也可有相当成绩。譬如在经济学领域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对立与统一，亦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在伦理学领域，要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对立与统一，否则会流为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压制个性的群体主义。在社会学领域如何处理白道与黑道的对立与统一，否则将出现物极则反，黑白逆转的现象。在文化学领域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与统一，亦即建立“老干新枝”的理论，在维护文化主体意识的同时，也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在电脑研究的领域为如何开发人工智能，推动程式设计的革命。

凡此种种，只是举其大要。总而言之，只有让《周易》研究走出传统经学的窠臼，才能使接受现代教育的各个学科知识菁英了解《周易》，如此《周易》与现代各个学科的会通才有可能，这也是《周易》再度大放异彩的契机，也是《周易》现代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　录

朱　序 …………………………………………… 1
张　序 …………………………………………… 1
自　序 …………………………………………… 1
现代人如何研读《周易》
——兼论"太极思维" …………………………… 1
上　经 …………………………………………… 1
䷀ 下乾上乾　乾第一 ………………………… 3
䷁ 下坤上坤　坤第二 ………………………… 7
䷂ 下震上坎　屯第三 ………………………… 11
䷃ 下坎上艮　蒙第四 ………………………… 15
䷄ 下乾上坎　需第五 ………………………… 18
䷅ 下坎上乾　讼第六 ………………………… 21
䷆ 下坎上坤　师第七 ………………………… 25
䷇ 下坤上坎　比第八 ………………………… 28
䷈ 下乾上巽　小畜第九 ……………………… 31
䷉ 下兑上乾　履第十 ………………………… 35
䷊ 下乾上坤　泰第十一 ……………………… 38
䷋ 下坤上乾　否第十二 ……………………… 42

䷌ 下离上乾　同人第十三 …………………… 45

䷍ 下乾上离　大有第十四 …………………… 48

䷎ 下艮上坤　谦第十五 ……………………… 51

䷏ 下坤上震　豫第十六 ……………………… 54

䷐ 下震上兑　随第十七 ……………………… 58

䷑ 下巽上艮　蛊第十八 ……………………… 61

䷒ 下兑上坤　临第十九 ……………………… 65

䷓ 下坤上巽　观第二十 ……………………… 68

䷔ 下震上离　噬嗑第二十一 ………………… 71

䷕ 下离上艮　贲第二十二 …………………… 74

䷖ 下坤上艮　剥第二十三 …………………… 77

䷗ 下震上坤　复第二十四 …………………… 80

䷘ 下震上乾　无妄第二十五 ………………… 83

䷙ 下乾上艮　大畜第二十六 ………………… 86

䷚ 下震上艮　颐第二十七 …………………… 89

䷛ 下巽上兑　大过第二十八 ………………… 93

䷜ 下坎上坎　习坎第二十九 ………………… 97

䷝ 下离上离　离第三十……………………… 100

下　经 …………………………………………… 103

䷞ 下艮上兑　咸第三十一…………………… 105

䷟ 下巽上震　恒第三十二…………………… 109

䷠ 下艮上乾　遯第三十三………………… 112
䷡ 下乾上震　大壮第三十四……………… 115
䷢ 下坤上离　晋第三十五………………… 118
䷣ 下离上坤　明夷第三十六……………… 121
䷤ 下离上巽　家人第三十七……………… 124
䷥ 下兑上离　睽第三十八………………… 127
䷦ 下艮上坎　蹇第三十九………………… 131
䷧ 下坎上震　解第四十…………………… 134
䷨ 下兑上艮　损第四十一………………… 138
䷩ 下震上巽　益第四十二………………… 142
䷪ 下乾上兑　夬第四十三………………… 146
䷫ 下巽上乾　姤第四十四………………… 150
䷬ 下坤上兑　萃第四十五………………… 153
䷭ 下巽上坤　升第四十六………………… 157
䷮ 下坎上兑　困第四十七………………… 160
䷯ 下巽上坎　井第四十八………………… 164
䷰ 下离上兑　革第四十九………………… 167
䷱ 下巽上离　鼎第五十…………………… 171
䷲ 下震上震　震第五十一………………… 175
䷳ 下艮上艮　艮第五十二………………… 179
䷴ 下艮上巽　渐第五十三………………… 182
䷵ 下兑上震　归妹第五十四……………… 186

䷶ 下离上震　丰第五十五…………………… 190
䷷ 下艮上离　旅第五十六…………………… 194
䷸ 下巽上巽　巽第五十七…………………… 197
䷹ 下兑上兑　兑第五十八…………………… 201
䷺ 下坎上巽　涣第五十九…………………… 204
䷻ 下兑上坎　节第六十……………………… 207
䷼ 下兑上巽　中孚第六十一………………… 210
䷽ 下艮上震　小过第六十二………………… 214
䷾ 下离上坎　既济第六十三………………… 218
䷿ 下坎上离　未济第六十四………………… 221

上　　经

䷀ 上乾 下乾 乾

乾第一

乾为天，有刚健不息之意。单卦之乾，为三画卦，其三爻皆阳，阳之成形，莫大于天。重卦之乾为六画卦，由两乾相叠而成。从卦象言，两天相重，天道运行，周而复始，健而无息。从卦德言，乾为健。就物象言，乾又为父、为君。乾卦六爻取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莫测，其潜、见、惕、跃、飞、亢，各适其所，故以之象乾道变化。

乾。元亨利贞。

乾，卦名。元，始也，大也。亨，通也。元亨者，自始即亨也，故为大通。利，宜也。贞，正而固也。"元亨利贞"，乾卦之卦辞。卦辞相传为文王所系，所以断一卦之吉凶。乾者，与坤相对者也。乾象天，坤象地。乾主动，坤主静。乾以纯阳而至健，坤以纯阴而至顺。乾道至大无所不覆，坤道至广无所不载。《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乾坤两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故《系辞传》曰："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

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乾之道，大通而利于正固，故曰"元亨利贞"。大通而至正乃天道之本然，大通必利在正固，非正固则不能保其终。

初九 **潜龙勿用。**

爻分奇耦。"—"为奇，为阳爻，其数为九。"--"为耦，为阴爻，其数为六。凡画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为初。"初九"为卦下阳爻之名。"潜龙勿用"，乾卦初九爻之爻辞。爻辞相传为周公所系，所以断一爻之吉凶。潜，藏也，隐也。龙，阳物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初九处乾之始，阳气潜藏，有龙隐于地下之象。喻初九君子，此时勿急于施用，当修其德行，畜其才学，晦养以俟时。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二，谓自下而上第二爻也。三、四、五仿此。田，地上也。大人，德位兼全者也。"利见大人"，谓利见九五之君也。九二处下卦之中，阳气显发，犹龙出潜离隐而见于地上。九二阳刚中正与九五同德相应，喻九二君子此时利见九五大人，以行其道。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乾，九三处下、上卦之交，下乾终而上乾继之，

喻行事健而不息也。夕，暮也，与朝相对而言。惕，惧也。若，语助辞。厉，危厉不安也。九三以刚居阳，过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处危地者也。九三当终日自强不息，乾乾而行，至日暮之时，犹怀忧惕之心，则虽处危地而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或者，欲进未定之辞也。跃，跳跃而未至于飞也。渊，广阔深远也，此处喻天地之际。九四以刚居阴，刚主进而阴主退，进退未定，故有“或跃在渊”之象，喻龙跃在渊而犹未及于飞也。九四君子处将进而未必于进之时，必依正理而随时进退，则其进也，非贪位，其退也，非沽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何咎之有。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以刚居阳，处上卦之中，乃刚健中正而居尊位者也。乾卦纯阳至健，乾道变化至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九五得乾道之纯，有“飞龙在天”之象。犹圣人有刚健中正之德，飞腾而居天位，为万物所瞻睹。此时九五之君利见在野之大人，和衷共济，以成其大业。

上九 **亢龙有悔。**

上，最上一爻之名也。亢，过于上而不能下也。九五飞龙在天，极乎得位、得时，而上九以刚处乾卦之终，盛极则衰，过中而极其刚，则走向反面。过中则能上不能下，刚极则知进不知退。九三虽过中而犹能惕，故无咎；上九则过中而亢，故“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即九之用。九之用在于可变为六。占筮时，从本卦引出之卦，即变卦。乾卦六爻若皆为九而非七，则阳变为阴，乾变为坤。“群龙”指乾之六爻，阳皆变为阴，则刚而能柔，刚柔相济，吉道也。盖乾者纯阳而至健，当柔和以待下，切忌肆用其刚，而为物之首，乃可得吉，故曰“见群龙无首，吉”。

䷁ 上坤 下坤 **坤**

坤第二

坤为地，有顺以承天，厚以载物之意。单卦之坤，三爻皆阴，阴之成形，莫大于地。重卦之坤由两坤相叠而成。从卦象言，两地相重，地势北高南低，无有疆域之限。从卦德言，坤为顺。从物象言，坤又为母、为臣。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牝马，母马也。依《说卦传》第五章，阴卦（兑、坤、离、巽）居西、南两方；阳卦（震、艮、坎、乾）居东、北两方。西南，喻行坤阴柔顺之道。东北，喻行乾阳刚健之道。朋，朋类也，阴以阳为朋。坤者，与乾相对，乃纯阴而至顺，含有大通之理。健行于天者莫若龙，健行于地者莫若马。“牝马”，所以喻坤道，“牝”取其阴顺，“马”取其健行。顺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顺而健者，乃坤之贞。柔顺者多不能行地无疆，唯牝马顺而健，足以当之，故曰“君子有攸往”。坤之

德，以其纯阴而至顺，必待唱而后和，若居先则无以和而迷，唯居后乃有以和而得其主。为人臣者宜行坤阴柔顺之道，则得其朋类之助，苟行乾阳刚健之道，则与阳相敌，而失其朋类矣，故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顺而健，居后而能用柔，乃坤道之正，以之为常德而固守之，则得吉。

初六

履霜。坚冰至。

六，阴爻之名。初六以柔居阳，处阴之微。阴气始凝而为霜，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习，重习也。六二以柔居阴，处下卦之中，为坤之主。至若初则阴之微，上则阴之极，三则不中不正，四则不中，五则不正。唯六二柔顺而中正，故统言坤道。夫天圆而动，地方而静。乾之德为“大”，为“直”，故曰“大哉乾元”，“其动也直”；坤之德则为“方”，故曰“至静而德方”。今六二独得坤道之纯，而直、方、大并举，盖以方之为物其始必以直为根，其终乃以大为极。坤唯以乾之德为德，坤性柔顺，阳动则阴应之，是以为“直”。天既无所不覆，故地亦无所不载，乃能顺以承天，是以为“大”。因直以成其方，因方以成其大。顺天理之自然，以阴承阳，不待学习而

无所不利。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无成，不居功，不敢居其成也。六三居下卦之上，得位者也。六三既为人臣当内含章美，不为事始，待命乃发，可贞固此道，则无悔咎矣。有事则从不敢为首，待王之赐命乃敢有为，及其成也，亦当持美以归于上，弗居其功，唯职分所在，顺命以终其劳而已。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括，束也。囊，蓄藏物品之大袋也。括囊，谓将囊袋结口，以喻谨密也。四本危疑之地，六四以柔居阴，谨守臣道，当晦藏其知，如括结囊口而不露，则可免忌释疑，是以无咎而无誉。

六五

黄裳。元吉。

黄，色之中也。上服曰衣，下服曰裳。元，大而善也。六五以阴居尊，具中顺之德。坤，臣道也。为人臣者，位虽尊高，而能守中居下而用柔，则善而大吉也。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乾卦六爻，以龙为象。龙战，谓阴亢而阳伐之也。城外为郊，郊外为野，“野”喻一卦之极，即上爻也。玄，黑色也。上六处坤之终，阴极则敌阳。然阴本当从阳，今与阳敌，则为阳所伐，故曰“龙战于野”。阴阳交战，两败俱伤，因天玄而地黄，故曰“其血玄黄”。坤者，臣道也，当固守其柔顺之道，以从阳为尚，切忌阴极而敌阳。

用六 **利永贞。**

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贞固。六之用在于可变为九。占筮时，坤卦六爻若皆为六而非八，则阴变为阳，坤变为乾。阴柔至极，济之以阳刚则有利。盖阴柔不足以固守，唯变为阳刚，方能常永贞固。

䷂ 上坎下震 屯

屯第三

屯，产难也，指乾坤始交、物之始生，而郁结未畅之难也。屯卦由震、坎两卦组成。从卦象言，震为雷，坎为云、为雨、为流水。云雷之兴，乾坤始交也。继乾坤之后，乾交坤于下而为震，乾交坤于中而为坎。然云在雷上，阴阳尚未合和，未能下降成雨，郁结未畅，故为屯。从卦德言，震为动，坎为险，动乎险中，亦为屯难之意。屯之为字，从屮贯一。“屮”，初生之草木也；“一”，指地。故草木初生，历经艰难，穿地而出，故曰“屯”。六爻论述如何处险难，唯刚爻能出险。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草创之初陷入屯难，却蕴含元亨大通之理。自处之道，以固守贞正之德为宜。屯难之时，阳为阴覆，未可轻用以往。欲创建大业，当屈尊就卑，礼贤下士，并广建亲贤英毅者遥为羽翼。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磐桓，盘旋难进貌。初九因乾坤始交而为成卦之主，然居屯初，出险条件未备，虽以刚居阳而主动，亦只能进进退退，磐桓流连。初九此时宜静俟守正，谦卑自处，以贵下贱，收揽民心，广纳贤才，时至而动，动乃有功。

六二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邅，难进也。如，语助辞。乘马，欲行也。班，分布排列也。六二以柔居阴，故称“女子”。字，女子许嫁也。十，数之终也。六二以柔居震体之中，上应九五，主于上往。然以柔乘刚，与初九逆比，当屯难之时，六二邅回难进，乘马欲行，却为初九所逼，致无法往应九五。然六二以柔居阴，复处下卦中位，必能守其中正之道，拒与初九苟合，终则屯极必通，乃与九五相合而共出屯难。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就也。虞，虞人也。舍，舍也。六三以柔居阳，失中不正。处屯难之时，六三质柔而才弱，不足

以济屯;失中而用刚,不免于躁动。犹即鹿而无虞人为之前导,则惟陷入于林莽之中。君子见事之几微,不若舍鹿而勿逐,若往逐而不舍,徒取鄙吝而已。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柔居阴,当位得正,上承九五刚中之君,然其才不足以济屯,欲行而往,故曰“乘马班如”。六四以阴下求初九之阳,以为婚媾,喻六四求其正应初九之助,以共辅九五,则吉而无不利也。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小贞,以渐而正之也。大贞,以骤而正之也。九五虽阳刚中正而居尊位,然当屯之时,陷于坎险之中,既无刚明之贤以相佐,而初九复独得民于下,众皆归之。是以九五政令不行,膏泽不下,故有“屯其膏”之象。此时九五之君以膏泽未施于下,群阴蒙昧未孚,不宜大事变更,而当修德任贤,以道驯致,渐而正之,是以得吉。至若好高骛远,刚猛反足以偾事,盖以时势既失而不可以强为也。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吉;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涟,哭泣流泪也。如,语助辞。上六以柔处屯之

极、坎之终，无应援，居则不安，进无所之。上六乘马欲行，困厄之甚，至于“泣血涟如”，喻上六出险心切而又悲痛之深也。

䷃ 上艮 下坎 蒙

蒙第四

蒙为启迪蒙昧之意。蒙卦由坎、艮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为流水，艮为山，水乃必行之物，始由山出，莫知所之，有蒙昧待启之象。从卦德言，坎为险，艮为止，内坎险而外艮止，乃内怀险陷之心，外则畜止、待启而后行，亦为启蒙之意。从爻象言，凡刚爻为启蒙之师长，柔爻则为待启之幼童。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论述为师之道，九二以刚中之才，行时中之教，六五童蒙以柔中之德与之相应，故亨。匪，非也。"我"指九二启蒙之师，"童蒙"指六五。筮，占决也。渎，渎慢也。非我求童蒙来学习，而是童蒙来求教于我。若以初筮之诚求教，则据实以告；若就同一问题再三提问，则渎慢而无求教之诚，纵予教导，亦属徒然，故"渎则不告"。处蒙之道，以守正为利。从教育原理而言，为师者必先启发幼童之学习动机，然后继之以适时之教导，则事半而功倍。惟教学交相授受

之际，必固守正道，方可大可久。

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刑，通型，乃型塑、范塑之意。说，脱也。初六以柔居阳，失正不中，上承九二。喻初六乃蒙昧不守正道之幼童，端赖九二刚中师长之教。对初六宜严加管教，以范塑其人格，启发其蒙昧，以导归于正，如此初六可摆脱日后桎梏一类刑具加于其身之大祸，所谓“小惩而大诫”者也。若不辨之于将萌，不惩之于初犯，而任其蒙昧滋长，则可鄙吝。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九二以刚居阴，刚柔相济，为能包容蒙昧之象。九二处下卦之中，为能行时中之教，以宽容之心，启发幼童，不致过刚，得吉。九二与六五相应，以阳受阴，为纳妇之象，喻九二与六五合志相得。九二因材施教，六五虚心向学，处蒙之时，吉莫大焉。九二居下任事，为子能克家之象，言其才大可施展。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金夫”指九二。六三与上九正应，与九二逆比。六三阴柔，失中不正，舍其正应上九，而投靠九二金

夫，女子行事不合正理，非能善保其身者，何利之有，此种女子不宜迎娶。借喻六三蒙昧，求师不以正道，不堪教化，为师所不取。

六四

困蒙。吝。

六四以柔居阴，乃最为昏昧之幼童，复与两刚无应比，独失师长之教化，为困蒙之象，有鄙吝。

六五

童蒙。吉。

六五以柔居阳，处上卦之中，下应九二，纯一未发而资于人，有童蒙之象。六五下应九二，言其柔中之德，纯一之心，有初筮之诚，无再三之渎，对九二行时中之教，欣然接受，一心向学，得吉。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上九以刚居上，治蒙过刚，为击蒙之象。上九乃刚极暴躁之严师。故为之设诫，严师若肆为刚暴，对幼童而言，则与盗寇无异，对启迪蒙昧无所利；若谨其刚严，而去学童悖道之心，制止其为盗寇，则有所利。

䷄ 上坎 下乾 需

需第五

需，待也，为待而后进之意。需卦由乾、坎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乾为天，坎本为水，水在天上，故为云，云上于天，尚未下降为雨，有需待之象。从卦德言，乾为健，坎为险，以刚健而处坎险之下，不遽进而陷于险，先待而后进。处需卦，时未至而进，必伤，时至方进，必通。下卦乾体三爻为需待不进，进入上体则进而致通。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孚，信之在中者也。需卦九五刚爻居中得正，又处尊位，为有孚之象。九五以刚健中正居坎险之中，信实有孚，其道光明而有致通之理。处需之道，守正则吉，利于涉越大川。盖涉川渡水乃险事，切忌躁进，必待而后进。引申为凡欲大有作为者，必须信实充积于内，刚健而不失中，严守君子正道，先待而后进，方能得吉。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境上之地，去水犹远也。恒，常也。需卦之险难在坎水，初九离坎水最远，故云“需于郊”。而初九以刚居阳，又应六四，主于上往，故诫以当安守其恒常之德，方得无咎。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沙，近水之地，犹未入水也。小有言，谓言语之伤，乃灾之小者也。九二已渐近河水，有需待于沙之象。九二近险而未入险，故小有言语之伤而无大害。然九二以阳刚之才，居柔守中，不躁进妄动，乃善处需者，终必得吉。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泥，接水之地，即将入水也。寇，害之大者也。九三与坎水相邻，处接水之地，故云“需于泥”。九三以刚居阳，过刚失中，又与上六有应，其进必矣，进则陷入险难之中，犹招寇难，大害之至，乃咎由自取。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血，杀伤之地也。穴，险陷之地也。六四已入坎险之中，且以柔居阴，得正则能需待，故有“需于血”之象。又六四上承九五，可上往，故云“出自穴”。六

四以柔处险，又得九五之助，终得以出险。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酒食，饮食宴乐也。九五以阳刚之才，居中得正，需于天位，虽陷于险中，然其才足以济险，其德足以服人，以此而需，何需不获，乃处需之最善者也。故九五不急一时浅近之功，不犯揠苗助长之过，盖王道以需而致化，圣学以宽而成德，为"需于酒食"之象。九五不急于济险出难，唯守正则得吉。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穴，险陷之地也。速，邀请也。"不速之客"，不待召而自来者也。三人，指乾体三阳。上六下应九三，下体三阳需极而并进出险，故以"不速之客"名之。上六以柔居阴，有柔顺而敬之之象，又当坎险之极，无复能需，唯入于险而已，故云"入于穴"。需卦卦义乃待而后进，卦至九五，需道已成，乾体三阳乃不待召而自来，以求一起出险，这对上六构成威胁，上六处此险极之境，唯有以柔顺之德，对三阳敬而待之，不与之争，终能化险为夷而得吉。

䷅ 上乾 下坎 讼

讼第六

讼为争讼之意。讼之为字，左“言”右“公”，言之于公也。讼卦由坎、乾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为水，乾为天，《大象传》曰：“天与水违行，讼。”对作易者而言，水之至大者为黄河，天则假日月星辰而行，黄河之水由西向东流，日月星辰由东向西转，天与水逆向而行，乃天地间至大争衡之气象。从卦德言，坎为险陷，乾为刚健，喻人若内怀险陷之心，而外有刚健之行，乃致讼之道。六爻中凡相应者，上与下违行，皆有争讼之象。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孚，信也、实也。窒，止塞难通也。惕，戒慎恐惧也。讼之道，乃系争双方就某事意见相左，争持不下，乃言之于公，委由第三者辨是非、断曲直。故与人争讼必先有孚实之理，若无其实而与人争，则与寻衅无异。讼卦二、五两爻皆以阳居中，中实乃有孚之象。讼虽有孚，然必其理有止塞难通而不得其全之

处，故兴讼宜戒慎恐惧。“中吉”，谓与人争讼苟能得中，适可而止，则吉也。“终凶”，谓不知适可而止，一味争讼到底，则凶也。讼者，所以求辨是非而断曲直也，故以见九五中正大人为有利。讼乃险事，与人争讼时，切忌一心二用，尤不宜冒险犯难，故诫以“不利涉大川”。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永，长也。“小有言”，小有言辞上之争辩，乃灾之小者也。初六以柔居阳，上与九四相应而成讼。初六才质柔弱，地位卑下，与九四近君大臣争讼，焉能得胜，故不久缠于所争之事，只须在言辞上予以辨明即可。初六因不永所事，虽小有言，终将得吉。初不曰“不永讼”，而曰“不永所事”，盖处卦之初，犹冀其不成讼也。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归，退也。逋，逃也。眚，非自取之灾也。九二若以阳刚之质与九五中正大人争讼，其势难敌，自下讼上，致凶之道也。唯九二居阴用柔而处下体之中，刚柔相济，不与九五争讼，乃退归而后逋逃。既逋则近己者皆无连坐之灾，故曰“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食，犹食邑之食，言其所享者也。"旧德"谓旧有之德业，即俸禄也。"无成"，不居功，不敢居其成也。君子食必称其德，安其分之所当得。六三以柔居阳，应上九而成讼，然其质阴柔，非能为讼者也。故六三安分于平素旧有之俸禄而不妄求，守其正固之道而不妄动，虽处坎终危厉之地，终能得吉。即或从事王者委派之事，也能守其食旧德之贞，尽其本分，不居功而不与人争。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复，返也。即，就也。命，正理也。渝，变也。九四以刚居阴，失正不中，本为好讼者，其正应在初，然初"不永所事"，而不能成讼。九四居阴则能柔，苟能返就正理，变其好讼之心，安顺守正，则得吉。

九五

讼。元吉。

讼，在此非与人争讼，而为决讼。九五为卦辞所言之大人，乃决讼之主，以其阳刚中正之德以辨是非而断曲直。九五之决讼，阳刚则无所溺，中则不过，正则不偏。讼之有理者，逢九五大人必获伸矣，故乃大吉而尽善者也。

上九 **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锡，通赐。鞶带，大带也，指享受高官厚禄之待遇。终朝，终日也。褫，夺也。上九处讼之极，居高而用刚，争讼无已，固取祸丧身之道也。纵或可胜讼于一时，而获赐鞶带，终将一日而三见褫夺也。足见讼乃“中吉”而“终凶”，当适可而止。否则与人争讼，败固败矣，即胜亦终与败无异。

䷆ 上坤 下坎 师

师，兵众也，所以论兴师动众、行军作战之道。师卦由坎、坤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为水，坤为地，地中有水，犹古者寓兵于农或选农训兵，乃兵农合一之意。地喻农，水喻兵，地可涵养水源，犹农可提供兵源。从卦德言，坎为险，坤为顺，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行军作战之道，乃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从爻象言，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处下卦之中，有将帅统众之象。

师。贞。丈人吉。无咎。

贞，正也。丈人，众所尊信畏服之老成大将。师之道，以正为本，师出有名，以正人之不正，“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矣。六五之君顺天致讨，得征之正，又命将得人，九二有大将受钺专征之象，以此用兵作战，必吉乃能无咎。

初六 | **师出以律。否臧凶。**

律，原意为行军之乐器，古时出师必吹律，律和则士卒同心，进退有节；失律则反是。“律”引申为兴师之律令法纪，或行军之号令节制。前者言出师之义，后者言行师之道。初六处用师之始，出师所以正人之不正，禁乱诛暴，方合出师之义。行师则贵军纪严明，令出必行，乃合行师之道。臧，善也。否臧，不善也。出师不以正道，行师纪律松弛，乃致凶之道。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九二以刚居阴，处下卦之中，刚柔相济而为众阴所归，且上应六五。九二乃卦辞中之“丈人”，居中军，为主帅，总制用兵行师之事，大权独揽，具刚中之德，必吉乃无咎。盖恃专则失为下之道，不专则无成功之理，故以得中为吉。锡，通赐。“王三锡命”喻六五之君对九二丈人宠信之深、倚赖之重，故王锡宠命，以至于三。

六三 **师或舆尸。凶。**

六三以柔居阳，质柔用刚，乃才弱志刚、有勇无谋之裨将，擅自用兵，出师不利，致用大车运载尸首，以喻战况之恶，其凶甚矣。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左次，退舍也。六四以柔居阴，不中但得正，才虽不足以克敌致胜，却能全师而退，保存战力，得无咎。若可胜而退，则有罪咎。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六五乃柔顺中正用师之主。唯敌国挑衅，方不得已而应之。犹如禽在山林，固无事于猎取，今既入于田中，侵害稼穑，则宜畋猎之。执言，犹奉辞讨伐也。用师如此，得无咎。“长子帅师”，长子即卦辞中之“丈人”，自众尊之，曰“丈人”；自君称之，曰“长子”。六五之君任长子为主帅，代表君王出征。“弟子舆尸”指六三、六四弟子，皆非将才，不当使之为帅，否则任将不专，致败之道，所行虽正，终不免于凶。“田有禽，利执言”指卦辞之“师贞”，“长子帅师”指“丈人”。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以柔居师卦之终，坤顺之极，乃论功行赏之时，大君以爵命奖赏有功人员。“开国”乃封之为诸侯，“承家”则以之为卿大夫。至于小人虽征战有功，赏以金帛厚禄可也，切不可使之“开国承家”。

䷇ 上坎 下坤 比

比第八

比为亲密比辅之意。比卦由坤、坎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坤为地，坎为水，流水行于地上，与地亲密无间，故有比象。从爻象言，众爻皆阴，九五独以阳刚居尊位，而为众所亲辅，而上亦亲下，故为比也。九五为卦主，诸爻以亲比九五得吉。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与人相亲比，吉道也。原，再也。筮，占决也。六十四卦唯蒙、比两卦言筮，蒙贵初筮之诚，而比贵再筮之审。盖蒙之筮，求教于人，决于人者也，不一则不专。比之筮，与人亲比，决于我者也，不再则不审。九五以刚中之德与众阴亲比，必再筮以自审，有元善、常永、正固之德，而后可以为众阴所亲比而无咎。宁，安宁也。方，各方诸侯也。“不宁方来”，谓各方诸侯不安宁者皆前来比辅。当比之时，独立自恃，而其求比不速而后来者，得凶。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孚，中心诚信也。盈，满也。缶，素器也。“有它吉”，非期于必得而得之吉也。初六处比之始，必以诚信，乃得无咎。初六居下位卑，离九五最远。初六欲亲比九五，当诚信充实于内，犹物之盈满于缶中，其外又不加文饰。则九五虽远，终能来与初六亲比，而有它吉也。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六二以柔顺中正应九五之阳刚中正，乃以中正之道自内而与九五相比者也。自内，谓由己也。与人亲比，固守正道，则得吉。

六三

比之匪人。

六三以柔居阳，失中不正，而其承、乘与应皆阴，乃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初比五“有它吉”，二比五以中正，四比五以正德，六三无是三者，且其应在上六“比之无首”，故曰“比之匪人”，其悔吝必矣。

六四

外比之。贞吉。

九五阳刚中正，以德言，贤也；以位言，君上也。

六四以柔居阴，当位得正，与初无应而外比九五，亲贤从上，得比之正，故曰“贞吉”。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明也。“显比”，明其亲比之道也。“三驱”，古天子狩猎不合围，只合左、右、后三面，而前开一路，舍逆取顺，以示天子仁民爱物之德。舍逆，指前禽上六，往者不追；取顺，指以下四柔，来者不拒。借田猎以明人主亲比天下之道，前禽失而不追，邑人居而不诫。远去者若不知有王者之亲，乃所以为亲之至也。近附者若不知有王者之尊，所以为尊之至也。为人主者，以此道而亲比天下，宜其得吉。

上六

比之无首。凶。

首，终也。上六居比之终，与九五逆比，孤处于外，险陷至极，乃卦辞所谓“后夫凶”者也。喻上六处比，始而不以其道，焉有善终，其凶必矣。

☴☰ 上巽下乾 小畜

小畜第九

畜，通蓄，储积也，畜养也。小畜乃以阴畜阳，以小畜大，或所畜者小之意。小畜卦由乾、巽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乾为天，巽为风，风行天上，而未行于地上，为不急于济物，而重在积聚实力之象。从爻象言，小畜为一阴五阳之卦，阴又得位，一阴畜五阳，为以小畜大。从卦德言，乾为健，巽为入，乾本在上，今反在巽下，乃以阴柔巽顺之德，非以抑刚之力，畜止乾阳，故为畜道之小者也。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我，自称也。西，依《说卦传》为阴方。小畜有致通之道，盖二、五两爻均具刚中之德，其志必行，行则必通。“密云不雨”，谓小畜处畜养未用之时，有如云之积聚，虽已密而未能成雨，乃因云来自我之西方。以喻此时宜行坤阴柔顺之道以自勉，以巽顺之德畜止乾健。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复，返也。初九在下而以阳刚居乾体，志欲上往，然当小畜之时，宜接受其正应六四之畜止而自守以正，何咎之有。初九处小畜之始，能自守其道，不躁动妄进，故吉。

九二

牵复。吉。

牵，牵连也。九二以刚居阴，处乾体而得中，本不急于上往，又与九五无应，因此受其同类初九牵连，返而固守本位。九二能自审进退而不失其中，故吉。

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车也。说，同脱。辐，连接轴与轮之木条也。"舆脱辐"，谓车不能行。九三以刚居阳，急于上往，当小畜之时，且处下体，不利于行，故曰"舆说辐"。九三虽有六四畜止之，但因相逆比，而有"夫妻反目"之象。喻九三过刚失中不能如初、二两爻自畜其阳德，则不能正其室家，其凶可知。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孚，诚也，信也。血去，远离杀伤之地也。惕出，免于危惧也。六四以柔居阴得正，又与九五亲比，有

近君大臣得孚信于君王之象。小畜以一阴畜五阳，若以力畜之，则以一柔敌众刚，终必见伤。六四唯尽其孚诚，行其至为柔顺之道，以取信于九五，方可远伤害，免危惧，而无咎。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相连系而不断绝也。如，语助辞。富指九五。以，及也。邻指六四。九五居尊位而乘六四，六四积诚孚信以畜止九五。九五亦能自畜其德，推诚以待下，接受六四之畜止。故上下相孚，君臣相连，九五以阳刚中正之君统率群阳，接受六四畜止，小畜之道乃成。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处，止也。尚德，谓六四尚其柔顺之德也。载，积满也。妇，阴也。月望，月之盈满也。月几望，月几至于盈满也。上九以巽顺之极而处小畜之终，阴阳和洽，“密云”终于化而为雨，故曰“既雨”。且夫乾体三阳本欲进，六四畜止之而不能固，《象传》乃言“密云不雨，尚往也”，至上九已达畜之极而无可进，故曰“既处”。以阴畜阳，不和则不能止，既和而止，畜道乃成，故曰“既雨，既处”。“尚德载”，谓六四之

阴乃尚其顺德，积满以至于成，方能畜止群阳。然小畜乃以阴畜阳，以柔制刚，妇人若固守此道而不知变，必有危厉。反之，于阴德几至盈满之际，阴疑于阳而敌刚，君子若不知时而强为上往，则凶矣。

☰ 上乾 下兑 履

履为践履执礼之意。履卦由兑、乾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兑为泽，最卑下；乾为天，最尊高。上天下泽，喻上下尊卑，各有定分，不可逾越，有执礼之象，故为履。从卦德言，八卦之中，乾最刚健，兑最柔弱，以至弱而蹑于至健之后，唯谨守礼分，临渊履薄，方能远祸。故处履之道，贵在用柔。六爻之中，凡居阴位者为能用柔而得吉。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蹑其后而进也。咥，咬也。虎，刚猛之兽而咥人者也。履卦以兑说履乾刚之后，有履虎尾之象。虎为猛兽，人以兑说履之，乃不见咥，而反致亨。用以喻人苟能践履卑逊，执礼谦恭，则无不亨通，虽履至危之地，犹无所害也。

初九 **素履往。无咎。**

素，质朴无文也。初九以刚居履之初，刚则可以

上往践履执礼。唯礼以质为本，文为辅，故履初言“素”。初九上往乃行其心中之夙愿，不为情迁，不为物累，犹《中庸》所云“君子素其位而行”，宜其无咎。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九二居中用柔，履道而得其平坦。盖行于道路者，由中则平坦，从旁则崎险。“幽人”乃与六三之“武人”相对。武人喻人之刚愎自用、恣行罔顾；幽人则喻人之幽静安恬、与世无争。“履道坦坦”，唯幽人处之，则贞固而吉。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目斜不能正视。跛，足偏不正而瘸。六三以柔居阳，失正不中，虽能视而所视不正，虽能履而所履不中，故有“眇能视，跛能履”之象。六三质柔而用刚，是不善履危地者也，其履虎尾，必见咥，其凶宜矣。至若武人欲有为而报效于大君，暴虎凭河，死而无悔，六三可当此任。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恐惧貌。九四以刚居阴，不中不正，而履九五之刚，亦有“履虎尾”之象。九四质刚而用柔，处

近君多惧之地，复以恐惧自处，故曰“愬愬”。谓九四虽处危地，苟能用柔而戒慎恐惧，则终免于危而获吉也。

九五

夬履。贞厉。

夬，决也。九五以阳刚中正居至尊之位，其刚足以决，其明足以照，其势足以专。九五若自任刚明，挟势自雄，则悖于中正之道甚矣。故诫九五当常怀危厉之心，礼贤下士，虽刍荛之微必取，是乃履帝位而光明者也。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旋，周旋完备也。上九处履卦之终，视其所履行，以考其祥，辨其善恶祸福，周旋完备，至此履道大成而元吉也。

䷊ 上坤 下乾 泰

泰第十一

泰为通畅、泰通之意。泰卦由乾、坤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乾天在下，坤地在上。从天道言，乾阳之气在下而上浮，坤阴之气在上而下沉，阴阳交会，天地大通。从人事言，统治者肯屈尊就下，被治者能下情上达。如《象传》所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从两体言，内为乾健，外为坤顺，乃内怀刚健，外行柔顺，即外柔内刚，内健外顺，具如是之德，无往而不通畅。

泰。小往大来。吉。亨。

小，阴也。大，阳也。往，往之于外也。来，来居于内也。坤阴往之于外，乾阳来居于内，于卦为泰。盖唯如此，阳气由下而上升，阴气由上而下降，阴阳和畅则滋生万物。泰之道，既吉且亨。

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茅，茅草也。茹，相连之草根也。彙，类也。初

九以刚居阳，上有正应，志在上往。“拔茅茹，以其彙”，谓拔茅草时，连根而起，以喻同类相牵引。故初九君子处泰之初，其上往必与其同道相牵引，其进则吉。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包容广大也。冯河，谓其刚决足以济难也。遐，远也。九二以刚居阴，上应六五，为刚柔相济且与君王合德之中正大臣。九二唯包容荒秽，而又刚决果断，不遗遐远，而又不私昵朋党，必如是方合于中行之道。初九之上往必以其彙，以其乃在下之贤者也；九二则欲其朋亡，以其乃得位之大臣也。九二之责在进退天下之贤与不肖，岂能独私其朋而害贤者进用之路欤。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不平也。恤，忧也。孚，所期之信也。九三处乾体之终，三阳之上，乃泰之盛者也。盛极则衰，泰极则否，天道循环不可易也。故诫三阳以“无平不陂”，谓无常安而不险陂者，又告三阳以“无往不复”，谓即将入三阴，无常往而不返复者。九三处泰之盛，

当知艰难而守其贞正之德，则可常保其泰而无咎。如是则九三不必忧虑天道循环，盖天道无情而我无忧，但尽知艰守正之德，于食禄之事，自有福庆。盖平陂往复乃天命不能无，而艰贞勿恤则为人事之所当尽，但求尽其在我，言所当言，行所当行，乐天知命，何忧何虑。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群飞疾下之貌。不富，指六四。依易例，阳实阴虚，故阳为富，阴为不富，不富有谦虚不自满之意。邻，其同类也，指五、上两阴爻。六四处上下两体之交，乃天地、君臣交泰之爻，故在上者以谦虚接乎下，在下者以刚直事乎上。坤阴正应在下，皆欲求阳，故六四疾飞而下，五、上两爻亦以其朋类，不待戒令而信从之，翩翩而下以应三阳。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帝乙，商王，或指商汤，或指商纣之父。归妹，嫁女也。祉，神降之福也。六五以柔中居尊，而下应九二，有降其尊贵以从阳之象，犹帝乙归妹，喻王女下嫁贤者，以其有柔顺中正之德，而能屈尊事夫，以之受祉，乃大吉而至善者也。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复，同覆。隍，环绕于城墙外之无水壕沟。用师，以兵旅克之。上六处泰之终，将变为否，始则取隍土以筑城，终则城倾而土复返于隍。乱久则治，治久则乱，治乱相循，乃天道也。上六此时切忌兴师动众以平乱，唯就其城邑颁行政令，故曰"勿用师，自邑告命"。此时上六唯固守正道，以免除鄙吝。盖天道循环如此，可见持盈保泰之不易。

䷋ 上乾下坤 否

否第十二

否为闭塞、否塞之意。否卦由坤、乾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坤地在下，乾天在上。从天道言，坤阴之气在下而愈下沉，乾阳之气在上而愈上浮，阴阳分隔，天地不交。从人事言，臣民卑屈在下，君主高高在上，不相往来。如《彖传》所言“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从两体言，内为坤顺，外为乾健，内柔外刚，内怀小人之德，外有君子之位，乃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匪人，非人道也。大，阳也。小，阴也。往，往之于外也。来，来居于内也。乾阳往之于外，坤阴来居于内，阴阳分隔，天地不交，于卦为否。否塞之时，非人道畅行之时，小人得势，枉直而害正，不利于君子之守正。君子处否塞之时，当固守其光辉之明德，使不形之于外，庶可免于祸害。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

茅，茅草也。茹，相连之草根也。彙，类也。初六以柔居阳，虽上有正应，然处否塞之初，唯牵引其同类以贞固自守，方能得吉。初六切忌质柔而用刚，唯静俟待时，方有致通之理。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以阳包阴也。六二以柔居阴，上应九五刚中之君。对小人而言，处否塞之时，得承顺乎上，以济其否，乃吉道也。至于大人当否塞之时，宁安于否塞，固守正道，绝不枉己屈道、自毁原则，身虽否，而志气则高节而亨通。

六三

包羞。

包，以阳包阴也。羞，羞辱也。六三以柔居阳，失正不中，又居坤体之上，其位非卑。然六三处否塞之时，不知守道安命，而切于上应，急于求宠，自取其辱，诚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畴，同俦，类也。离，丽也。祉，神降之福也。否至九四已入上体，渐具致通之道，可下往与阴柔相交，以转否为泰。九四乃近君大臣，以刚居阴，其质

之刚足以辅君，其用之柔可以避忌。九四处否转泰之际，下与初六相应，莫不出于君命，而不居功，宜得无咎，致其畴类三阳，同受其福。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止息也。亡，危亡、败亡也。桑，树名，其根深固。"苞桑"谓桑之丛生者，其根尤为牢固。系，固结也。九五乃阳刚中正、居尊得时之大人，能止息否塞，转为泰通，故吉。五犹未远离于否，常人皆以为治矣、安矣，唯大人能治而不忘乱，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故诫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意即吾人当戒惧危亡，有如系于苞桑之坚固不移。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上九以阳刚处否之终，故能倾否，犹泰卦之上六以阴柔处泰之终，而不能保泰。倾覆在先，故云"先否"。及其既倾之后，转为泰通，故云"后喜"。

☰☲ 上乾下离 同人

同人，和同于人，与人和同而不争也。同人卦由离、乾两卦组成。从卦象言，离为火，乾为天，乾天在上，而火性亦炎上，有同人之象。且夫同人唯一柔爻六二处离体，且居中得正，象征六二怀文明之德，行中正之道，诸阳皆欲与之相和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城外为郊，郊外为野。"同人于野"谓与极远郊野之人亦能和同，况其左右邻近之人乎。盖六二为卦中唯一阴爻，以其宽柔之德而居中位，无私溺之心，故能"同人于野"。大凡君子固守贞正之德，公尔忘私，以正道与人相和同，故能致天下大同，其亨可知。值大同盛世，公理正道畅行，何险不济，何困不解，此时唯固守君子贞正之德，为有利，故曰"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初九 | **同人于门。无咎。**

门，所以隔内外也，门内辄溺于私情，门外则公理易行。初九居同人之初，上无系应，无偏私，为同人之公者也。初九一上往，出门即与六二相遇，初九非出于私意求同，故其同能博而公，合于同人卦义，是以“同人于门”，而得“无咎”。

六二

同人于宗。吝。

宗，宗党也。“同人于宗”，谓和同于其所系应者也。六二以柔居阴，既正且中，复与九五正应。处同人之时，五阳皆欲和同于二，而二独亲于五，溺于私情，失同人之意，为有鄙吝。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九三以刚居阳，过刚不中，欲夺取五之正应而自比于二，然理不直，气不壮，而不便显发，乃有“伏戎于莽”之象。偶而登高陵以顾望，如此至于三年之久，仍未有所行动，故不言凶。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高墙也，指九三。九四与六二隔九三，有乘其墉之象。九四以刚居阴，质刚用柔，质刚则能攻，用柔则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盖九四攻五之正，不合于义，乃能反躬自省，不悖正道，虽未得同人之实，

却得同人之义，得吉。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九五独与六二正应而相和同，然为三、四两阳所阻隔。因九三伏戎于莽，九四乘墉欲攻，九五自以义直理胜，而不胜愤抑，至于号咷。唯用大师方能胜之，终与六二和同而后笑。九五得同人之实，而失同人之义。二之在下，尚以同人于宗为吝，况九五之居尊位乎。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虽处一卦之极，然居外无应，且与六二为三阳所隔，同人之志未得尽伸，仅能及于郊，而未能如卦辞所言及于野，故只得无悔。

☲☰ 上离 下乾 大有

大有为盛大丰有、所有至大之意。大有卦由乾、离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乾为天，离为火，火在天上，火乃日火，所处既高，其明远照，为大有之象。从爻象言，六五得尊位大中，上下应之，居尊执柔，万众归心，为大有之义。从卦德言，内怀刚健之德，奋发不息，外行文明之道，循理处事。

大有。元亨。

阳为大，阴为小。一阴居尊得中，而为五阳所宗，是一阴而有五阳。诸阳之有尽为一阴所有，其所有者至大，故曰“大有”。然诸阳岂能为一阴所有，必也孤阴能冲虚、不自满，不大其所有，方能有其大有。六五居明体而虚中，能居尊尚贤、任贤，是以为大有。以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无交害，谓无交则无害也。初九阳实而富，居大

有之初，与六五无应比，无交则不涉利害。如此，初九本无过咎。然若以“无交害，匪咎”而以易心处之，则有咎矣。必也于处富有之初，而思艰兢畏，抑其骄慢之心，方得无咎。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大车，乃古时载重之车，用牛牵引。九二刚中在下，上应六五，为“大车以载”之象。九二乃刚中贤臣辅弼虚中之主，犹牛之牵引大车，喻九二为六五之君所倚任，能负重致远。盖九二以刚居阴，又处乾体之中，其才刚健，其德谦顺，刚柔适中，笃行中道，足以胜大有之任。九二虽权大势大，却不自盈自满，势大如无势，权大如无权。其处大有丰盛之时，有而未极，又上应六五，故可上往而无咎。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通享，谓朝献也。九三以刚居阳，当位得正，与六五无应比。九三喻守正道之外臣，不私其所有，而将其所有之物献予天子，增益天子之所有，则天子之有岂不更大。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至若小人居此位，则专其富有以为私，非但不能“用亨于天子”，尚且将为害作恶，悖义犯上，而损天子之所有。

九四 **匪其彭。无咎。**

彭，盛大貌。九四处大有之时，已然过中，乃大有之盛者也。然过中则凶咎随之，处之之道，匪其彭，则得无咎。盖阳刚上往至四，其势盛大，有僭逼之嫌。然九四以刚居阴，刚柔相济，自知处多惧招嫌之地，能“匪其彭”，将其所有归诸六五，是以无咎。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其也。孚，信也。威如，有威严之谓也。六五为大有卦之主爻，以柔居尊，有虚中孚信之象。六五用柔守中，以诚信交接于群阳，更足以感发诸阳亦以诚信相助，上下交相孚信，故曰“厥孚交如”。然君道贵刚，太柔则陵慢易生，而六五以柔爻居刚位，刚则有威。为人君者刚柔相济，威信并行，故吉。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助也。上九亲比六五，而为六五所有。且阳在阴上，其象为天。上九处大有之极，不有其有，将其所有归诸六五，故曰“自天祐之”，如此则“吉无不利”。

䷎ 上坤 下艮 谦

谦第十五

谦为谦虚、谦退，为有德不居、有功不伐之意。谦卦由艮、坤两卦组成。从卦象言，艮为山在下，坤为地在上，乃高山屈居卑地之下，喻以崇高之德而处卑下。如此，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即尊贵者能谦，其德愈为光明，卑贱者能谦，其行则不逾礼。

谦。亨。君子有终。

谦乃止乎内而顺乎外，内有崇高之德而不居，外有柔顺之行而退让，如此谦德自含亨通之理。具谦德之君子必能先屈而后伸，故云“君子有终”。夫一阳五阴之卦，其立象之道，一阳在上下者，为剥、复，象阳气之消长；一阳在中者，为师、比，象众阴之所归；一阳在三、四者，适处上、下二体之际，以其自上而退处于下者为谦，自下而奋出乎上者为豫。故谦《彖传》云：“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谦卦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故也。《周易》六十四卦，各爻皆吉、无不利者，唯谦卦而已。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处谦之始，且处卑下之至，乃谦而又谦，故曰“谦谦”。君子有至谦之德，凡事不居德、不伐功，则众来相从，虽用涉险难，亦不患祸害，遑论平时居家自处，何往而不吉。

六二

鸣谦。贞吉。

鸣者，声名闻也。六二以柔居阴得中，柔顺能谦退，得中则无过与不及。六二谦德积于中，而发于外，其谦之声名，由近而闻于远。长久固守于柔顺中正之德，则吉。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九三以刚居阳得正，乃唯一阳爻，为众阴所归。三处下体之上，乃上为君所任，下为众所从，谦退守正，有功劳而能谦。谦非难事，以有功而不伐、劳而能谦为难，九三最得卦义，故曰“君子有终”，得吉。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撝，同麾，挥也。六四以柔居阴得正，处坤体之下，可谓谦矣。然处近君之地，居功臣之上，当挥却九三承己。盖六四以柔乘刚，位在九三之上，非所利，而曰“无不利”者，以其“撝谦”故也。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阳实为富,阴虚为不富。六五之邻皆阴虚不富,上卦坤体三爻,无不谦之弊,有过谦之嫌,过谦犹如不谦。六五谦柔有余,然威武不足。为君之道,不可专尚谦柔,须以威武相济。今万民独服九三功臣,而不服六五之君,因此,六五宜利用侵伐,以征不服,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义,故"无不利"。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行师,谓用刚武。征邑国,谓自治其私,克己者也。上六以柔处坤体之上,又处谦卦之极,其谦之声名远播,反未能遂其极谦之志。上六鸣谦乃谦柔过甚,必须辅以刚武,故利在以刚武自治其邑国,而非征讨他人。

䷏ 上震下坤 豫

豫第十六

豫为和豫、安和悦乐之意。豫卦由坤、震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坤为地，震为雷，雷出于地上，阳气始潜藏于地中，及其动而出地，奋发其声，通畅和豫，有豫之象。从卦德言，坤为顺，震为动，上动而下顺，下顺以应上之动，亦为和豫之意。九四以一刚统众柔，乃一卦之主。诸爻以与九四无所系应者为吉。处豫之道，放则失正，溺则得凶，诸爻除六二外，多不得正，足见处豫不可不慎。

豫。利建侯行师。

豫为和乐逸豫，在下者和顺以应乎上之动，宜建侯行师。“建侯”所以树屏以共安天下，攸关权力之重分配，须臣民顺服，方能为之。“行师”所以讨伐不正以保民，出师不以正则民怨，须众心和顺，方能有功。屯卦有震无坤，只言“建侯”，而不言“行师”，以震卦长子有继位之象也。谦卦有坤无震，只言“行师”，而不言“建侯”，以坤有和悦顺服之意也。豫卦合震、坤两卦而成，故兼之。

初六

鸣豫。凶。

鸣，心声之发也。初六阴柔居下，而上应豫之主爻九四。喻小人得志，为上所宠信，不胜其豫，至发于声。谦卦谓鸣则吉，豫卦谓鸣则凶。盖小人识见短浅，不知居安思危，稍一得宠，即得意忘形，其凶必矣。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正直不屈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六二以柔居阴，得正居中，与九四无应比。诸爻溺于豫乐，独六二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坚定不移。六二处豫而不溺于豫，思虑明审，见几而作，其去豫之速，不俟终日。六二以其能固守贞正之道，宜其得吉。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盱，张目仰视也。六三失正不中，上承九四，喻六三为不中不正之小人，仰视九四，溺于豫乐，宜其有悔。六三虽柔，其位则阳，犹有能悔之意，当速悔，若悔之迟，则过而不改，其悔大矣。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盍，聚合也。簪，束发之首饰也。九四为卦主，

豫之所由以为豫者也。九四亦为震主，动而众阴莫不由之以豫。九四以刚居阴，处近君之地，刚而能柔，宜其得大行其志，故曰“由豫，大有得”。然九四以刚承柔中之君，独当上之倚任，当至诚不疑，开诚心，布公道。居上位者而能以至诚求贤，理必得之，故曰“勿疑，朋盍簪”。即九四之朋类如簪之束发而聚合，而致上下人心莫不信服，九四之“大有得”，是以可大而可久也。

六五

贞疾。恒不死。

六五以柔居尊，下乘九四之刚，得其辅弼。夫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为多。盖处豫之时，恣骄侈之欲，宜其死于安乐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六五之得九四，为得法家拂士，故当豫之时，虽贵为至尊，而不敢纵其豫乐，反战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而不死也。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暗昧也。渝，变也。上六以阴柔处豫之极，乃耽溺于豫，昏迷而不知反者，故曰“冥豫”。然上六亦处震体之终，而有渝变之象，谓虽其昏冥已成，若能有渝变，则可以无咎矣。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故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所以开迁善之门也。犹冥于升（参阅升上六，第159页）而勉其不息，所以回进善之机也。

䷐ 上兑下震 随

随第十七

随乃随从之意。随卦由震、兑两卦组成。从卦象言，震以一阳两阴为阳卦，兑以一阴两阳为阴卦，震体阳卦在兑体阴卦之下，有震刚随从兑柔之象。从爻象言，上下两卦，阳爻均在阴爻之下，亦为阳刚随从阴柔。六十四卦之中，“刚来而下柔”，唯此一卦。能以刚下柔，以贵下贱，多问于寡，舍己从人，则德业自进，此乃随之要义。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以刚下柔，以贵下贱，以己随人，则人亦来随己，彼此相随相从，为大通，故曰“元亨”。但随必以正道为之，方得无咎。随卦之精义在于要求占筮者要以己随人，至于因此而人亦来随己，则为随之效益而已。随卦之爻位关系只取比而不取应，且皆以阴阳相随为义。

初九 |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者，主也。渝者，变也。初九为下卦震体之主爻，乃动之主。处随之时，动则随从于人，由主变为从，故曰“官有渝”。既有所变易，不能保其无偏私，故必依正道而变，乃吉。若变而背离正道，则过犹不及，不如不变。“出门交有功”，因居家多以亲昵而苟随，难免为私情所牵系，乃于步出门庭之后，即遇见六二，以刚从柔，见善则往从之，必有功而无过。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小子指初九。丈夫指九五。六二与初九逆比，与九五正应。但六二阴柔不能静待九五之正应以相从。因此，六二为初九所牵系，舍正应而从不正，大有过咎。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初九。六三虽与初九同处震体，但与九四成比，且九四无应，因此六三之随九四，乃有求必得，故舍下之初九而随上之九四。然而随之道在于从善、从正，故云“利居贞”。诫六三应依正道自处，方能随有求得，而无邪妄媚上之嫌。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贞，此处不作“正”解，乃“贞夫一”之意。《系辞传》曰：“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道，贞夫一者也。”故吉凶常相胜，“贞凶”乃凶胜吉，明为凶，却潜藏致吉之道。九四乃近君大臣，获六三来随，有招纳之嫌。身为大臣，而人心从己，乃危疑致凶之道。唯有诚实信孚积于中，动静举止合于道，明察事理，恪守臣道，使恩威一出于上，众心皆随于君，方可无咎。

九五

孚于嘉。吉。

嘉，善也。随道之吉，惟在随善从正而已。九五之尊居中得正，信孚于善德，以刚从柔，屈尊尚贤，尊礼上六，则臣民无不随从于君王，天下大治，理当得吉。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西山即岐山，乃周肇兴王业之地。随卦发展至第六爻，穷极则变，由随从转向离散。正因上六转向离散，而九五尚贤，乃强予挽留，拘系上六，又从而以至诚维系上六贤人，使不离散，以成就王业。

☶☴ 上艮 下巽 蛊

蛊第十八

蛊乃败坏已极而有事之意。蛊字从虫从皿，虫指众多之毒蛇，以皿畜养毒蛇为蛊。古人以众多之毒蛇置于密封之皿中，任其自相吞食，直至众毒聚于独存者为最毒，以喻积小祸为大乱。蛊卦由巽、艮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巽以一阴二阳为阴卦，艮以一阳二阴为阳卦，阴卦在下而阳卦在上，乃指在下之臣民巽顺听命、唯唯诺诺，在上之君王静止不动、不思有所作为，有尊卑上下不交，一片颓废偷安之象。从爻象言，上下两卦阳爻亦皆在阴爻之上，即"刚上而柔下"，六十四卦之中，唯此一卦。蛊卦乃在论述蛊乱之后，如何拯弊治乱，亦即治蛊之道。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有元亨大通之道，盖在蛊乱至极之中，含藏拨乱反正之契机，宜大有作为、大事变革，俾整饬蛊乱。古人以天干记日，举凡政令均选定甲日施行，以示新始之意。"先甲三日"，即辛日，"辛"与"新"同音假

借，引申为更新、改新之意。施行新政令之前三天，必得预先广为布告周知，以免有人因无知而犯禁，切忌不教而杀，此乃“仁道”之精神。“后甲三日”即丁日，“丁”与“叮”同音假借，引申为叮咛告诫之意。新政令甫施行，或有未尽熟悉者，偶有犯禁，不宜骤然绳之以法，而当先予告诫叮咛，以彰显“恕道”之精神。“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谓治蛊之道当思虑其先后三日，盖推原先后，方为救弊可久之道。

初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整饬蛊事也。父殁称“考”。蛊非一日之积，必世而后见，故诸爻皆取亲子为言。初六以柔居阳，才弱而志刚。蛊之初，未深而易治，初六整饬治理其先父生前所为之蛊事。先父因有子为其补过而免遭责难。处治蛊之初，当知危厉而能戒惕，则终吉。

九二 **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二以阳刚上应六五之阴柔，有母子之象。九二刚中之子，以中正和顺之道，整饬老母所为之蛊事。子干母蛊若流于专断，则失承顺之义，故诫以“不可贞”，谓不可贞固尽其刚直之道也。

九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父仍健在，子欲整饬其蛊，非刚固不足以治蛊，然过刚亦不宜。九三以刚居阳，有过刚失中之嫌，但仍居巽体，虽过刚而尚非无顺。顺者，乃事亲之本。且九三当位得正，故无大过。盖治蛊非刚直不能有为，即或有伤父子之情而小有悔，终无大咎，乃由凶而趋吉者也。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与“干”相对。干者，所以强以立事。裕者，则为怠而委事。六四以柔居阴，虽所处得正，然质柔才弱，仅能循常自守而已。六四非但不能治父之蛊，而且蛊上加蛊。因循以往，蛊乱日深，终见吝，乃由吉而趋凶者也。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

六五以柔居阳，治蛊能刚柔相济。九三治蛊失于刚，六四失于柔。大凡子有干蛊之名，则过归于亲。干蛊而亲不失于令名，乃承父德用誉以治蛊，此为干蛊之最善者。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卦至六五治蛊已成。上九处蛊卦之终，为艮

主，有艮止不事之象，不复为王侯之事操劳，宜退居在野，洁身自守，以终其天年。

䷒ 上坤 下兑 临

临第十九

临为以尊降卑，以刚临柔之意。临卦由兑、坤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兑为泽，坤为地，泽上有地，泽上之地，与水相际，临近乎水，故为临。从爻象言，二阳方浸长而盛，且九二刚中而应，有阳刚降尊而临阴柔之象。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之为卦，阳长而得中，乾道方兴，故曰“元亨，利贞”。以二阳盛长而逼临于阴，乃阳长阴消之时，说而顺，是以大亨而利于固守正道。“至于八月有凶”与复卦之“七日来复”当并解。盖阳极于九，而少阴生于八；阴极于六，而少阳生于七。阴之义配月，阳之义配日。即刚方盛而虑其衰，天下治而忧其乱，居安而思危，当长而思消，故诫以至于八月当有凶。

初九 | **咸临。贞吉。**

咸，无心之感也。咸临，谓临之速也。阳长之时，二刚临四柔，阳动而与阴相交感，故二爻皆有咸临之象。初九以刚居阳，当位得正，而上应六四近君大臣，是以正道而为在位者所重用，得行其志，是以得吉。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以刚居中，上应六五。乃阳方长而渐盛，九二刚中贤人感动六五中顺之君，而为其所倚任，得遂行其志。九二有刚中之德，宜其得吉；初九则以刚得正而吉。无不利者，谓将然于所施为，无所不利也。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三以柔居阳，与九二逆比，而与上六无应。六三为兑主，乃不中不正，以甘说而临人者也。六三在上而口出美言，以取悦于下，失德之甚，故谓之“甘临，无攸利”。然值阳长阴消之际，六三若能以乘刚为忧，顺时退避，以俟刚之上往，则可无咎。

六四 **至临。无咎。**

至，抵也，到也。六四以柔居阴，下应初九，初象地，六四下应初而至地，故曰“至临”。处临之时，二阳逼三，而不逼四，且六四当位得正，居近君之位，守

正任贤，以亲临于下，故无咎。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六五乃中顺之君，下应九二。喻六五委信刚中贤臣，不劳而治，以知临下，故曰“知临”。夫天下至广，岂一人所能独治。故自任其知者，反为不知。唯不自用其知，乃能兼采众知，而为大知。六五倚任九二，故曰“大君之宜”，理当得吉。

上六 **敦临。吉无咎。**

敦，厚也。上六处坤之极、临之终，为敦厚于临者也。上六虽与二阳无应，处刚浸而长之时，其志在从阳，有尊贤取善之意，有厚道焉。故曰“敦临”。如是则德厚而物无不载，道久而化无不成，宜其吉而无咎。

䷓ 上巽 下坤 观

观第二十

观为观示、观仰之意。观卦由坤、巽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坤为地，巽为风，风行地上，遍触万物，有周观之象。从卦德言，上巽为君王发号施令，下坤为臣民听令顺从，即君令所出，万民顺从。从爻象言，二阳在上，四阴在下，阳刚居尊，为群小所观仰。人君当上观天道，下观民俗，行不言而化之教。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盥，将祭而洁手之礼。荐，奉酒食以享神明之礼。颙若，威严貌。君子之言行，为天下之表率，必极其庄敬，则万民观仰而自化。观之为道，当如宗庙之祭，笃恭诚敬，一如始盥之初。盖祭之始，先行盥礼，人心方尽其精诚，庄严之极。至奉酒食之际，辄礼数繁缛，人心散漫，其精诚殆不如始盥之时矣。君子唯庄敬如始盥之初，才能孚诚之念存于中，颙然之容形于外，以行不言而化之教。卦以观示为义，九五为主爻，各爻与九五相观，不言应比。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乃阳位在下，有童之象。初六质柔才弱，离九五最远，有童观之象。喻初六对九五治国之道茫然无所见，“童观”所以喻初六处盛世，日用而不知。占者若为小人则无咎，若为君子则可鄙吝。

六二

窥观。利女贞。

六二以柔居阴，处内卦之中，居内而观乎外，有窥观之象。六二观仰九五，由屋内往外窥视，仅能稍见，而不及国政之全貌，但因具中正柔顺之德，以女子贞正之道顺从九五为有利。

六三

观我生。进退。

我，指九五。六三以柔居阳，质柔用刚，处上、下两体之际，值阴长阳消之时，必主于进。但六三盱衡客观情势，观仰九五之作为以决定自身之进退，终于决定退据本位，而未失守常之道。盖九五“大观在上”，以中正观示天下，行不言之教，风行草偃，民无不服。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六四以柔居阴得正，且切近于五，能亲观国政之盛德光辉，而顺从九五中正之君，故曰“观国之光”。

明君在上，则人才皆愿仕进于朝廷，辅弼国政。六四既观及九五治国有方，乃宜为宾于王之左右，效其智力，故曰“利用宾于王”。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我，指九五。九五为本卦主爻，所谓“大观在上”，其下四柔仰而观之，有君子之象。九五居人君之位，天下之兴衰治乱，一由己出，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君者若教化得宜，则民风自淳，故九五当时时观民以自省自察，必其言行皆阳刚中正，能“下观而化”，方得无咎。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刚居阴，处尊位之上，虽不当事任，而亦为四柔所观。上九喻不在位之贤人，其道德学问足为天下所观仰，可不慎乎。“观其生”，谓上九自观其所生，皆合君子之道，则无咎。

䷔ 上离 下震 噬嗑

噬嗑第二十一

噬，同啮，以齿咬物也。嗑，合也。噬嗑乃口中有物，吃而合之。噬嗑由震、离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上下两刚而中柔，外实中虚，为颐口之象，中虚之中又有一刚(九四)，为口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间隔，则口不能合，必吃之而后合，为噬嗑。推之于人事，则九四引申为使天下不得和合之作梗小人，当用刑罚予以矫治或排除，天下始能复归于治。又震为雷，为威。离为火，为明。乃声威动于内，明察照于外，有用狱之象。六爻之中，初、上两爻无爵位，为受刑之象，中四爻则为用刑之象。

噬嗑。亨。利用狱。

凡事不能通者，以有物间隔之故，噬而嗑之，则无不亨通。而噬嗑之道则在于利用刑狱。用狱首重明威并重，明照则无所隐情，威震则莫敢不服。六五为用狱之主，以柔居阳得中，又处离体，能明察秋毫，并以中道执法立威。盖治狱过刚则伤于严暴，过柔则失于宽纵，必得刚柔相济，方得用狱之宜。

初九

屦校灭趾。无咎。

屦，贯足趾也。校，木制刑具之总称，施之于颈为枷，于手为梏，于足则为桎。灭，没也，没而不见也，非伤灭也。初九居噬嗑之初，且地位卑下，一则像受刑之下民，二则像人身之趾。“屦校灭趾”谓屦校于足，遮没其趾，惩之于小，戒之于初，则不进于恶，犹《系辞传》所云“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故无咎。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肤，柔脆之肉也。灭，没也。六二以柔居阴，得位得中，乃六爻中之至柔者，有肤之象。六二有如嫩肉，以柔乘刚，处初九利齿之上，易啮而至没其鼻。又六二有柔中之德，喻其用刑无不中正，则犯禁者易服，犹噬肤而没鼻，得无咎。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乃肉之干腊坚韧者。毒，腊肉陈置太久致有异味。六三以柔居刚，有腊肉之象，盖肉以柔取象，腊以刚取象。六三远离初、上两排牙齿，未能及时啮食，以致成为有恶味之腊肉。喻六三失位不中，用刑难以服人，犹噬腊肉而遇恶毒之味，反伤于口，小可鄙吝。然处噬嗑之时，要在去其间隔之物，噬而

嗑之，宜其无咎。

九四

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胏，肉之带骨者也。干胏，干肉而带骨，至坚而难噬之物也。得金矢，谓得刚直之德，有如金之刚、矢之直。噬嗑卦除初、上两爻外，唯九四一阳爻，较之六三尤为坚韧，故有噬干胏之象。然九四以刚居柔，刚柔相济，得用刑之道。干胏虽最为难噬，九四宜有金矢刚直之德，利在克艰其事而贞固其守，则吉。

六五

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干肉，坚于肤而嫩于腊、胏者也。得黄金，谓得刚中之德，盖黄为中色，金为刚物。六五虽承上九利齿，然以柔居刚其肉较六二为坚，故有噬干肉之象。喻六五为用狱之主，自上用刑于下，其势之易，犹噬干肉。六五柔顺中正之君居刚，而九四近君大臣又辅之以刚，有得黄金之象。六五唯贞固于正道而常怀危厉之心，乃得无咎。

上九

何校灭耳。凶。

何，通荷，负也。灭，没也。上九乃受刑之人，以刚处噬嗑之极，积小恶而成大罪，其过大矣。上九被绳之以法，其肩负荷木枷，致遮没其耳，凶之甚也。

䷕ 上艮 下离 贲

贲第二十二

贲，依《杂卦传》，乃无色；依《序卦传》，则又为文饰。藉由“无色”与“文饰”相矛盾之概念，贲卦论述“质”与“文”，即本质与表象之关系。贲卦由离、艮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八卦之中有实体之卦当推乾（天）、坤（地）、坎（水）、艮（山）、兑（泽）五卦，其中以艮山最为具体、笃实。其余三卦之中，与震（雷）、巽（风）相比，则以离火之文采最为亮丽。故以艮、离两卦分别代表本质与表象。大凡人之识物均由表象渐及本质，故贲之为卦，离在下，而艮在上。以二体言，下卦离以刚为质，柔为文；上卦艮以柔为质，刚为文。下体三爻文胜质，故文明；上体三爻质胜文，故笃实。六爻之中，阳为实，阴为虚，贲之道，初则以柔文刚，如六四文初九，六二文九三；终则返璞归真，以刚文柔，如上九文六五。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有致通之理。凡物必有质，然徒质不能亨，必稍加文饰，方可亨通。然文盛则质衰，苟专尚文饰，

则非所利，甚至伤及本质。故仅可小有文饰，不可务为尽饰，致舍本逐末。文饰只是益之以文采耳，非能增益其实质，故曰“小利有攸往”。

初九

贲其趾。舍车而徒。

初九以阳刚居离体之下，以喻君子有刚明之德而处无位之地，唯自贲饰其趾，趾乃在下而所以行也。“车”指六二，乃“柔来而文刚”，但初九与之逆比，而与六四正应，乃舍近之逆比而取远之正应，接受六四之文饰。犹刚明守义之君子，宁舍近便之六二车舆，而徒步远行以应六四。

六二

贲其须。

九三至上九象颐体（参阅颐卦，第89页），二在颐下，乃须之象。六二与九三皆得位而无应，故六二亲比九三，六二纯柔，必待九三之动而后动，故有“贲其须”之象。六二文饰九三，随九三而动止。

九三

贲如濡如。永贞吉。

九三以一刚而陷三柔之间，卦中唯此爻为文最盛，故云“贲如”。文饰之盛，光彩润泽，故云“濡如”。九三唯长久固守阳刚之质，不耽溺于阴柔之饰，致以文灭质，方能得吉。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发白为皤，马白为翰。四当贲道之变，文返于质，故云“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六四尚质不尚文，以白发素装为饰，骑着白马，徘徊犹豫，未敢轻易下应初九，待认清初九并非敌寇，而为婚媾后，乃与之相应。案易例，下求上不可以急，如屯二等“十年”才应五；上求下，不可以缓，如贲四乘“白马”以应初。

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上九有贤人之象，为艮主，处卦外山野之地，故云“丘园”。六五与上九亲比，喻六五柔顺中正之君接受上九贤人之文饰。盖上卦以柔为质，以刚为文，上九以刚文柔。帛乃丝织品之总称。五匹为束。戋戋，浅小之意。六五以君王之尊只备五匹丝帛之薄礼，聘请隐于丘园之贤人，显得鄙吝，但终将吉而有喜。盖处质胜文之时，宜以文就质，简朴从事。

上九

白贲。无咎。

上九以刚文柔，乃文穷返质，有“白贲”之象。上九处贲之极，有文过伤质之弊。贲之为道，有质则有文，无以文害质，故始则质以文为饰，终则文饰复归于质，贲道乃成，可谓善补过矣。

䷖ 上艮下坤 **剥**

剥第二十三

剥，剥落也，以阴剥阳，阴长而阳消也。剥卦由坤、艮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坤地在下，艮山在上，山附于地，有土石剥落之象。又剥之为卦，五柔在下，一刚在上，有床象，故以剥床比拟阴消阳，而以床上之人比拟孤阳。阳退而阴长，有柔变刚之势，乃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时。从卦德言，坤为顺，艮为止，处剥之时，君子当内顺而外止，方能免于祸害。剥卦一阳将尽，上九将被五柔所剥落，柔爻凡与上九有应、比者，皆无剥阳之意。

剥。不利有攸往。

剥以群阴盛长而消阳剥刚，喻小人得势，毁坏正道，迫害君子。君子不利有所往，宜顺时而止，谨言慎行，以免为小人所害。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以，及也。蔑，灭也。贞，固守也。阴之剥阳，自

下而上。于剥床乃先灭床足于下，渐次而上，终及于床上之人。处剥之时，柔变刚，邪侵正，乃小人道长之时，不宜逆势而为，宜顺时而有所不为，若固守而不知权变，则凶矣。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以，及也。辨，床干也。既灭床之足于下，又灭床之辨于中，阴长至二，其凶益甚，若仍不知随时适变，而坚守其位，其凶必矣。

六三

剥之无咎。

剥卦孤阳在上，独六三与其正应而无相剥之意。处阴剥阳之时，六三志在从正，与其上下之阴（六四、六二与初六）异矣，故得无咎，此乃剥时之无咎者也。

六四

剥床以肤。凶。

以，及也。六四与上九无应、比，剥阳之势正盛，剥床以至于肤，将灭其身矣。灾祸已切身，故不言贞凶，而直言凶。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鱼，阴物也。贯鱼，众阴在下之象也。宫人，后妃嫔妾之总称。宠，得宠于君上也。六五乃群阴之

主，又与上九亲比，非但不剥阳，且反制群阴，使不进逼，而令其共同归附上九。"贯鱼以宫人宠"，谓五阴如同宫人顺次排列成串，有如贯鱼，而得宠爱于一阳也，六五如此，则无所不利。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一阳在上之象也。按《说卦》，乾为木果。众阳皆变，而上九独存，有硕果不食之象。果中有核有仁，乃生生不息之本也。上九处剥之极，孤阳独存，剥极则复，如硕果之不见食，将见复生之理。上九一阳乘众阴，有君子得舆之象，盖处阴道盛极将变之时，众小当思治，愿共载君子以拨乱反正。若小人处剥之极，则无视正道之不可无，只知阴长而一味剥阳。上九一阳在上，有如覆盖五阴之庐舍，如今上九亦遭消剥，庐舍不存，则五阴亦无所容其身，其凶必矣。

䷗ 上坤下震 复

复第二十四

复乃刚反而阳长之意。复卦由震、坤两卦组成。从卦象言，震为雷，坤为地，雷震于地中，有阴极而阳气复生于下之象。从卦德言，震为动，坤为顺，有阳动于下，而顺以上行之意。从卦象言，一阳居五阴之下，有阳长阴消之势。复乃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时。初九为复卦主爻，复之所以为复，全在初爻，犹人之初念也，故《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出，刚长也。入，刚反也。疾，病害也。复来自剥，盖剥之上九为群阴所逼，刚反而来居于初，是为复。其道与剥适反，乃一阳生于下而渐长，故复有致通之道。“出入无疾”言出而刚长或入而刚反之时，出入内外皆无害也。来，自外而之内也。“朋来无咎”谓五阴虽结朋而来，然当一阳来复，刚长之时，宜其无咎。反，刚反也。复，阳长也。“反复其道”，谓依循阴阳消长之道。“七日来复”，以阴极于六，而少

阳生于七，阳之义配日，故曰“七日”。值君子道长之初，故利有所往。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祇，抵也，至也。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初九为震主，处复之始，方动即复。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勿惮改，是为“不远复”，谓初九能失之不远即复归于善，而不至于有悔，故曰“元吉”。

六二

休复。吉。

六二具柔顺中正之德，下乘初九，处阳长阴消之时，退而休之，使复者得伸。六二以其志在从阳，阴退而阳复，故吉。

六三

频复。厉。无咎。

六三以柔居阳，失正不中，又处震极，乃心志不坚，无以固守善道者也。复贵安固，所以频复，以其屡失而不安于复也。诫其屡失，故曰“厉”。厉，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屡失而犹能频复，故曰“无咎”。

六四

中行独复。

六四以柔居阴，当位得正，以其上下各有二阴，

而居五阴之中，故曰"中行"。群阴唯独六四与初九相应，故曰"独复"。六四守正而独应初阳，乃能"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仁人君子，吉凶非所论也。

六五 **敦复。无悔。**

敦，厚也。六五以中顺居尊，能敦厚于复善者也，故曰"无悔"。临以上六为"敦临"，艮以上九为"敦艮"，皆取积厚之极也。复于五即言"敦复"者，以上六迷而不复，故复至五而极也。复者五爻，初在最先，故为"不远"，五在最后，故为"敦"。不远复者，善心之萌，入德之事也。敦复者，善行之固，成德之事也。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灾自外来，眚由己作。以，及也。十，数之终也。上六以柔居阴，处坤体之极，复卦之终。坤本先迷，今处其极，乃迷之甚者也。上六迷而不复，盖位高而无下仁之美，远刚则无迁善之机，厚极而有难开之蔽，柔终则无改过之勇，宜其凶而有灾眚。以迷复而行师，则终有大败，以迷复而治国，则君必有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谓迷复则终不能行也。

䷘ 上乾 下震 无妄

无妄第二十五

妄，虚假也。无妄乃至诚不伪、天理本然之意。无妄卦由震、乾两卦组成。从卦象言，震为雷，乾为天，天下雷行，则阴阳交和，相薄而成声，惊蛰藏，振萌芽，生长万物，无有差妄。从卦德言，震为动，乾为健，震动而刚健不息。君子立身处世，心存至诚，其动以天理，而不以私欲。唯循天理而行，祸福一付之天，纵有“灾”、“疾”之来，亦固守此无妄天道，夫复何忧。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乃至诚不伪。人而至诚，其动以天不以人，则天道畅行；人而不伪，则言行举止莫不发乎天理之本然。如此而行，直与天地合其德，故无妄有大通之道，以贞固为有利。苟不依正道而行，其动以人不以天，则窒碍难行，妄而不实矣，宜其有过眚。所行不正，往则妄矣，故曰“不利有攸往”。

初九

无妄。往吉。

初九以刚居阳，当位得正，且应爻亦刚，纯阳不杂，无私系之失，实而不妄，依天道而行，无往而不吉也。盖初则当行，终则当止，行止适当则无妄。无妄之初，当行者也，故往而有吉；无妄之终，当止者也，故曰“行有眚，无攸利”。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菑，田之一岁，垦而方成者也。畬，田之三岁，垦而已熟者也。一岁之农，始于春耕，终于秋获。三岁之田，始于菑，终于畬。六二以柔居阴，当位得中，又应九五，主上往。于无妄之时，六二不方耕即计获之利，不方菑即计畬之功。盖有所为而为，皆计功利之私心，即妄也。自始至终绝无计功谋利之心，故曰“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后利有所往也。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无妄之灾，言无故而有灾也。六三以柔居阳，失中不正，与上九有应，又处震体之极，乃多欲而弗能行天道者也，其妄大矣。六三以如是之德，处无妄之时，纵无过眚，灾亦随之。犹人将牛系于邑中，本不期有失，偶脱所系，而为行人所得，致邑人遭诘捕

之扰。

九四 **可贞。无咎。**

九四以阳刚居乾体，且应爻亦刚，实而不妄。初九因处震之初，行其所当行，故曰“往吉”；九四则已入上体，止其所当止，宜固守不动，方得无咎，故曰“可贞”。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九五以刚居阳，中正而居尊位，下应六二，乃无妄之至者也。如其有疾，勿以药治之。盖无妄之疾，不足患也，其将自愈而有喜也。若遂自治疾，乃变无妄而为妄也。九五既处无妄之极，故诫其勿动，动则妄矣。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以阳刚而处无妄之终，行则过于理而妄矣。故上九而行，则有过眚而无所利，犹卦辞所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 上艮 下乾 大畜

大畜第二十六

大畜，言所畜者大也。畜为积蓄、畜止之意。大畜卦由乾、艮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乾天在艮山之中，以艮畜乾，有所畜者至大之象。犹人心虽小，却可畜藏无限之知识、感受与历史经验。从卦德言，艮体畜止乾体之刚健，引申为人才之畜养与才德之积蓄。主政者苟能尚贤任贤、畜养人才，使野无遗贤，则天下自治。学者若能不断积蓄前言往行，勿自是自满，则德业日进。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以艮畜乾，下体初、二爻为上体四、五爻所畜止，当能培育刚健而笃实之人才。至若三与上则因居内、外卦之极，畜极而通，不取止义。唯信守正道之君子能畜养天下，无所不包。才德俱优之有道君子，不宜自食于家中而独善其身，宜出任公职，受领俸禄，以兼善天下，故云“不家食吉”。其所畜既大，宜大有作为，以济时艰，此乃大畜之用，故云“利涉大川”。

初九

有厉。利已。

已，止也。初九以刚居阳，勇于上进。喻人之不待才德积蓄，即急于有所作为。故诫其有危厉，以暂且止而不用为有利，接受六四之畜止。

九二

舆说輹。

说，同脱。九二本亦急于有为任事，然因居中，故能进退有节。虽志在上往，然审时度势，尚非可为之时，乃止而不行，接受六五之畜止。有如车舆脱落轮輹，不复行进。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闲，闲习也。九三与上九同居乾、艮两体之终，值穷极变通之时，而两者皆为阳爻，不相畜止而俱进，有"良马逐"之象。然九三过刚锐进，故诫以宜艰难其事，严守贞正之道，并每日闲习车舆、防卫之术，乃能利有所往。

六四

童牛之牿。元吉。

牿，置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六四处上体而当位，喻有正德之近君大臣，肩负畜养人才之责。初九居最下，乃阳之微，微而畜之则易制。犹童牛于牴触之野性未发之前，即加牿于其角，乃大善而吉也。

六五 **豮豕之牙。吉。**

豮豕,去势之豕也,其牙不利。六五驯化九二有道,犹如将雄豮去势,以防其利牙伤人,得吉。

上九 **何天之衢。亨。**

何,同荷,负也。发展至上九,畜道已成,乃贤路大通之时。所谓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者也。荷天之衢,四通八达,无往而不利。故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伸也。

䷚ 上艮下震 颐

颐第二十七

颐乃颐养之意。颐卦由震、艮两卦组成。从爻象言，上下两阳爻，中为四阴爻，而阳实阴虚，酷似上下两排牙齿，中间空无一物，有颐口之象。从卦德言，下震动而上艮止，有如人之咬嚼食物，下腭动，而上腭止。引申言之，由口体之养论及德行之养，由养己，而养人。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养须守正，方能得吉。天地育养万物，各得其宜，人亦须依循正道以养己、养人。观察人所颐养之道及其所以养身之术，是否依循正理，故曰“观颐，自求口实”。养之为道，以养人为公，养己为私；自养之道，以养德为大，养体为小。刚爻有实德皆能自养并养人，柔爻则须给养于人。下三爻，属震体，震为动，动则多欲，喻贪食无餍，故凶。上三爻，属艮体，艮为止，止则寡欲，喻饮食节制，故吉。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尔，汝也，指初九。我，指上九。朵，动也。初九以刚居阳位，本可自养，犹灵龟之为物，几可不食而寿。然初九为震体主爻，以阳居动体，处颐时，则动欲而求食于上九。故谓初九舍弃其本可不食而寿、足以自养之美德，贪图上九有养人之资，乃大动食慾而求养于人。初九有灵而不自保，有贵而不自珍，其才足以自养，而以贪念太强，不能守正，故凶。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倒也。拂，去也。经，常也。丘，在外而高之物，外卦为艮体，艮为山，故上九有丘象。六二阴柔不能自养，须求养于人。六二求养于初，则颠倒而违于常理。自古以来，口体之养莫不以上养下，今六二在上反求养于下，则悖于正理矣。且六二与上九无应，求养于上九，悖道妄动，故凶。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虽与上九正应，得其所养，然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且居震体之极。六三柔邪不正而动，其求养于人，必无所不至，拂逆于颐道，虽有正应，亦凶。十者，数之终也。十年勿用，谓终不可用，无所往而有利也。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进入艮体，以养德为主。六四以柔居阴，喻近君大臣之才不足以自养，然当位且与初九正应，而求养于初九。以上养下为顺，六四居上反求养于下，故云“颠颐”。六四以贵下贱，使初九无位之贤人由己以行其道，上下合志而施于民，故吉。且自养于内者莫如龟，求养于外者莫如虎。六四必养其威严，眈眈然如虎之视下，其所欲求养于初九者亦必逐逐相继而不乏，皆以喻六四大臣求初九贤人专一不二，于己则永不自足，既有威严，而所求又不穷，切合居上求下之道，故无咎。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承上九成比。六五之君，质柔才弱不足以养天下，承上九贤人之助，赖其养己以济天下，故曰“拂经”。六五若居守贞固，笃于委信，则能泽及天下，而得吉。然六五毕竟资质阴柔，虽可仰赖刚贤辅翼于平时，终究无法旋乾转坤，戡定艰难变故，故诫以“不可涉大川”。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六五之君给养于上九贤人，乃天下由之以养也。以人臣而当是任，必常怀危厉之心，兢兢业业，临渊

履薄,方能得吉。既蒙六五之君委任如此,宜竭智尽忠,以济天下,故曰"利涉大川"。

䷛ 上兑 下巽 大过

大过第二十八

大过意指大者过越、大过于常。大过卦由巽、兑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巽为木，兑为泽，木在泽下，为"泽灭木"。然木本赖泽之润养而长，今反为泽所灭，大过于常，为大过之象。从爻象言，大过为四阳居中过盛，且上下两卦皆刚爻居中，而阳为大，阴为小，大者过越，是为大过。"刚过而中"适合大有作为，成就大过于常之功业。大过诸爻以刚柔相济为善，不以当位得正为美。爻位关系不取远应，只取近比。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栋，屋之脊梁也。桡，曲折也。小过卦(䷽)阴过于上下，大过卦则阳过于中，盖皆取君子内刚外柔之义。大过之为卦，阳刚过于壮盛，聚于中，中强而本末弱，有栋桡之象。栋者取阳刚能胜重任之意，犹屋之脊梁、国之栋梁。桡则以其本末柔弱，不胜其重之意。处大过之时，阳盛阴衰，内巽外说，利有所往，宜其有致通之道。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藉，祭祀时承置祭品之草席也。茅，草也。初六以一柔承四刚，唯畏慎之至，方能无咎。处大过之时，阴柔本已能慎，初六又居巽体之下，乃慎而又慎，其慎大过于常，虽大过而不为过。犹祭祀时，物不错诸地，而先垫以至柔至洁之“白茅”，乃慎之至者也。处大过之时，以过慎之心任事，慎始虑终，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是以无咎。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木过老者也。杨，近泽之木也。稊，根也。生稊，荣于下者也。老夫，指九二。女妻，指初六。九二以刚居阴得中，上无应，而下比初六，近于本，故有生稊之象。处大过之时，九二得中用柔，则能成大过之功。犹杨木虽已枯槁，稊却荣于下，而复生于上。老夫得其女妻，虽过以相与，终能成生育之功。盖阳虽过，而未至于极，九二居中用柔，故无过极之失，宜其无所不利也。

九三

栋桡。凶。

九三虽与上六有应，然以刚居阳，过刚失中，上六无以系其志。处大过之时，欲兴大过之功，立大过之事，唯刚柔相济，方能有成。而九三不能执中用

柔，宜其凶矣。犹栋之桡，过刚则折，倾覆其屋，故凶。

九四

栋隆。吉。有它吝。

三、四两爻居一卦之中，故有栋之象。九四以刚居阴，刚柔适中，处大过之时，阳刚而得阴辅，无过刚之失，犹栋之隆起而不下桡，是以为吉。然九四处大过之时若下应初六，则有过柔之弊，故诫以有它则吝。

九五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华，花也。生华，荣于上者也。老妇，指上六。士夫，指九五。九五处大过之时，虽中正居尊，然下无应，而上比过极之阴，五近于末，故有枯杨生华之象。杨木开花，何益于枯。又上六乃过极之阴，喻已无生育能力之老妇，九五与之相较，虽老犹壮。九五得上六无所利，然过极之阴得九五之阳相济，不为无益，故曰"老妇得其士夫"。对九五而言，与上六相合，虽无过咎，然终非美事。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上六以柔居阴，才质柔弱，又一柔乘四刚，其凶必矣。然处大过之终，勇于必济，有冒险过涉而灭顶

之象，其凶极矣。然过者阳也，非阴之咎也。上六欲以柔济九五之刚，反遭摈抑，乃不避艰险，慷慨赴义，杀身成仁之事，故其义无咎。

䷜ 上坎 下坎 习坎

习坎第二十九

单卦之坎，其象为流水，其德为险陷。单卦之坎乃阳卦，阳爻居中，上下二阴，无以为据，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有险陷之意。习坎卦由单卦之坎相叠而成。八卦之卦德，乾健坤顺，震动艮止，离丽坎险，巽入兑说。唯险非吉德，为君子所不取，故于坎之重卦，独以“习坎”为名。习有重习、积习之意。习坎乃险中复有险也。习者，安行不息之谓也。水虽至险，而习乎水者，虽出入乎水而不能溺，习乎险难，然后可以济险出险。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坎，谓习乎坎险，以求出险。习坎之为卦，二、五两刚居中，为有孚诚信之象。“有孚维心”谓维系其心诚一，故能亨通。盖水性就下，行而不止，流而不盈，虽历千山万壑，行险而不失其信，终必奔流入海。唯行方能出险，不行则常在险中矣，故行以出险，为可嘉尚而有功。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深穴也。初六处重坎之下，以柔居阳，质柔用刚，入于坎陷，非但无力出险，反益陷于深穴之中，所谓"小人行险以侥幸"，其凶宜矣。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九二陷入二阴之中，为陷入坎险之象。然九二以刚居中，刚则可以济险，中则动不失宜。九二处坎险之中，其上复有坎险，乃险中有险。九二虽未能出险，以其刚中之才，却足以自保而小有得。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枕，息而未安也。六三居下坎之上，上坎之下，退来与进往皆险，故曰"来之坎坎"。且六三以柔居阳，失中不正，故其居亦难安。既进退皆险，宁于可止之地而暂息焉。如此虽未出乎险，亦不至陷于坎窞之中矣，故诫以"勿用"。否则动则入险，进退皆险，凶咎大矣。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木制盛酒器也。簋，祭祀用以盛黍稷之圆形食器也。贰，副也，以名成套之器物。缶，瓦质敲击乐器也。牖，壁窗也，乃屋受明之处也。六四乃近君大

臣,以柔居阴,当位得正,上承九五刚中之君,值天下险难之际,刚柔相济,上下合志以出险。六四备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乐等菲薄至约之物,以为享祀之用,以喻六四以至诚上交于君。"纳约自牖"谓纳此至约之物自通明之处也。盖人臣欲以正道善言进于君,必自君心之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当就君心之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辩者,其说多行。"纳约自牖",犹睽九二"遇主于巷",皆坎陷艰难之时,故君臣相见不由正道。其始虽险,终则无咎。

九五　**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祇,适也。坎水之性,流而不盈。九五阳刚中正,刚能出险,中则不盈,以喻坎水流至下游,即入江海,适至于既平,而无盈溢之患,险失其险,故无咎。

上六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系缚也。徽纆,绳索名,三股曰徽,二股曰纆。寘,通置,囚禁也。上六以柔居阴,处坎险之终,本可出险。然与九五逆比,反设险以阻止九五出险。上六失道如此,故缚之以徽纆,囚之于丛棘之中,以至于三年之久,使不得脱离,宜其得凶。

䷝ 上离 下离 离

离第三十

单卦之离为附丽，乃取一阴附丽于上下两阳之意。重卦之离由单卦之离相叠而成。从卦象言，离为火、为明，两明相重有继明之意，象征日出日落，一日又继之而起。引申为王者以其明德照耀四方，接续其位之新王仍继其明德，以临万民。下三爻皆当位，言日出、日中，以至日昃；上三爻皆不当位，言新王继位之道。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牛性柔顺，牝牛之性尤为柔顺。“畜牝牛”，谓畜养其至为柔顺之德也。离，丽也。凡物皆有所附丽，对人而言，则指其所依循之道。人之所附丽者，利于贞正而已。依于正道，与人相交游，则可亨通无阻。人果能畜养其如牝牛般柔顺之德，依循于正道而行，得吉。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践履执行也。错然，事物纷杂交错也。初九处下离之初，犹朝日初升，一日之计在于晨，乃一日繁忙实践活动之始，能敬则依正道而行，则诸事虽纷杂交错而不乱，能应付裕如，可免于咎，不敬反是。

六二

黄离。元吉。

黄，色之中也。六二以柔居阴，当位得正，又处下离之中，故云“黄离”。《彖传》曰：“柔丽乎中正”，盖指六二而言，乃日中之离。六二处文明之盛而得乎中，宜得元吉。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昃，日西斜也。缶，瓦质之敲击乐器。耋，同昳，日落也。九三以刚居阳，过刚失中，又处下离之终，乃日昃之时。日出日落乃天道规律，今九三见日已过午西斜，不知鼓缶而歌；及日落之时，则又嗟叹不已。九三哀乐失常如此，岂能无凶。君子当以乐天之诚，辅以虑患之心，安常处顺，不为物喜，不以己悲。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九四以刚居阴，处近君之地，又居继明之初，有

继承王位之象，然失位不中，突如其来，非善继者也。善继者必以谦让之诚，柔顺之道，切忌急于继位。九四迫不及待，陵犯六五柔顺中正之君，其刚盛之气焰如焚之烈，故云"焚如"。九四所行不义，必遭天谴，乃天地所不容，而为众所弃绝，故云"死如，弃如"，其凶极矣。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沱，水势盛大貌。六五有柔顺中正之德，即《象传》所言"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六五哀悼先王，泪流如雨，哀伤不已，深以继位为忧，不以得位为喜，理当得吉。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获，执获也。丑，丑类也。六五承上九，有柔顺之君崇尚贤人之象。上九以刚处上离之终，乃刚明之贤人，其刚足以行威刑，其明足以察奸邪。故六五之君继位之后，任命上九贤人征伐不服，以建嘉美之功，但只折其魁首，而不执其丑类，立威而不滥刑，得无咎。

下　经

☱☶ 上兑 下艮 咸

咸第三十一

咸者，感也，下体三爻与上体三爻皆相感应之意。卦名不曰“感”，而曰“咸”，盖咸者，皆也，乃无心之感，即以至诚无私之心相感应也。咸卦由艮、兑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山上有泽，即山能容泽，而泽能纳气，藉山泽通气以表述天地万物皆相感应。从人事言，艮为少男，兑为少女，物之相感，莫如男女之相吸相求，咸之为卦，“柔上而刚下”，有“男下女”之象。且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少男先以笃诚相感，则少女以和悦相应。从卦德言，艮为止，兑为说，同悦，“止而说”方能相感。止而不说，则不能感；说而不止，则流于放荡。咸卦下三爻论述少男笃诚降己以追求少女，上三爻则为少女心悦而下应少男。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乃无心之感，凡物相感则相通。物之相感，以少年男女之相适、相得、相交感为最盛。艮止谓少男感之专，兑说谓少女应之至。相感之道，守正则利。且以男下女，男先于女，得男女婚姻之义，故“取女吉”。

初六

咸其拇。

拇，脚大拇指也。初六应九四，相应则相合，相合则相感。咸卦以人身取象，咸之初有咸其拇之象。惟其感尚浅，不足以动人，犹少男之求少女，拇虽动，却仍未足以进。咸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守而不宜躁动，此乃山泽通气，必“止”而能“说”，方能以虚受人，而相感相得。唯寂然不动，遂能感而通天下，乃为无心之感。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腓，小腿肚也。六二上应九五，有上行求偶之心。“咸其腓”指人之欲行，则小腿肚先动，喻六二躁动而不能固守本位。喻少男对少女钟情，然而男女从相悦至结为夫妻，有其婚聘过程，应循序渐进。六二以柔居阴，不能固守本位，抬起小腿急躁妄进，则凶。然六二仍具中正之德，若能静以俟时，深居固守，则吉。

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三处下体之上，所谓股也。三虽艮体，然以刚居阳，又应上六，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九三过刚不中，不能自持，其所秉执者，在于随上六而动。以其躁动而失正，故曰“往吝”。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憧，心意不定貌。“朋”指初六，“尔”指九四。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乃心之象。不言咸其心，盖心无所不包，且咸乃无心之感，即心无所私系。九四喻闺中少女，苟能贞洁自守，行为端正，则吉而悔亡。然九四不中不正，用其私心以相感，则唯其思之所及者有所感而动，所不及者则不能相感，初六乃其朋类，则从其所思，故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引申为物之相感宜廓然大公，心无私系，乃能感之所至，无不相应。犹《系辞传》所言“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此乃无心、大公之感，感之至也。

九五 **咸其脢。无悔。**

脢在口之下，心之上，即喉中之梅核，咽食则动，思虑则止，有如被噎住。六二少男向九五少女求婚，少女激动，以致无言以对，然口虽无言而意却已通，故曰“咸其脢”。当咸之时，宜静不宜动，故只得无悔。

上六 **咸其辅颊舌。**

辅在嘴内，颊在外。舌动则辅应而颊从之，三者须相从事，皆所以用于言者也。用辅颊舌相感，以喻

新婚夫妻感情融洽，知心话滔滔不绝。至此少男少女相感相通，咸道大成。

䷟ 上震 下巽 恒

恒第三十二

恒为常久、恒久之意。恒卦由巽、震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巽为风，震为雷，雷风相与，乃天道之恒。从人事言，巽为长女，震为长男，长男为夫而动于外，长女为妇而顺于内，乃人理之恒。从二体言，巽以一阴二阳为柔卦，震以一阳二阴为刚卦，刚在上而柔在下，乃事理之恒。从爻象言，唯执中才能恒久，初、四两爻未及中，故泥常而不知变，三、上两爻过中，好变而不知常。内三爻言为妇之道，外三爻言为夫之道。通观全卦无一爻能得卦义，足见执中守恒之不易。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有致通之道，唯其亨通，乃得无咎。恒所以亨，以其能贞固守正，不随波逐流，故云“利贞”。然如泥于守常而不知权变，则又不能亨矣，必利有所往，随时适变，方能久于其道。“利贞”乃不变之恒，“利有攸往”则为不已之恒。唯其不变，所以不已，两者相辅相成，方能执中守恒，是以亨而无咎。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深也。贞，固也。初六以柔居阳，失位不中，处恒之初，而质柔志刚，乃以新嫁娘为喻，谓其泥于夫妇恒久之道而不知变，急于求其夫能待己深情款款，如相处多年之老夫老妻一般，此乃致凶之道。盖夫妇之情宜由浅入深、由疏及亲，循序渐进。初六若不知此理，而一味固执己见，欲速则不达，其凶宜矣。孟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也”，故无所利。

九二 **悔亡。**

九二以刚居阴，有女子以刚行妇道之象，本当有悔。然九二居中，又上应六五，为能行刚中之道，故悔亡。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或承之，谓有时而至也。羞，羞辱也。九三以刚居阳，虽得位，然过刚失中，有妇人质刚用刚之象，虽志在上六，然不能行夫妇恒久之道，终为其夫所弃。九三虽有时而至见羞辱，却仍固守其好变而不知常之弊，其鄙吝可知矣。

九四 **田无禽。**

田，田猎也。禽，鸟兽之泛称。九四已入上体，

论为夫之道。九四以刚居阴，失位不中，不能行夫妇恒久之道。盖田猎于外者乃夫之事，烹饪于内者为妇之职，今夫田猎于外而无所获，则无以供中馈烹饪之需，藉以喻九四初为人夫尚不能善尽夫职以养其妇。

六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六五以柔居阳，下应九二，乃以柔中而应刚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六五若为妇人则吉，盖女子以柔中之德，从一而终，合于夫妇恒久之道。然六五若为夫子则凶，盖夫子当以刚中之德裁制事理，不当事事顺从其妇。

上六 **振恒。凶。**

振者，动之速也。上六以柔居阴，处震体之终而动不能止，又处恒卦之极而反不能恒。上六才质柔弱，好动而不能守恒，愈动则失中愈甚，其凶可知。

䷠ 上乾 下艮 遯

遯第三十三

遯为退避遯藏之意。遯卦由艮、乾两卦组成。从卦象言，艮为山，乃高止之物，乾为天，则高不可攀。天下有山，为山进逼于天，然天既高远，不为山所逼，而有自觉退避之象，故为遯。从爻象言，二阴进长，四阳退避，乃小人渐盛，君子遯退之意。至于卦中各爻，不论阴阳则皆为退避之君子。下三爻处艮体，主于止，故为“勿往”，为“执革”，为“系遯”；上三爻处乾体，主于行，故为“好遯”，为“嘉遯”，为“肥遯”。

遯。亨。小利贞。

遯为阴长至二之时，因阳刚退避而致亨。盖九五阳刚仍居尊位，而下应六二，犹有可为。以喻遯之时，小人渐盛，君子知几退避，对小人不露憎恶之色，而严守正道。君子但求吾道之伸，岂在乎权位之得失，处阴长之时，对小人尤宜善处之，而不过甚以激成其势，是以遯退而致亨。遯卦乃二阴浸长，犹未至于否卦，虽不宜大有作为，犹可小有作为，故曰“小

利贞”。

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遯退在后者，尾之象。遯退在前者，乃见几之知者。初六柔而不能决，又处艮体之下，故止而不能行，其遯退在后，危厉之道也。既已在后，且位居卑下，初六切勿复有所往，反宜晦处静俟，不往即遯也。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固结也。黄，中色也。牛，顺物也。革，喻坚固而难解之物也。说，通脱。六二以黄牛之革固结九五，使之不得解脱，喻六二以中顺之德固结九五刚中之君。处遯之时，六二与九五正应，宜善尽其为人臣之道，以中顺之德辅弼君王，乃义不可遯者也，故六爻中唯二不言遯。

九三 **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臣妾，小人女子也。处遯之道，贵速而远。九三以刚居阳，当位得正，上无正应，下比二阴，是有所牵系，致其遯无以速且远，故为“有疾”。遯而不速，是以危厉。二阴犹小人、女子也。君子既于小人、女子有所牵系，未得远遯，唯不恶而严，行其畜臣妾之道，则吉。盖不失吾贞，又不为疾惫所累，乃卦辞所云

"小利贞"。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否，不善也。以刚居阴，下应初六。好者，情之所好也。君子刚决，克己复礼，以义断之，义苟当遯，则去而不疑，是以得吉。小人则不能以义处，惑于私欲，不能以义而遯退，是以得否。九四不当位，故设小人之诫，以佐君子之决。

九五

嘉遯。贞吉。

九五阳刚中正，其应六二亦柔顺中正，乃遯之嘉美者也。九五阳刚中正，与时偕行，虽与六二有应，或止而与之相合，或遯而与之相离，一以中正之道为断，而无私系之失，故曰"贞吉"。

上九

肥遯。无不利。

肥当作蜚，其古字相似，即今之飞。肥遯，言其遯退之速也。上九以刚处卦外，下无系应，超然绝去，心无疑顾，故曰"肥遯，无不利"。

☳☰ 上震下乾 大壮

大壮第三十四

大壮，大者壮也。易例阳为大，阴为小，大壮有阳刚强壮、上进、盛长之意。大壮卦由乾、震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乾为天，震为雷，雷在天上，其声远播，有阳刚壮盛之象。从卦德言，乾为健，震为动，刚健而其动不息。从爻象言，四刚在下，二柔在上，有阳长阴退之象，且阳长已过中，故大者壮盛。

大壮。利贞。

大壮之道，利于守正而已。处阳长而刚盛之时，不能固守正道，则有过猛刚暴之嫌。处阳刚壮盛之时，不轻用其壮，唯固守其贞正之德，用柔而不用刚，方可长保其壮，故六爻皆以刚柔相济为善。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主于行者也。征，进也。孚，信也。初九以刚居阳，处大壮之始，有过刚之嫌，在下而用壮，故曰"壮于趾"。初九居乾体之下，用刚而壮于

进，无视处大壮之道宜守正用柔，居上犹不可行，况其在下者乎，信其有凶也。

(九二) **贞吉。**

九二以刚居阴，刚柔相济，又居下体之中，当大壮之时，不过刚而执中守正，得吉。六爻之中，以九二最得卦义。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罔，作不或无解。羝羊，公羊也，性刚壮，喜触物。藩，藩篱也。羸，缠绕也。九三以刚居阳，过刚不中，又居乾体之上，乃壮之盛者也。在小人尚力而务胜人，故喜用其壮，在君子尚德而务胜己，故不用其壮，是以"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小人之用壮，犹羝羊之触藩，见藩篱挡其道，辄以角触之，用壮如此，必羸困其角。所行虽正，终不免于危厉，况所行不正者乎。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决，开也。九四以刚居阴，刚柔相济，处大壮之时，诚以守正则吉而悔亡。九三以九四之刚在前，如藩篱之障而不能进，九四则以五、上两柔在前，如藩

篱之决开，不复羸困其进矣。犹大车之轮輹强壮，则利于行，以喻九四可上往消阴。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三、四两爻皆取羊为象，以羊性刚壮也。六五乃柔而非刚，故云“丧羊”。易，指疆埸之易或变易之易。六五处大壮卦阳长阴退、刚柔交际之处，故云“丧羊于易”。六五以柔居中，无用壮之弊，故无悔。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遂，进也。上六处一卦穷极之地，当角之位，故虽为阴爻，仍以羝羊触藩为言。上六以柔处震终而当壮极，犹羝羊之触藩，后无可退，前不能进，质柔才弱而用壮如此，无所利。上六唯知其处震终壮极之艰，舍刚用柔，则得吉。

☲☷ 上离下坤 晋

晋第三十五

晋为进而明盛，有旭日东升之意。晋卦由坤、离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坤为地，离为日，日出于地，冉冉升起，高而益明，故为晋。从卦德言，坤为顺，离为明，有上明下顺之义。六五为卦主，当晋之时，柔爻皆吉，刚爻则厉。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康侯，安国之侯也。锡，同赐，此处作下赐上解。马，重锡也。蕃庶，众多也。晋而明盛之时，下顺而上明。康侯以众多之马纳贡于君王，君王亦以重礼接待康侯，以致一日会见三次。藉以喻康侯顺服之至，而得君王宠信之深，君明臣顺，相得如此，可谓至矣。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如，升进也。摧如，抑退也。罔，通无。罔孚，未信也。初六以柔居晋之始，而其正应九四失中不

正，喻初六虽欲上进，却为九四近君大臣所阻，故有“晋如摧如”之象。初六唯有固守正道，方能得吉。初六位卑而始进，焉能遽获孚信于上。初六苟未见信于上，则当宽裕自处，俟机而后进，乃能无咎。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介，大也。王母，祖母也，指六五。六二以柔居阴，当位得中。处晋之时，六二上无应援，又具中正柔顺之德，乃非可以遽进者也，故欲进而愁。六二宜固守正道，则可得吉，并终将受大福于六五王母也。

六三

众允。悔亡。

允，信也。六三以柔居阳，本当有悔。然六三处坤体之上，乃顺之极，且坤体三阴，亦皆顺乎上者也。众允，谓众皆深信三阴为柔顺之臣。信于下者必能获于上，六三带领初、二两爻，当进而进，前往依附六五明君。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性贪食而惧人，用以喻九四无德无才，忌贤妒能。九四以刚居阴，失中不正，窃据高位，贪食俸禄，又阻抑三阴上进之路。九四若固守此道而不知悔改，则危厉必矣。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柔居尊，本当有悔。然当晋之时，六五以大明在上，而三阴皆顺服，故得亡其悔。六五柔中之君，当推诚委信同德，勿复自任其明，切忌计功谋利，而恤其得失，如此以往，则吉而无不利。

上九 **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角，刚而居上之物，喻上九以刚居晋卦之极。伐邑，伐其自居之邑，喻内自治也。上九过刚而躁进，唯可用于伐邑，以自治自克而内自省。上九苟能如此，则虽伤于厉，却吉且无咎。盖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极则迁善愈速。然上九处晋之极，知进而不知止，若贞固于此而不知变，不免有所鄙吝。

䷣ 上坤 下离 明夷

明夷第三十六

夷，灭也，伤也。明夷乃明灭而暗生，喻贤明君子处天下无道之时易遭忌见伤。明夷卦由离、坤两卦组成。从卦象言，离为日，坤为地，离日入于坤地之中，日落则天黑，喻昏君执政，世道黑暗，乃明者见伤之时。从卦德言，内卦离为文明，外卦坤为柔顺，君子处明夷之时，宜内怀文明之德，外行柔顺之道。若尽用其明，伤于太察，则遭忌惹祸，唯审慎而行，"用晦而明"，不失其正，乃为"明君子"。从爻象言，上六指商纣，乃昏暗之主，下五爻尽为其所伤：初九喻伯夷出逃，六二文王拘羑里，九三武王伐纣，六四微子归周，六五箕子为奴。

明夷。利艰贞。

明夷之为卦，离为日、为明，坤为地，有灭日、伤明之象。处明夷天下无道之时，君子利在知艰难，固守其贞正之德而不随世倾邪。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初、上两爻均以鸟取喻，犹鸟之两翼。初九居离体之下，远离上六昏君，喻其明能照察天下无道于未显之时，乃见微知几之贤者。"明夷于飞，垂其翼"，喻初九处明夷之始，犹鸟于夜幕低垂之际，飞速避祸远走，且小心翼翼，敛其翅而低飞，以免暴露行迹。初九明君子于避难途中，无暇顾及饮食，致使不理解其苦衷之主人有言辞上之责怪，然世俗之见，不足为怪。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六二以柔居阴，中正柔顺，乃文明之主，柔顺之至。股肱喻君王左右之大臣，"夷于左股"，喻六二文明柔顺之大臣为上六昏君所伤，当急速用壮马营救，方能免祸。盖壮马刚健柔顺，不顺则取祸，不健则伤深，故曰"用拯马壮"。六二喻文王于明者见伤之时，"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终能逢凶化吉。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九三以刚居阳，主于进，且与上六相应。九三居离体之极，上六处坤体之穷，以至明应至暗，有明臣去除昏君之象。而南方在前而明，"狩"为畋而去害，

"南狩"即九三以至明进除至暗，当可得其大首，"大首"指暗之魁首上六。然正之不可过急，除恶务尽，故宜审慎为之。反观六二之救难则宜速不宜迟。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四已入上体，切近上六，乃昏君之近臣。"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谓六四与上六有私交，深知昏君暗昧已极，善言难进，无可救药，乃走出门庭，远逃避祸。六四由"入于左腹"至"于出门庭"，可见上六昏庸已极，众叛亲离。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六五居至暗之地，与昏君为邻，若彰显其明德，则必见伤，故当如箕子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谓"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虽为商纣之大臣且为同姓之亲，宁可用晦而明，佯狂为奴，以免于害。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上六处明夷之极，不明其明德，乃至于晦。始则登于天，为暗主，肆意以伤贤明君子，终则自伤其明，为臣民所唾弃，而入于地。

䷤ 上巽 下离 家人

家人第三十七

家人，一家之人也，所以论持家之道。家人卦由离、巽两卦组成。从卦象言，离为火，巽为烟（巽本为风，然风不可见，藉树动、烟飘以自显，而引申为木、为烟），烟从火出，有家人之象。盖上古时代，人之营生，或田猎、或农牧，以家为单位，散居各处。家人则同室而居、同爨而炊、同锅而食，于荒野之中，每见炊烟袅袅，即知烟火出处有家人。从人事言，离为中女在下，巽为长女在上，像一家之内女子长幼有序。传统社会男子出外营生，以养家活口，女子留居家中，以相夫教子。留于家者除女子外，非老即幼，故女子居家长幼有序，则家自和而万事兴。从两体言，六二像女子得位居中于内卦，九五像男子得位居中于外卦，亦即女主内而男主外。家居生活大率以情胜理，以恩夺义，惟刚正之人能不以私爱害其正理，故持家之道，以严刚为尚，刚爻喻能治家。

家人。利女贞。

持家之道，以女子贞正为有利。女正则男正可

知，男女正则家正，家正则天下定矣。

初九 **闲有家。悔亡。**

闲，防也。初九处家人之始，故称有家。初九以刚居阳，能治家，尤其处治家之始，当以严刚为尚，谨防轻亵渎慢，则悔亡。盖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遂，为也。馈，食也。六二以柔居阴，阳刚不足，非能治家，故曰"无攸遂"。然若为女子则以其柔顺中正之德，居家主持饮食之事，乃"女正位乎内"之主妇，则得其正而吉。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严酷貌。嘻嘻，笑乐无节貌。九三以刚居阳，处离体之终，有极明过刚失中之象。喻九三治家刚明而极严，无以宽猛相济，难免有伤骨肉之情，故有悔于严厉。然治家本尚严刚，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九三治家犹得其道，故吉。若夫治家疏于宽纵，家中妇子笑乐无节，终致败家，则可鄙吝矣。

六四

富家。大吉。

六四以柔居阴，为巽体主爻，乃以柔顺之德而居正位之老母，家中子孙满堂，和睦相处，乃家之善且富者也，宜得大吉。盖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子孙众，乃家之富，岂以多财方为富哉。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假有家"，谓极乎有家之道也。恤，忧也。九五以刚居阳，居尊而中，又与六二正应。九五至尊以刚中之德治家，宽严相济，极乎有家之道，乃最善治家者。古来王者修齐治平之道，与人处则自齐家始，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九五最得治家之道，何忧何恤，故吉。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孚，诚也。威，严也。如，语助辞。上九以刚居阴，宽严相济，又处卦之终，乃家道之成也。治家之道，在于治家者反身而诚，且以严刚为尚。盖不诚则家人相欺，正道难行，不严则礼法不行，渎慢易生。必诚而严，威而信，方能保家道之终吉。

䷥ 上离 下兑 睽

睽第三十八

睽为睽乖离散之意。睽卦由兑、离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兑为泽，离为火，火性炎上，兑泽润下，两相背离，有睽象。从人事言，兑为少女在下，离为中女在上，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然二女长幼有序，虽相睽乖，尚不致相革（参阅革卦，第 167 页），于睽乖之中，含藏相济相通之理。故《彖传》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下三爻论述睽乖与对立，上三爻则论述睽乖能统一。

睽。小事吉。

处睽乖之时，尤不宜以刚亢之心勉强施为，而当就其睽乖之中，用柔而徐图之，故曰"小事吉"。易例，阳刚为大，阴柔为小，小事犹言以柔为事也。《彖传》曰："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乃指六五柔中之明君得九二刚中贤臣之助，处睽乖之时，虽不宜大有作为，犹可以柔为事而得吉也。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恶人，与己乖异者也，指九四。初九以刚居阳，处睽初，以阳刚动于下，本当有悔；然处睽之时，与九四相敌而不复上往，故能亡其悔。初九当位得正，又能退而据守本位，不求同、不立异，深得处睽之道，故无咎。“丧马勿逐自复”，谓往者不追，不求同也。“见恶人”，谓来者不拒，不立异也。否则，失马逐之，则愈逐愈远；恶人激之，则愈激愈戾，如此则睽乖愈深，而咎大矣。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春秋之法，礼备曰“会”，礼不备曰“遇”。主，指六五。巷，近宫墙之小径也。九二上应六五，喻柔中之明君与刚中贤臣，其志相合，然迫于世道乖离，君臣不能以宾主之礼相会。九二只得“遇主于巷”，委曲以求与六五相遇，乃为无咎。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舆，车也。曳，拖引也。掣，牵引也。“天”当作“而”，其古字相似。古时髡发之刑曰“而”，去鼻之刑曰“劓”。六三以柔居阳，失正不中，所居不安，而欲与上九正应相合，却陷入两刚之中，四阻于前，而二

曳于后。"舆"与"牛"皆喻六三所以行之具也，但见六三之舆为九二曳拖于后，其牛复为九四掣阻于前。六三志在上往，故为四所"天且劓"，身受重创。六三处睽之时，始则与二、四不合，终将与上九相合，故曰"无初有终"。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元夫，指初九。阳爻处于卦始，故云"元夫"。卦至九四，渐由睽乖而致合。九四以刚居阴，过中不正，又陷两阴之中，乃睽离孤处者也。九四以阳刚之德，居近君之地，孤立无与，必求其朋类，以至诚交相孚信。而初九不求同、不求异，乃善处睽者，与九四皆以一阳处一卦之下，各无应援，宜其同德相亲而遇，故曰"遇元夫，交孚"。然处睽之时，必常怀危厉之心，乃得无咎。

六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厥宗，其党也，指九二。噬，啮也。"噬肤"，谓噬啮其肌肤，喻其合之易也。六五以柔居阳，本当有悔，然居中得应，故能亡之。六五乃柔中之明君，于睽乖将极之时，往应九二刚中贤臣，两者易合而有庆，何咎之有。

(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弧，弓也。说，通脱。上九以刚处离体之上、睽之终，有极明过刚之象。上九过刚则暴，极明则疑，本有六三正应，然六三为二阳所制，复以上九刚暴多疑，乃自为睽孤者也。值睽极之时，上九非但未与六三之牛或舆相合，且视“牛”如背负泥涂之豕，只见其污；又视六三欲与之相合之“舆”，如载鬼之车。喻上九以无为有，虚妄多疑至极也。上九对六三始焉致疑，则张弓欲射；终焉释疑，则脱弓不射。乃知六三非其寇雠，而为其婚配，是以上九往应六三，尽释前嫌，阴阳终合和而下降为雨，得吉。

䷦ 上坎 下艮 蹇

蹇为蹇难、险阻之意。蹇卦由艮、坎两卦组成。从卦象言，艮为山，坎为水，水绕行于山上，难以畅流，有蹇阻之象。从卦德言，艮为止，坎为险，见险在前，止而不进，故为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依《说卦传》，阳卦（震、艮、坎、乾）居东、北两方，阴卦（兑、坤、离、巽）居西、南两方。处蹇难之时，宜守坤阴柔顺之道，不宜有乾阳刚健之行，是故退而居后，切忌进而居先，故曰“利西南，不利东北”。处蹇之道，当“见险而能止”，静俟九五刚中大人，随之以出蹇难。故蹇卦六爻，除九五外，其余五爻，均应据守本位，固守正道，待时而举，乃能得吉。

初六 **往蹇。来誉。**

初六阴柔，不具济蹇之才，且处蹇难之始，居艮止之初，往则遇蹇险，来则得美誉。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顺中正，与九五正应，乃九五所倚任之王臣，其质柔才弱，虽不足以济蹇，然仍与九五之君上下合德，蹇蹇济难，其志可嘉。而初、三、四、上四爻，皆权衡利害得失，以决定“往”或“来”。唯六二与九五正应，深明君臣之义，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尽其匪躬之节，无私无我，无往无来，蹇蹇而已。

九三 **往蹇。来反。**

九三以刚居阳，有济蹇之才，但仍处下体，往则陷入坎险，故曰“往蹇”。九三为内卦主爻，为初、二两柔所求，返就二阴，固守本位，故曰“来反”。

六四 **往蹇。来连。**

连，难也。六四以柔居阴，本无济蹇之才，且已陷入坎险。六四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

九五 **大蹇。朋来。**

九五以至尊居蹇难之中，乃天下之大蹇，且处蹇难之时，又陷坎险之中，故曰“大蹇”。然蹇卦发展至九五已具济蹇之道，九五大人具刚中之德，力足以济蹇。至此，诚如《彖传》所言“往有功也”，其他五爻皆

来宗于九五大人，协助九五济蹇，并随九五出险，故曰"朋来"。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上六以柔居阴，处蹇极之地，故曰"往蹇"。然与九三正应，得其阳刚之助，以辅弼九五大人，共出蹇难，有硕大之功，得吉。蹇卦六爻，唯上六得吉。

☵☳ 上震 下坎 解

解第四十

解为缓解，解除险难之意。解卦由坎、震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为雨，震为雷，雷震于天上，坎水下于地而为雨，乃阴阳二气相交感，和畅而缓散，故雷雨作为解。从卦德言，坎为险，震为动，动于险外，出乎险也。蹇为险在前，解为险在后，故有解除患难之意。处解之道，以刚柔相济为宜，行柔顺之道，无为而治，一旦有事，则行刚直之道，以解除小人之害。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夙，早也。依《说卦传》，阴卦居西、南两方。大难方解，人心思安定，不宜以苛政扰民，当治之以坤阴柔顺之道，与民休养生息，则人心归顺，故曰“利西南”。若无事当无所往，则宜其来复，使民归返平易安静，可得吉；若尚有事而有所往，则宜早往早复，切忌往而忘返，是以得吉。处解之道，无事宜静不宜动，有事宜速不宜迟。

初六

无咎。

初六以柔居阳，刚柔相济。卦辞曰“利西南”者，处后也，初六应刚承刚而处其后，深得卦义。盖初六以柔在下，方解之初，能安静而不生事以自扰，乃“无所往，其来复吉”，故无咎。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田猎所以去害也。狐，邪媚之兽，所以喻小人也。三狐，喻六五以外之三阴。黄，色之中也。矢，直物也。黄矢，喻中直之道也。九二上应六五柔中之君。九二以刚中之才为上所倚任，处大难方解之际，忧君王亲小人而远贤臣，信谗言而害忠良。欲解天下之难者，必有以处小人而后可。以柔则无以治小人，过刚则反足以激之。唯九二以刚居阴，刚柔适中，秉刚中之德，果而不激，足以任之，故有“田获三狐，得黄矢”之象。黄矢所以取狐，狐获则黄矢亦得矣。九二以中直之道去除小人，宜其守正则得吉也。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小人之事也。乘，君子之器也。六三阴柔而居下体之上，犹小人乘坐于车骑之上而负物，必致寇夺之至。六三以阴柔之资，而处高位，盖在上者慢其

名器，不辨贤否而与之。难解之时，而小人窃位，必致寇戎之害，而天下复陷于险难矣。“贞吝”谓小人而居高位，虽勉为正事，而气质卑下，终可鄙吝也。唯避而去之，方可免耳。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解脱也。而，汝也，指九四。拇，足大指，在下而微者，指初六。朋，同类也。九四以阳刚之才，居近君之地，位高任重，而下应初六小人，则贤人正士远退矣。九四当斥去小人，解脱与初六阴柔小人之纠葛。则君子之朋类接踵而至，并相孚信而共济天下。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维，护持也。解，解脱也。六五以柔居尊，为解之主，其所亲比护持者必君子，其所解去远离者必小人，而后方可得吉，故曰“君子维有解，吉”。特诫六五以一国之尊，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务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则小人亦必心化，不复有觊幸之心。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所谓公者，非上六也，言公于此爻当用射隼之道

也。此言“公用”，犹随卦之上六、离之上九“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为王、公也。隼，鸷害之物，喻为害最甚之小人也。墉，所以卫内而限外之高墙也。害在内，则小人在君侧也。出乎墉之外，则非射之所能及。上六以阴柔处解极之时，而独有未解者，乃害之坚强而难解者也。上六象隼据于高墉之上，为害大矣。此时天下有事，公当射隼于高墉之上而获之，故“无不利”。

䷨ 上艮 下兑 损

损第四十一

损为减损，损有馀以补不足之意。损卦由兑、艮两卦组成。从卦象言，艮为山，兑为泽，山下有泽，则山之土石剥落，从而壅塞兑泽。犹如山附于地为剥，泽较地尤为卑下，故土石剥落在损卦较剥卦为甚。对山而言，山日以削为损；对泽而言，泽日以壅亦为损。损卦乃由泰卦(䷊)之九三往居上位而成，所谓"损刚益柔"，减损其过以就中，乃损之道。初、三两爻损己以益人，四、五两爻损己以从人，二、上两爻则不待损己而仍可益人。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曷，何也。簋，享祀时用以盛黍稷之圆形食器。减损当以至诚为之，唯其元吉方可无咎。盖减损本拂逆人情之事，如有过与不及，或不当其时，必致纷扰不已。惟以至诚，损有馀以补不足，当损则损，则可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另设问辞，并举一例，以明用损之道。享祀贵在诚敬，祭品、仪节皆所以饰其

诚敬之心。饰过其诚则伪，损饰正所以存诚，处当减损文饰之时，宜乎备二簋薄礼以为享祀。

初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止也，止六四之疾也。遄，速也。初九以刚居阳，刚有馀，其正应六四以柔居阴，刚不足，故称"疾"。止疾之事宜速往，则无咎。斟酌减损初九有馀之刚，以补足六四阳刚之不足，合"损刚益柔有时"与"损下益上"之义。

九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九二固守其刚中之德，志在自守，不肯妄进，则无所不利。若弃其中正之德，前往取悦六五，则凶。盖九二以刚居阴，刚非有馀，而六五以柔居阳，刚非不足。"弗损，益之"谓九二不自损其刚贞，则能益其上，即九二不减损其刚中大臣贞正之德，乃所以增益六五君王之盛德光辉。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彖传》所云"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即指六三。"三人行"指泰卦之下体三阳，"损一人"指九三减损为六三。"一人行"谓九三上行而为上九，且以其正应六三为友。三人则损一人，一人则得其友，盖天下

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三则馀而当损。

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以柔居阴，有无刚之弊，故称“疾”。使初九急速救六四无刚之弊，损六四之阴柔而益之以刚，故曰“损其疾”。六四自损其阴柔以从阳刚，损其不善以从善。人之损过，宜速不宜迟，速则过不致于深，乃为可喜，得无咎。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朋原作贝，古人以贝为钱币，称“贝货”或“贝币”，而以二贝或五贝为朋，十朋之龟，乃值十朋之龟，意指极贵重之大宝。六五中正柔顺，以王者之尊而能虚中自损以应九二贤者，有下贤之心而实受天下之益者也。或以十朋之龟来增益六五，亦不得辞却，其大吉可知。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得臣，谓得人心归服。无家，谓无有远近内外之限也。上九当“损下益上”之时，处损之极，损极则益。上九本欲自损以益人，然居上而益下，乃所谓

"惠而不费",不必损己,即可益人,如此则无咎,守正得吉,利有所往。又惠而不费,所施既广,故"得臣"、"无家"。

䷩ 上巽 下震 益

益第四十二

益为增益、损上以益下之意。益卦由震、巽两卦组成。益卦乃否卦(䷋)之九四来居初位,故《彖传》云"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从卦象言,震为雷,巽为风,风雷二物,相激相荡,雷激则风怒,风疾则雷迅,风雷相薄以相益,所以为益。从卦德言,震为动,巽为入,愈动则益入。益者所以损上以益下,益下则本固而民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藏富于民,乃益之道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之为卦,九五与六二皆得中正而相应,在位者能损上益下,则民富国强,故利有所往。上既能约己以裕其民,民必亦乐于顺服以奉其上,上下合德,足可图大事而济险难,故曰"利涉大川"。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吉,善也。初九以刚居阳当位得正,为震之主

爻，当益之时，受上之益者也。其正应六四为巽主，乃巽顺之近君大臣，初九得其委任，处益之初，可以大有作为，唯必尽善，方可无咎，若未尽善，则有过咎矣。盖初九处下卦之下，其位最卑，有功不显，无功招祸，不宜承担重任。今既得信于近君大臣，初九当全力以赴，功成而弗居，方是尽善。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朋原作赗，古人以贝为钱币，以二贝或五贝为“朋”。“十朋之龟”乃喻极其贵重之宝物也。祭天乃天子之事，故云“王用”。帝，指上帝、天帝。六二以柔居阴，刚不足，而其正应九五则以刚居阳，刚有馀。九五具刚中之德而居至尊，能自损其有馀之刚以益虚中之六二，其吉可知。或以“十朋之龟”之重宝来增益六二，也不得辞却，六二虚中只须守其常永贞固之德，则得吉。六二乃虚中永贞之臣，九五君王用之以主持享祀上帝之祭典，理当得吉。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用，以也。凶事，谓患难非常之事。孚，诚信也。中行，中道也。圭者，古时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

也。六三以柔居阳，刚非不足，其应上九以刚居阴，刚非有馀，本无可损益。然上九居益卦之终，益极则损，故益六三以凶事。六三以刚柔适中，不为凶事所累。盖六三处震体之极，位非卑下，于凶事骤临之际，行权以损上益下，犹荒年之开仓赈济，义所当为，何咎之有。唯六三当诚孚积于心，而所行皆合于中道，是以得信于上，乃能无咎。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为依，依附于上也。古时邑国，民不安其居则迁。迁国，乃邑国之大事，所以益民也，须顺下而动。六四以柔居阴，上比九五，下应初九，乃近君大臣。六四处一卦之中，故能行中道，有告于上而获信从。六四为巽主，必得上依九五刚中之君，以益其民；下用初九阳刚之才，以致其动。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惠心者也。九五以阳刚居中得位，以其中实，为有孚之象。九五损其多馀之刚以益六二，真心诚意惠民，毋须问民之感，则至善大吉。如此民必亦交孚至诚，以君之德泽为恩惠也。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勿,无也。上九以阳刚处损上益下之极,当极则变,反而损下以自养。求益无度,众所共恶,故民无益之者,甚或攻击之矣。盖损上益下乃不易之理,贵在恒久。而上九非但不能益下,且因求益无厌,以致损下以奉己,其益下之心不恒久,乃致凶之道。

☱☰ 上兑下乾 夬

夬第四十三

夬，决也。决，通绝，乃刚决柔、五刚决一柔之谓也。夬卦由乾、兑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乾为至高之天，兑为聚水之泽，泽上于天，有溃决之象。就爻象言，五阳在下，长而将极，一阴在上，消而将尽。五刚决一柔，其壮甚矣。唯恐刚决柔失之刚暴，故《彖传》云："健而说，决而和。"夬乃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时。从卦德言，乾为健，兑为说，刚健能决，兑说能和，决而能和，乃处夬之道。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扬者，得志肆意也。王庭，百官所在之处也。号，叫号也。上六处夬卦之终，喻小人乘五刚之上，恃九五之孚信，张狂叫号于王庭之上，足见阴虽微而犹难决，宜心怀危厉。"告自邑"，谓行令于自己之城邑，喻自治也。盖君子之治小人，必先修己以安百姓。即，从也。戎，兵戎强武之事也。上六之所以能扬于王庭，以有九五之孚信故也，是以阳刚当先自反

修己，以德服人，切莫崇尚强武，自恃刚猛。盖阳已盛长至五，阴将消尽，乃势所必然，必决而能和，乃利有所往。夬卦论述五刚与上六之决绝关系，以决而能和，两不相伤，最得卦义。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前，犹进也。趾，在下而主于行。前趾，行进也。初九以刚居阳，当夬之时，居下而任壮，躁动前进，失于过刚，焉能得胜，乃为有咎。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莫，同暮。九二以刚居阴，刚柔适中，决而能和，最合卦义。九二闻及上六叫号而知所警惕，入夜之后亦不稍懈，即使发生兵戎之事亦无须忧虑。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颧骨也。夬夬，必乎夬之辞也。濡，浸湿也。愠，愤怒也。九三以刚居阳，过刚失中，欲决小人而刚壮见于颜面，致凶之道也。于五阳之中，独九三与上六有应，阴阳和合，故云“独行遇雨”。若九三君子能果决其决，不为私情所牵系，虽独应上六，致似为小人所濡污，而为同侪所不悦，然终能决上六而

无咎。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无肤，谓臀伤未愈，致不能坐卧。“次且”，通“趑趄”，迟疑不进貌。九四处兑体，以刚居阴，无法上往决掉一柔。欲止则众阳并进于下，有如“臀无肤”，则居不安。欲行则以其和悦有馀，刚健不足，故“其行次且”而难以进。羊者，牴狠难移之物，谓五也。牵，挽拽也。“牵羊悔亡”谓九四若能奋励自强，若牵于九五，则可亡其悔。然九四刚亢不能纳言，自任所处，闻言不信，一意孤行，处夬之时，其咎大矣。

九五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又名商陆，其根至蔓，虽尽取之，而旁根复生，喻小人之类难绝也。中行，中道也。九五阳刚中正，居尊位，切近上六，九五为决柔之主而反比之，有如九三之与上六相应，必决而又决，处中而行，方为无咎。

上六

无号。终有凶。

上六处卦终，乃阳长将极，阴消将尽之时。上六

喻小人为五刚所决，已成定局。上六无须叫号，终必得凶。

䷫ 上乾 下巽 姤

姤第四十四

姤乃不期而遇之意。姤卦由巽、乾两卦组成。从卦象言，一阴初生于五阳之下，意谓阴与阳相遇。从二体言，乾为天，巽为风，风行天下，则与万物接触，有邂遇之象。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乃女不期而遇男，其遇不合正礼。又一阴遇五阳，有阴长阳消、女壮男弱之势，故诫以勿娶如是之女。姤乃方进之阴，渐壮而敌阳，有失男女之正。阳刚渐长至四或五才言壮，姤则一阴方长，即称壮。足见君子积德不易，须持之以恒；除恶则务严，须慎于防微杜渐。姤卦六爻，以一柔在下为主爻，析论五刚与之遇合或离散。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金柅指九

二。羸，弱也。孚，诚也，专心一意也。蹢躅，跳踯也。姤乃阴长阳消、小人道长之时，制之当趁其微而未盛。初六承九二成比，九二止之以金柅而又维系之，乃固止初六，使不得进而消刚，则得吉。但因初六与九四为正应，初六若进往消刚，则见凶。“羸豕孚蹢躅”，言阴虽甚微，不可轻忽。豕乃阴躁之物，羸弱之豕虽未强猛，然心中常念消刚，故诫以不可不防。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鱼，阴物，指初六。凡称包者，皆以阳包阴。初六比九二，应九四。若取应，则初六上往消刚；若取比，则九二包有鱼，固系初六，使不上往。姤卦以遇为重，取近比而舍远应，故曰“不利宾”，宾指九四。古之小人乱天下者，往往为君子所激，刚中九二君子不视小人为异类，包容初六，使其邪妄，不溢于外，则何咎之有。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三过刚不中，下则无阴可乘，故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肤。处既不安，上又无应，故其行趑趄难进。然九三以刚居阳，当位得正，既与初六无遇，则无阴邪之伤，虽处危厉之地，可无大咎。

九四 **包无鱼。起凶。**

起者，将生之谓。初六舍九四而与九二相比，故九四包无鱼。九四当姤遇之时，居上位而失其民，以其失德，既不中又不正也。民心既失，凶难将作矣。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瓜者，甘美而长于下，喻野之遗贤。杞，高大坚实之木，喻九五。九五虽与初六无应比，然居尊位，屈己求贤，犹以杞叶包瓜。九五至尊具阳刚中正之德，含蓄章美，内积至诚，以求贤人相助，终必有遇。善自修德，则造化未有不可回者，故曰“含章，有陨自天”。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至刚而在最上者，角也。上九以刚居姤卦穷极之处，高而亢极，以此求遇，本不可得，故吝。然遇本非正不遇，又处由遇合走向离散之时，是以不足为咎。

☱☷ 上兑下坤 萃

萃第四十五

萃，聚也，有聚合之意。萃卦由坤、兑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坤为地，兑为泽，泽上于地，言水聚于地上而成泽也。又九五阳刚中正，六二又与之正应，有万物萃聚之象。从卦德言，坤为顺，兑为说，有君王和说，臣民顺服之象。从爻象言，六爻之义柔皆顺于刚，下皆和于上，上和说而下顺从，上下能相聚合。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亨之亨，疑为衍文。假，至也。庙指太庙，享祀祖考之地。大牲，牛也。古时王者萃聚天下之人，莫过于亲假太庙，享祀祖考，以至诚感人心，故曰“王假有庙”。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正道治之，乃得以亨通，否则人聚则乱，物聚则争。且夫其聚必以正道为之，否则人聚只是苟合之众，物聚只是不义之财，焉得致亨，故曰“利见大人，亨，利贞”。处萃聚之时，王者当以诚心备大牲等类之丰厚祭品分享臣民，与人同乐，臣民则以前往相聚为有利。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乱，惑乱其心也。萃，与其同类聚也。两“乃”字意义不同，上“乃”字，虚字也。下“乃”字，犹汝也。初六与九四相应，本有孚以相合，然六二、六三为之阻拦，致不能相应而从其类，则有孚而不终。如此，则惑乱初六所当相聚合之对象。反之，初六如能不顾六二、六三之阻拦，号咷以求九四，四必和悦以相应，则一握之顷，化号咷为喜乐矣。初六当勿忧而往从阳刚之正应，则无过咎。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招引也。孚，诚信也。禴，薄祭也。六二以柔居阴，柔顺中正，上应九五，必待九五招引，然后往应，方得吉而无咎。盖有德君子欲见用于世，必以其道，切忌毛遂自荐，以谄媚邀宠于上。君子之进必以诚信相交，当萃聚之时，六二与九五刚中之君正应，君臣和合，以正道相聚，只备薄礼，以至诚通于神明足矣。卦辞曰“用大牲”乃王者萃聚之道，为臣则宜“孚乃利用禴”。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以柔居阳，不中不正，欲与上六聚合，然无

正应，故嗟叹不得志，而无所利。六三承九四成正比，当萃之时，乃上往求九四，而四亦欣然接受，故云“往无咎”。唯六三乃远无正应，才近比九四，所聚非正，故小有羞吝。

九四

大吉。无咎。

九四乃近君大臣，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然九四下有初六之应、六三之比，乃尽有其民之象。九四有专权越分、欺君夺民之嫌，复以失中不正，宜率众归顺九五，方得大吉。必大吉之后，乃能无咎。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元，君道也。永，恒久也。贞，正固也。九五当萃之时，以阳刚居尊，而得其位，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乃无过咎。如是而有不信而未归者，九五当深自反省，以修其长永贞固之君德，则天下无思不服，而得亡其悔矣。盖于萃聚之时，九五为萃主，莫大于有其位，尤莫大于有其道。有君位而无君道，乃德薄而位尊，安能服天下人心，故必修其元永贞之德，乃能善保其位。

上六

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嗟叹之辞。涕，眼泪也。洟，鼻涕也。上

六以柔居阴。处萃极之地，而无正应、无亲比，其为孤独，乃嗟叹怨艾，积至诚以求萃聚，方可无咎。

☷☴ 上坤下巽 升

升第四十六

升为上进，上升之意。升卦由巽、坤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巽为木，坤为地，木在地下，为地中生木，木生于地中，长而益高，有升之象。从卦德言，巽为入，坤为顺，巽而顺，其上进通畅无阻，亦有升之意。处进升之时，当以柔而能巽顺为善。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南征，前进也。升之为卦，巽而顺，九二刚中之臣上应六五柔中之君，以喻贤者上进之路大敞，天下大治，是以"元亨"。不曰"利见大人"，而曰"用见大人"，盖升卦尊爻并无九五大人。用巽顺之道以见大人，毋须忧恤，前进则吉也。

初六

允升。大吉。

允，信也。初六与六四无应，上承九二，且为巽主居下，犹木之根也，故信其升之必达，而获大吉也。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孚，诚信也。禴，薄祭也。九二以刚中之臣上应六五柔中之君，君弱臣强，九二不宜主动上往，否则有谄媚求宠之嫌，唯“孚乃利用禴”，方得“无咎”。九二当积其至诚，略备薄礼，静俟君王之召，则其进升宜矣。萃六二以中虚为孚，而以柔应刚；升九二以中实为孚，而以刚应柔。其爻辞皆曰“孚乃利用禴”，盖二爻虚实虽殊，其孚则一也。

九三

升虚邑。

易例，阳实而阴虚。坤有国邑之象。九三以刚居阳，当位得正，而处巽体，复与上六有应，值升之时，宜其进升，如入无人之邑。诸爻皆有吉利之占，九三独无。“升虚邑”者，但言九三勇于进而无所疑畏耳。处升之时，九三终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顺，九三过刚，不合以柔为善之义。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亨，通享，祭享也。岐山乃周肇兴王业之地。六四以柔居阴，乃近君大臣，以喻文王当年居岐山之下，上顺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顺天下之贤，而使之进升，已则柔顺谦恭，止于其分，不出其位，积其至诚，终建王业。占辞之所以曰“吉，无咎”，乃以六四

处进升之时，而居近君之地，不可复升，升则凶咎大矣，六四必尽其臣德，唯其获吉，乃得无咎。

六五

贞吉。升阶。

阶，升降之所由也。升阶，进升自阶，言有由而易也。六五以柔居尊，下应九二，柔中之君得刚中贤臣之助，宜其得吉。唯六五质本阴柔，故诫以贞固，乃能得吉。“升阶”喻九二俟六五已贞固其用贤之心，乃可循阶以升上应六五。否则六五信贤不笃，任贤不终，君不得吉，臣之进升亦不得宁。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不息之贞，天行也。惟天行健而可以常升而不已，若富贵利达，涉于私欲，则有消长矣。冥，暗昧也。上六以阴居升极，乃昏于升而不知止者也。上六处升之极，若能固守贞正之德，终日乾乾，自强不息，进德修业，致其天爵，宜其有利；反之，以小人贪求无厌之心，逐于外物，溺于人爵，处升之极，则凶咎大矣。

上兑
下坎 困

困第四十七

困乃以柔困刚，有困乏、穷困之意。困卦由坎、兑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水不在兑泽之中，而在兑泽之下，象征兑泽枯涸无水，有困乏之象。从卦德言，坎险而兑说，处险而能说，意指处境虽穷困，却能安之若素。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穷困可以动心忍性，激励潜能。处穷困之时，而能固守正道，则含藏致通之道。二、五两爻以刚处中，有大人之象。唯执守正道之大人处穷困之时，仍进德修业不辍，守静以俟天命，必吉乃无咎。至于小人遭困，为求脱困于一时，无所不用其极。对小人而言，穷困反足以养其恶德。此乃“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大凡处困之人其所持见解，特难取信于人。故君子处穷困之时，宜静默自持，时然后言。

初六 |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人之体，行则趾为下，坐则臀为下。初六才质柔弱，困而不行，有坐困之象。《诗》云："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初六不能自迁于乔木，只得坐困于株木之下，入于幽谷。意指初六不明处困之道，质柔用刚，犯难而进，围困九二，反使自己更加陷入困境，至三岁而不遇其所亨也。

九二

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朱绂，王者之服也。方来，即将来也。"朱绂方来"喻王命即将来也。亨祀，通享祀。九二为初六与六三所围困。小人以身穷为困，而君子则以道穷为困。九二君子以未能济天下之困为忧，今反困于酒食之丰厚。此时九二君子不敢以酒食自奉，而以至诚将酒食享祀神明。自古圣贤困于幽远，而终能见用，莫不严守至诚。九二君子当至诚安处以静俟九五之王命前来相求，切勿往而求之，乃能无咎。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六三不中不正，下与初六困九二，上与上六困九四、九五，不自量力，困人者亦为人所困。六三欲进，

则九四如磐石阻在前，欲退，则又乘据在九二蒺藜之上，返归本位，却又不见其妻（上六）。六三困刚最甚，自身也最凶，不知死之将至。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进入上体，渐具济困之道。九四来徐徐，内怀疑惧，下应初六，却阻困于九二金车，故吝。九二比初六，且九二有刚中之才，足以济初六之困。然寒士之妻，弱国之臣，从正而已，初六终取九四正应，而舍九二近比。

九五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赤绂，臣下之服也。劓刖，谓截鼻去足，伤于上下。意指九五上下皆揜于阴，有劓刖之象。困于赤绂，谓九五之君困于天下贤才不来归聚也。九五虽困，然有刚中之德，九二贤臣徐必相应来归，共济天下之困。九五之君宜用祭祀，致其诚敬，则天下归心。故九五始困，而徐有喜说，终受其福。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藤类草本植物，茎蔓缠绕木枝，攀缘而上。臲卼，危动之状。"困于葛藟"喻上六围困刚爻，而攀登困极之地，恐惧不安，动辄得咎。只有改悔，才能无过悔，方能行而获吉，解除围困。

☵☴ 上坎 下巽 井

井第四十八

井为井通之意，卦义适与困卦相反。井卦由巽、坎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巽为风，此处引申为木(因风本身不易被察觉，树木摇动则知风在吹拂)，坎为水，木乃指井口上之横木，坎水在巽木之上，有井水被汲取提出之象。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之体，静止不动。古制八家一井，四井一邑，邑可改而它迁，井则不可迁，喻道之不可易，故曰“改邑不改井”。井水，取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喻道之可久，故曰“无丧无得”。人来人往，皆可汲取井水，喻道之可大，故曰“往来井井”。汔，几也。繘，汲水索。汲取井水，若几至而未及提取，则犹不曾下繘于井；至若连装水之瓶瓮亦羸坏，则失其用，得凶。井卦以阳爻喻泉，阴爻喻井，盖以阳实阴虚取象。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初六阴柔居下，有井底之象。井底之泥，不能食用。井之用乃其水可以养人济物，禽鸟亦来就井觅食。井无水则弃置不用，废弃之旧井，既无法养人，禽鸟亦不复往。

九二 **井谷射鲋。瓮敝漏。**

鲋，小虾小鱼。射，注也。九二，上无正应，下则与初六亲比，喻井水不能上汲，反而下注，乃井而如谷也。井水须上出，方可养人济物，今乃如谷之下流，涓涓注入污泥之中，只能供养小虾小鱼。鲋，阴物也，初六处井之下，又柔爻，有鲋之象。"瓮敝漏"，谓如瓮中之水，本可食用，瓶瓮因破敝而漏水，致无水可用。卦辞云"羸其瓶，凶"，其凶可知。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去秽浊而洁净之也。恻，痛也。九三得位应上六，阳刚则有水，然上六质柔才弱提不上来。九三井水清洁本可汲而食用，惜井上设备不全，无法提取井水。百姓心痛而自道，若得明王治理此邑，当将井上与井下一并治理，使百姓与明王同受其福。

六四

井甃。无咎。

甃，以砖瓦修井。井道发展至六四，已入上体，渐具致通之道。六四以柔居阴，且与九五亲比，处正承上，以砖瓦修井，则可无咎。九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洁，六四在外卦，甃井外以御其污。

九五

井洌寒泉。食。

洌，甘洁也。九五阳刚中正，阳刚则有泉水，中正则其泉至善。井泉以寒为美，甘洁之寒凉泉水可为人所食用。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为收繘。幕为覆盖。“井收勿幕”，指收繘取水之后，不覆盖井口，盖往来就井汲水者众，乃卦辞“往来井井”之象。“有孚”，指泉水有源而不穷，前来提水者皆能满载而归，故“无丧无得”。至此井道大成，六爻之中，以上六最得卦义，故“元吉”。

䷰ 上兑下离 革

革第四十九

革，变革也，革命也。革卦由离、兑两卦组成。从卦象言，离火在下而炎上，兑泽在上而润下，火烈则泽涸，泽决则火灭，两者相克不相得。从人事言，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少女在中女之上，长幼失序，两者又非如长女有恤幼、敬长等持家之德，居家辄意见相左，及长又各有所适，有革象。从天道言，寒来暑往，天地革而四时成，以喻改朝换代，倡议革命，得内怀文明之德，外为众所说服，如《彖传》所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外，革又有皮革之义，故革卦爻辞自牛、虎、豹取象。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已日，已革之日也。孚，信也。革者，所以除旧而布新。凡人大率安于故习，恶于变革，必得非革不可方革，切忌轻言变革。当天下败坏已极，不革则乱亡无已，此时革所以除弊乱而致祥和。唯当已革之日，弊已除，乱已止，众乃信服，故革含有元亨大通之理。从事变革当固守正道为有利，革而至当乃悔亡。

盖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反致弊害，则凶咎大矣。下卦离体三爻论述革命之主、客观条件及其谋画，必尽离火文明之德；上卦兑体三爻则论革命完成之后，当用兑说以和顺人心，稳定新政权。

初九

巩用黄牛之革。

巩，固也。黄，中色也。牛，顺物也。黄牛，指六二，以其中正柔顺也。革为皮革，所以固物也。“巩用黄牛之革”，喻以中顺之道固结初九也。变革乃大事，不可不慎。初九以刚居阳，地位卑下，刚健能动，又处离体，其性炎上。夫初非可革之时，下非可革之位，刚猛反足以偾事。初九上与九四无应，惟亲比六二，藉其柔中之德以自固，俾不致妄动躁进。

六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以柔居阴，中正柔顺，又为文明之主，上有九五之应援，可谓得时、得位，而其才又足以安民济世。然处革之时，为人臣者，不当率先革之，必得上、下皆信非革不可之后，方能起而革之，故云“已日乃革之”。即六二宜谨守柔顺中正之道，必已日当革之时乃进往，则吉而无咎。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革言，谋议变革之事也。就，成也，合也。孚，信也。九三过刚失中，居离体之极，乃躁动于革者，故诫以躁进上往则凶。九三宜守贞正之德而常怀危厉之心，征询各阶层民众对革命与否之意见，以至于三，而无不赞成，如此方可信而不疑，致力革命大业。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革之也。九四已入上体，乃当革之时。其质刚，为革之才。居泽火相息之际，乃革之势。处近君之位，当革之任。又下无系应，革之志亦决矣。九四乃革之盛者也。九四以刚居阴，不当位，宜有悔。然革之而当，其悔乃亡。既革之后，当以至诚去除前朝弊政，旧法不便于民者，悉予改易，而得吉。

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虎，大人之象。虎变，谓虎每至春、秋脱换新毛之后，文采更为光泽。九五大人阳刚中正，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革无不当。其所施新政炳然昭著，犹刚脱换新毛之虎皮，亮丽夺目。九五大人所革之事，不待占决，知其至当，而为众所孚信也。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君子，有德、有才或有位者。豹，君子之象。小人，无德、无才或无位者。革之终，革道已成，则君子已从革而变，自新其德，有如豹之换毛，虽不如虎之文采炳著，但亦隐然可见。小人则因昏愚难迁，未能心化，然亦革其面、转其向，以顺从新政令。小人既革其外，足矣。苟不知足，再思变革，不求安定，而又进往，则凶。上六既以柔居阴得正，当贞固自守，不妄动，故诫以居贞则吉。

䷱ 上离 下巽 鼎

鼎第五十

鼎乃烹饪之器，引申为烹饪、养贤之意。鼎卦由巽、离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巽为木，离为火，木上有火，有烹饪之象。此外，鼎卦为象形卦。从爻象言，初六像鼎足，二、三、四爻像鼎腹，六五像鼎耳，上九像鼎铉。从两体言，君王在上柔顺文明，臣民在下巽顺听命，有君王养贤、与民休养生息之象。

鼎。元吉。亨。

鼎有致通之道，盖六五处离体之中，以柔居尊，乃柔顺文明之主，下应九二，得刚中贤人之辅弼。君王任贤用能，则臣民得其所养，天下赖之以安，是以元吉。或以吉字为衍文，谓唯“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实则不然，盖损卦卦辞即为“有孚，元吉”。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否，恶也。初六居鼎之下，有鼎趾之象。初六以

柔居阳，又上应九四，则鼎趾朝天，鼎口朝下，鼎中原有否恶之物随之而出，则为有利。盖烹饪之初，宜先洁净鼎器，将秽物残渣倒出，故曰“鼎颠趾，利出否”。且初六质柔位卑，又不当位，然卑巽顺从于九四，有妾之象。初六喻妾本卑贱，然母因子贵，而得无咎。犹“鼎颠趾”本悖于道，然处烹饪之初，则“利出否”。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我仇，指初六。即，就之也。初六为鼎趾，九二已入鼎腹，九二刚实居中，为鼎中有实之象。九二上应六五，喻鼎中之实可以上出，以供食用。犹九二刚中之臣辅翼柔顺中正之主，则可道济天下。然九二下有初六不正小人与之亲比，阳刚为阴柔所累，故曰“疾”。唯九二居中而应中，能自守以正，则邪柔不正不能就之矣，是以得吉。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指六五。膏，甘美之物也，用以喻禄位。方雨，且将雨也。亏悔，不足之悔也。三与五无应比，且九三以刚居阳，正而不中，六五以柔居阳，中而不正。两者异而不合，九三与六五鼎耳有相革之象，故曰“鼎耳革”。九三与六五之君不合，则不得其任，

而无以施其才、行其道，故曰“其行塞”。雉，指六五，盖六五居离体之中而有文明之德。九三因不得六五之禄位，故曰“雉膏不食”。然九三毕竟以刚居阳，当位得正，又处巽体，而无过刚之弊。故以阴阳和畅则雨，以喻九三守正君子与六五柔中之主终将和合。其始虽有不足之悔，终将有相遇之吉也。

九四

鼎折足。覆公𫗧。其形渥。凶。

𫗧，鼎实也。形渥，可羞愧之甚也。九四已届鼎腹之口，有盈溢倾覆之患。九四与六五逆比，而下应初六。初六乃阴柔小人，本不可用，而九四却重用之，其不胜任而败事，犹鼎之折足也。鼎足折，则倾覆鼎实。九四乃近君大臣，故曰“公”。“覆公𫗧”，所以喻九四因用人不当而败事，致有负六五君王之托，乃至可羞愧者也，其凶宜矣。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鼎耳，指六五。黄者，色之中也。六五以柔居中，故曰“鼎黄耳”。金，坚刚之物也。铉，贯耳以举鼎者也。金铉，指上九。盖主一鼎者在乎耳，耳不虚中，则鼎虽有铉而无所措；耳而无铉，则鼎虽有实而无所施。且六五亲比上九，故鼎之六五虚其中以纳上九阳刚之助，而后一鼎之实得以利及天下。又六

五以柔居阳，故诫以“利贞”。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鼎铉，指上九。玉，刚而温者也。鼎之用在六五，而功则在上九。上九一阳横亘乎鼎耳之上，有铉象。自六五之柔视上九之刚，则以为金铉。而玉具刚柔之体，上九以刚居阴，刚柔相济，又下得六五之柔，故为“鼎玉铉”。至此刚柔适中，鼎道大成，宜其大吉，而无所不利。

䷲ 上震 下震 震

震第五十一

震为雷，有动而奋发震惊之意。单卦之震，乃阳卦，一阳生于二阴之下，阳动而上。又乾坤相交，一索而成震，为长男。重卦之震由两震相叠而成。从卦象言，两雷相继而来，一雷逝去，一雷复来。六爻以刚爻为雷动而上进，柔爻为危惧而退避。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虩虩，恐惧貌。哑哑，和乐貌。匕，羹匙也，所以乘鼎肉以祭神之礼器。鬯者，古以郁金草与黑黍酿成之香酒，所以祭神也。祭礼荐陈者甚多，而独言“不丧匕鬯”者，盖以匕、鬯为祭主所自亲也。震含有致通之道，盖震之为卦，阳生于下，动而上进，有亨通之意。盖人之遇事唯能惧，方能不惧，其不惧乃由于能惧，任事之人能惧，又能不惧，故亨。当震来之时，恐惧不敢自宁而虩虩然惧之。“震来”泛指君子凡有所事皆当惧之，则心存敬畏，处震如此，则可因恐惧以致福，故“笑言哑哑”。至若震雷惊动百里之远，人

无不惧而自失，唯主持宗庙祭祀、肩负重任之祭主，能致其至诚之心，震雷虽威，却不失匕鬯，喻其能安而不失所主之重。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初九以刚居阳，为震卦之主，盖震之用在下。初九最得卦义，故其爻辞与卦辞前段雷同。处震之初，能恐惧以致福，惧于始而安于终，故吉。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厉，猛也，危也。亿，度也，事未至、未著而先谋度也。贝，所有之资财也。跻，升也。九陵，陵之极高者也。逐，往追也。六二以柔居阴，当位得中，距初九震主最近，又以柔乘刚，受震最猛，致其处境最为危厉，故云“震来厉”。六二以震来猛厉，其力不足以当，自忖将丧其所有，先登高陵，飘然远举以避祸。六二对其所有之宝货当舍则舍，并不吝惜，非若常人辄为逐外物而舍己身。盖震雷之来虽猛，然事过境迁，则归复其常，六二因能固守其中正之德，则其所丧之贝，七日后终能复得。案卦有六爻，七日则变。“七日得”，喻六二柔中守正，今虽失之，终必复得也。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神气缓散自失貌。六三失位不中，才质柔弱，平素且不能安，况处一雷将过，一雷复起之际，故六三闻震则苏苏然。若六三因震惧而能慎行，去三以就四，则可无灾眚。

九四

震遂泥。

遂，借为坠。泥，滞溺也。九四以刚居阴，失刚健之道，又陷溺于四柔之间，上下牵连，拖累过重，难以震奋，故云“震遂泥”。九四处震未能惧而自守，欲动却无以奋进，失震之道极矣。

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有事，祭祀也。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此处指宗庙社稷。五与二俱乘刚，皆能恐惧修省以处震。六二处下震之上故曰“震来厉”，六五处重震之上，乃一震逝去，一震复来，故曰“震往来厉”。初九为震主，故“震来虩虩”，九四则为“震遂泥”，故六五虽处危地而不危。二与五皆具柔中之德而能亿度于事理，六二居下位而“亿丧贝”，六五居尊位而“亿无丧有事”。二所有者唯资财耳，五所守者乃宗庙社稷，资财可失而复得，宗庙社稷岂可失而复得。六五盖卦辞所云“不丧匕鬯”之祭主乎。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不安貌。矍矍，急切貌。躬，身也。婚媾，婚配也。有言，有讽刺之言也。上六以柔居阴，才质柔弱而处震极，惊惧过甚，以致索索不安，其视物也急切不定。上六过中而处震，不安之甚，以是而行，未动而心志已乱，焉能不凶。上六于震及其邻而未及其身之际，宜未雨绸缪，即恐惧修省，则可免除凶咎。当上六极惧之时，而谋求婚媾，将受到责难。

☶☶ 上艮 下艮 艮

艮第五十二

艮为山，有安止之意。单卦之艮乃阳卦，一阳居二阴之上。阳动而升，至上而止，二阴静待于下，上止而下静，乃为艮。重卦之艮由两艮相叠而成。从卦象言，艮为山，“兼山”乃两山并立、山上有山。两雷、两风、两水、两火、两泽皆可互相往来，相得益彰。唯独两山不能互相往来，有对峙静止之象。盖山乃笃实、静止之物，所谓“不动如山”。从爻象言，艮卦六爻，上下皆相敌、不相与。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为山，山形似背，故云“艮其背”。“不获其身”乃不见其自身。“身”者，面向外界，而“背”乃背之，不与外物相接触。“身”主动，而“背”主静。眼不见则心不动，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止于所不见，则外物无以乱其心，“时止则止”，止所当止。即使行走于庭除之间，出入于人来人往之地，于其背则仍无所见，如此物我两忘，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得无咎。

艮之义，以取背为象，至于六爻则不取背，而取人身其他器官为象，谓虽动而能止也。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初六在最下，有趾之象。初六以柔居阳，失正。如能“艮其趾”，止于动之初，保持静止，事能止于初，则未至失正，得无咎。以初六阴柔，特诫以“利永贞”，唯长永贞正，方为有利。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小腿肚。六二居中得正，上与六五无应，但与九三亲比。三为限，为股(或腰胯)，乃腓之所随，股动则腓随之而动。九三过刚不中，虽为艮主，但不得止之道，一心上行。而六二质柔才弱，非但不能制止九三上行，甚且勉强随从九三而动，六二因具中正柔顺之德，故“其心不快”，以明“不拯其随”乃非其所愿。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界也。列，通裂，裂绝也。夤，脊椎骨。薰心，心不安貌。九三界乎上下两体之间，于人身为上下交界处，即两股间之腰胯。九三以刚居阳，过刚不中，又陷于四柔之中，欲动不欲止。“艮其限”即止其

腰胯，然腰胯职司躯体之行动屈伸，今“艮其限”，乃不当止而止，裂绝腰胯与脊椎骨之相连，致危厉而心不安。

六四

艮其身。无咎。

身指躯干，六四处上体之下，有身之象。六四以柔居阴得正，不躁动妄行，“时止而止”，其动、止、进、退莫不合于礼，故无咎。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嘴内两侧之肉。口出言语，嘴辅皆动，六五有嘴辅之象。“艮其辅”，并非默而不言，而是言而中节有序。六五虽以柔居阳，但得中，故悔亡。

上九

敦艮。吉。

敦，笃实也。上九以阳刚居艮之极，有兼山之象，谓能敦厚于终，乃止道之至善。全卦唯上九得吉。

䷴ 上巽 下艮 渐

渐第五十三

渐为缓进、循序渐进之意。渐卦由艮、巽两卦组成。从卦象言，艮为山，巽为木，山上有木，木之高乃因山而高，其高有因，乃其进有序也，故为渐。鸿鸟于春渐渐北飞，于秋渐渐南飞，渐卦六爻取鸿鸟往来有时、先后有序为象，以示渐进不乱之义。

渐。女归吉。利贞。

天下之事其进必以渐，如仕进为官、建功立业，必当循序渐进，否则陵节犯义，凶咎随之。而其中尤以女之从人最为紧要，故卦以女归为义。渐卦二至五爻皆当位，初与上虽不当位，亦阳上而阴下，得尊卑之正，适与归妹卦相反。故卦辞在归妹为“征凶，无攸利”，在渐则为“女归吉，利贞”。女归必静待闺中，俟夫家问名、纳采、请期，以至迎亲之礼俱毕，方能行夫妇之道。犹君子处潜藏之时，切忌急于求进、谄上媚俗以求高位，唯固守其贞正之德，循序渐进，乃可得吉。

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干，岸边也。鸿，水鸟名。初六才质阴柔，处渐之初，上无应援，犹鸿鸟远飞前，先聚于岸边饮水，不急于上往，君子深明此理，而处之不疑。至若小子则危惧而有言辞上之责怪，盖不知在下所以可进，阴柔所以不躁，无应所以能渐，于义则无可归咎。

六二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衎衎，和乐貌。六二柔中，上应九五刚中，有"女归吉"之义，两者以中正之道相应相和，其进之道至为安固平稳。犹鸿鸟渐飞至磐石之上，饮食和乐，休养生息，积畜实力，以备远行，宜其得吉。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平原也。夫、妇皆指九三。九三上无应援，犹鸿鸟既已进至平陆，宜守正俟时，乃得渐之道。唯九三以刚居阳，过刚不中，急于上往，虽与六四逆比，却强与之相合，致失"女归吉"之义。则九三以过刚之资，知进而不知返，乃不顾其家也，故曰"夫征不复"。又九三以失柔不中，如妇之产孕而不能养育，是不恤其子也，其凶可知。九三之利，唯在御寇而

已，九三如能守正以防邪谄，使寇无所乘，则可救其过刚之失。“征”、“孕”皆所以凶，诚不可以进也；利在御寇，则言当止也。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平柯也，树枝平整，居其上平稳安全。渐卦至六四已入巽体，巽为木，故有“鸿渐于木”之象。木乃高物，非鸿鸟所能安处之地，盖鸿为水鸟，其趾相连，不能握枝，故不木栖。唯六四得位又上承九五，故有“或得其桷”之象，乃守正又有刚中之君相助，虽处危地而不危，宜其无咎。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妇指六二。陵，高大之土山也，乃鸿所止息之最高处也。九五阳刚中正，处最高之尊位，下应六二，然为三、四所隔（三乘二，四承五），于渐之时，二不轻进，五不轻信。“妇三岁不孕”所以喻五与二相须之久，相信之深，岂三、四谗邪所能夺其正而胜乎，故有终吉之理。

上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天衢也，天文有北陆、西陆。“鸿渐于陆”，谓鸿鸟飞上九天，畅行无阻，四通八达，高飞万里。仪，

法也。鸿群高飞，羽翅翩翩而动，整齐有序，足可效法。渐之为卦至九五，其道已成，唯渐进而后能高飞，其序不可乱也，至上九渐道大成，宜其得吉。

䷵ 上震下兑 归妹

归妹第五十四

妹，少女也。归妹，所归者妹也。归妹卦由兑、震两卦组成。从卦象言，泽上有雷，震雷动于上，而兑泽从之。从人事言，震为长男，兑为少女，长男居上，而少女从之，有嫁归从男之象。归妹谓少女不待夫家迎娶而自归，女先于男，失婚姻之礼；且以少女归长男，长少非耦，失婚姻之时。从卦德言，震为动，兑为说，"说以动"，喻少女先喜悦而急于出嫁，初为女从男，终则妇制夫，失礼之正，故不曰"妹归"，而曰"归妹"，以明其失礼。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指少女随从长男，因喜悦在先，致不待娶而自归，大失礼之正。故其卦二至五爻皆不当位，而初与上虽当位，然上六阴柔在上，初九阳刚在下，犹如三、五两爻以"柔乘刚"，有妇制其夫之象。归妹一卦，以说而动，动则失礼，故"征凶"。以柔乘刚，以妇制夫，何利之有，故曰"无攸利"。

初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妹随姊出嫁曰娣。跛，足偏不正而瘸。初九居下而无正应，有娣象。初九随其姊出嫁，但以刚居阳，象征此妹有实德，虽然地位卑下，然因具有实德，可以行妻妾之道，协助正室，侍奉丈夫，以此而行，得吉。犹如跛者足虽不正，却可以行得正。

九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目斜不能正视。九二阳刚得中，乃有贤德实才之女。虽上有六五正应，然值归妹之时，以阴应阳则可，以阳应阴，不如无应，乃女之有配而失其配者也。九二乃幽静之女，以刚中之贤而配不良，自守其幽静贞正之德而其志不可夺。盖足以两而行，目以两而明，夫妇以两而成。跛者一正而一偏，眇者一明而一昏，娣虽屈于偏侧，犹能佐理，故曰“能履”；幽人虽失所仰望，而其志炯然，故曰“能视”。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贱女也。三居下体之上，本非卑贱，然六三阴柔不正，又为兑主，失德而无正应，乃人所不娶之贱女。六三未得所适，悻然反归，只得降格为娣，陪嫁出去。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迟，待也。九四以刚居阴，与初九无应，乃有才德之女子，不肯轻易从人，过时未归故曰“愆期”。然九四居上体贵高之地，又有贤明之德，唯静候俟时以归君子。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商王也。君，指夫人。袂，衣饰。良，美好。月望，阴之盈也。几望，几至于盈也。六五柔中居尊，下应九二，乃妹之贵高者下嫁之象。女不待娶而自归，则失礼之正。然王者之女必求于夫家而自归，故归妹在他人则因越礼悖义而凶，在帝女则以降尊屈贵而吉。今帝女出嫁时，其衣袂反不如随同其陪嫁者衣袂之华丽，以喻帝女内有贤德，不尚外饰，其阴德之盛几至于盈满，但仍未尽盈，不致亢克其夫，是以宜吉。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刲，刺也。古礼，婚后三月祭宗庙，妇背负竹筐盛满祭品，夫则宰羊取血以为祭。“女承筐无实”，指上六背负空筐，喻其不能生儿育女，“士刲羊无血”则无以祭宗庙，喻其血脉无法绵延相传。上六以柔居

阴，才质最为柔弱而无生育能力，居归妹之终，又无应，不能成婚配，既未成夫妇，只能称“士”、称“女”。先女而后士，乃罪在女也，故云“无攸利”。

䷶ 上震 下离 丰

丰第五十五

丰，大也，为盛大之意。丰卦由离、震两卦组成。从卦象言，离为火，引申为电，震为雷，雷电皆至，则明动相资，有丰之象。于丰大之时，唯守中方足以保丰。六爻以明动相资论得失，下三爻以是否得上三爻之助，以定其动止；上三爻以是否得下三爻之助，以定其动之明暗。而丰之患常在于暗，盖安而忘危，治而忘乱，人情之常，故爻皆以明暗为吉凶。丰卦以日蚀之象，论述如何守中保丰，不取近比，只取远应，且以刚求刚，以柔求柔，其势均等，为能平衡得中。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假，至也。宜日中，日不宜过中也。丰为盛大，有亨道焉，大则必通也。能极天下之丰大者，唯王者能至之。然丰过盛则衰，日过中则昃，故丰亦有忧道焉，徒忧不能济事，唯守中才能保丰，故曰“勿忧，宜日中”。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匹配也。配主，指九四。旬，均也，谓初与四皆为阳也。初九处离体之下，上应九四震体之主，值丰之时，明动相资，初与四相求以成其用，虽同为阳刚，却能相资，盖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同舟则胡越一心，事势使然也，往而相从则能成其丰，而可嘉尚也。

六二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蔀，障蔽也。丰其蔀，大其障蔽以遮明也。发，启发也。若，语助辞。六二以柔居阴，为离明之主，乃至明，犹处日中者也。六五喻昏君为至大之蔽障，遮盖六二之离明，故虽处日中，却昏暗至能望见北斗星。六二处丰之时，宜用其柔中之德，不宜躁动上往。盖二已居中，妄动则过中而不能保丰，反得六五君王之疑猜忌疾。六二唯用其虚中，积其至诚，以感发庸君，则吉。

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一作旆，幡幔也，其蔽更甚于蔀。沬，斗杓后之小星也。见沬则日全蚀矣。肱，由肘至腕之手臂。右肱乃人之所用，“折其右肱”喻贤智之才不能有为

也。九三居明体之上，其正应上六为过中之阴，且居阴位，阴黯至极，两者明动不能相资。上六以过中之阴，其蔽明较之六五尤甚，致愈为昏暗，故有丰旆见沬之象。九三虽有刚明之才，然上无可赖之主，不能施其作为，如人之折其右肱。九三以刚居阳得位，守其刚正以事上，俯仰无作，无可归咎。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等也。夷主，指初九。卦辞言"宜日中"，二居下卦之中，以一卦言之，则三、四为中，故二、三、四爻皆言"日中"。九四以刚居阴，不中不正，乃近君大臣，遇昏暗庸君，岂能致其丰大，故有丰蔀见斗之象。然九四为震主，而应在初九，处丰之时，明动相资，上下合德，故曰"遇其夷主"。九四居大臣之位，而能得在下之贤者同德相辅，宜其得吉。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卦辞云"王假之"，盖指六五而言。六五为丰之主，以柔居阳，固不能成其丰大。然六五苟能主动屈己下贤，向六二求明，致其章美之才而用之，则明动相资，当有福庆、得美誉而吉矣。

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

三岁不觌。凶。

阒,寂也。觌,见也。上六以柔居阴,过中而不能保丰者也。上六丰大其屋,高至天际,遮蔽其家,致昏暗不明。上六以阴黯柔弱之才,处丰之极,而高亢昏暗,自绝于人。故窥其户,寂然无人,至于三年之久仍不见人,其才黯弱不知适变至此,宜其凶也。

䷷ 上离 下艮 旅

旅第五十六

旅乃客居在外之意。旅卦由艮、离两卦组成。从卦象言，艮为山，离为火，山止而不迁，火行而不居。山上有火，火随草木而移，草木烧尽，火即他迁，犹人旅居在外，不久留一处。处旅之道，贵乎用柔而不用刚。

旅。小亨。旅贞吉。

旅卦因六五以柔得中于外，且顺乎其上下两刚，但与六二无应，故只得“小亨”。意即羁旅在外，终非久长之计。处旅之时，人在他乡，动而或失，则困辱随之，故其最善者仅得小亨，馀则无论矣。然事有小大，道无不在，大亨固利于贞，不可以亨之小而失其贞。处旅，唯以柔守正，方能得吉。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细小貌。初六以柔居阳，失正不中，又居卑下，乃质柔用刚、陷入困旅之小人，身穷志短，斤斤

计较琐碎小事，惹人厌烦，灾难乃自取者也。初六虽上有正应，然无所益于其困厄，因九四乃阳处离体，其性炎上，而不就下。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次，旅舍。资，财货。六二以柔居阴，柔顺中正，上承九三，下比初六。六二深得处旅之道，柔顺则众与之，中正则处不失当，次舍乃旅之所安，财货乃旅之所资，童仆乃旅之所赖。六二得就次舍，怀有其资财，又得童仆之贞良，乃旅之善者。初六柔弱在下，有童象，九三刚强处外，有仆象，六二柔顺中正，故得内外之心。不云吉者，盖处羁旅之际，能免于灾祸，已善矣。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三以刚居阳，过刚不中，又为艮主，高傲自是，显失处旅柔顺谦逊之道。九三高傲自是，则拂逆于上，致焚其次而失所安（上卦为离，有焚象），过刚则暴下，故失其童仆，此乃自取之危厉。六爻之中，唯二、三言"次"，以两爻均得位，故有次象。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暂住曰"次"，长居称"处"。资，指资质。斧，指

有大用之武器。我,九四自称。九四以刚居阴,质刚用柔。用柔则能下,九四长期寓居他乡,寄人篱下。“得其资斧”喻九四有刚明之质,有大用之才,但因失位不中,致无法一展长才,心中怏怏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誉,令闻美名也。命,福禄也。六五文明柔顺,得乎中,而顺乎二刚,有射雉之象。盖离为雉,乃文明之物。“射雉”谓取法于文明之道而必合,有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矢无虚发,虽稍有亡失之费,毕竟所丧不多,终能致誉命也。六五贵柔用中而顺乎刚,最得处旅之善,因孚信于同侪故有“誉”,又见用于长上故有“命”。易例凡言终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之意。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牛性柔顺,“丧牛于易”,引申为轻易丧失其柔顺之德。上九以刚居阴,处一卦之终,又在离体,其高亢可知,故取鸟象。鸟焚其巢,则失其所安止之处。上九处离之上,离火炎上,有焚象。上九旅人有如飞鸟,性喜居上,高傲自是,无视他人,故先笑,既而其巢被焚,失其寓所,故号咷。上九因轻易丧失其柔顺之德而致凶。

☴☴ 上巽 下巽 巽

巽第五十七

巽，入也，顺也，引申为王者申命，下民顺从。单卦之巽乃阴卦，其象为风，风能巽入万物，故巽为入。又巽之为卦，一阴伏于二阳之下，阴顺于阳，故巽为顺。重卦之巽由两巽相叠而成。从卦象言，巽为风，王者发号施令，犹风为天之号令，无物不披其靡，君令既出，万民无不顺从。两巽相叠，有反复申命之意。九五中正之君号令天下，其余五爻皆宜顺从。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为入，为阳入于阴，以散积阴、除积弊。巽以刚中而志行，且柔皆顺乎刚，宜有致亨之道。然巽以阴为成卦之主，故仅得小亨。处巽之时，以阴从阳，故利于有所往。然必知所从，乃得其正，故曰“利见大人”。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初六以阴柔之质，居一卦之下，处卑而承刚，卑

巽太过，致闻君令，或进或退，不知所措。巽乃申命行事之卦，贵在令出必行，初六承九二刚爻之助，若能辅以武人之正固刚决，则为有利。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史巫，官职所以通诚意于神明者也。纷，盛多也。若，语助辞。九二以刚居柔而在下，乃过于恭巽者也。君王一申命，九二即跪拜在床下，巽顺服从；又因其下乘初六，且具阳刚之质，恐有招纳不顺之嫌，乃用其居中孚诚之德，藉由史巫向九五之君频频输诚，以示不二之忠。九二虽恭巽太过，不合正礼，然处巽之时，则能吉而无咎。

九三 **频巽。吝。**

频，反复也。频巽，巽而复巽也。九三过刚不中，又处下之上，乃刚亢而非能巽顺听命者，处巽又不得不巽，勉为巽顺，而终有所失。失则复巽，频失而频巽，九三以过刚处巽，疑而不能断，故有令不行，为有鄙吝。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田，田猎也。“田获三品”，谓田猎一举而获三品也。三品指猎物兼具三种功用，即供祭祀、享宾客及

自家食用，以喻六四用武而有功也。六四以柔乘刚，本应有悔，然以柔居阴得正，上承九五成比，又处上体之下，是居上而能下。六四巽于上下，无不得宜，乃善处巽者也，故悔亡。犹如奉命田猎，一举而获三品，其利及于上下，大有功也。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为巽之主而令之所出也。巽乃柔顺之道，其利在贞。九五以中正之道号令天下，则吉而悔亡，无所不利。命令之出，所以更易以除弊而兴利也。“无初”乃令刚出而更未善也，“有终”乃令已行而更始善也。令贵能行，故必审慎为之。古以天干计日，庚者，令出以更易之日，“庚”为“更”之同音假借。先庚三日乃丁日，取其叮咛之意；后庚三日为癸日，取其揆度之意。苟有所更易，必叮咛揆度再三，而后申命行事，如此则入于事理，顺于人心，得巽之道，是以吉也。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资斧”，当作“齐斧”，所以齐物之利斧也，见《汉书·王莽传》所引爻辞。上九处巽之极，有过巽之弊，故曰“巽在床下”。巽极当变，上九居巽极之地而失

其刚断之质，犹丧失利斧，不能行权。上九若固守于此而不知变，乃致凶之道。

☱☱ 上兑 下兑 **兑**

兑第五十八

兑，说也，通悦。单卦之兑乃一阴进乎二阳之上，刚中而柔外，孚诚积于中，和柔见于外。不曰说，而曰兑，盖无言之说也，犹咸乃无心之感也。兑又为泽，以其能说万物，乃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重卦之兑由两兑相叠而成。从卦象言，兑为泽，两泽相丽相连，交相浸润，互为滋益，以类相从。兑卦论述如何处兑说，凡刚爻为刚直守正，凡柔爻则为邪妄不正。

兑。亨。利贞。

兑之二、五两爻皆以刚居中，故有致通之道，然柔爻居外，虽有接物柔和之象，唯必守正，方能免于邪谄，故诫以“利贞”。

(初九) **和兑。吉。**

初九以刚居阳，处兑之初，其应、比皆刚，与柔爻不相往来。无谄媚之嫌，得说之正，又居卑下，能和

而不流，故曰“和兑”，宜其得吉。

九二

孚兑。吉。悔亡。

九二以刚居阴，且上承六三之阴柔小人，理当有悔。然九二具刚中之德，孚信积于中，虽近比小人，然能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故吉而悔亡。

六三

来兑。凶。

六三以柔居阴，失中不正，既无实德，徒务求悦于人。盖六三处两兑之间，一兑将尽，一兑复来，故曰“来兑”。夫以不正之才，处两兑之间，左右逢迎，不以正道，徒以取悦为事，乃致凶之道也。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商度权衡也。宁，安宁也。介，隔绝也。疾，喻六三谄邪之患。喜，病去也。按《周易》经文之中，疾字多与喜相对，如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损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九四上承中正之九五，下比柔邪之六三，九四以刚居阴，刚能守正，阴则不坚，心中商度所说，未得安宁。然九四质本阳刚，虽有柔邪小人亲比，终能隔绝六三而有喜。

九五

孚于剥。有厉。

剥，消阳也。九五阳刚中正，密比上六，处兑之时，居尊位而密近阴柔小人。上六为兑主，处兑之极，能邪媚以剥阳、剥君子、甚或剥丧国家。故诫九五至尊宜远离小人，不当有孚于上六，乃能免于危厉。

上六

引兑。

上六以柔居阴，又处兑终，乃极其阴邪不正之小人，内无实德以自守，外有所引，则随之而去，故曰"引兑"。

䷺ 上巽下坎 涣

涣第五十九

涣为涣散、离散之意。涣卦由坎、巽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为水，巽为风，风行于水上，则冻解而冰释，有涣之象。内卦三爻处涣散危难之中，外卦三爻中，上九与六三有应，转向聚合，以济涣出险。涣卦以两爻相合为胜，初与二合，四与五合，皆成比，三与上合，成正应。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假，至也。庙，指太庙，乃享祀祖考之地。涣有致通之道，盖处人心涣散之际，九五君王与六四大臣同心一德，致力于收合人心。君王亲假太庙，享祀祖考，以至诚相感，故云"王假有庙"。且涣之为卦，坎为水，巽为风，亦为木，木在水上，有行舟涉水之象。君臣合志，聚合天下人心，则可大有作为，故云"利涉大川"。聚合之道必以贞正之德为之，方可大可久。

初六

用拯马壮。吉。

初六阴柔，非有济涣之才，然与九二成比。九二刚中，具健壮柔顺之德，以马性柔顺，刚健能行，故有"用拯马壮"之象。初六处涣之始，涣拯于始，为力则易，又有壮马相助，其吉可知。盖离散之势，辨之宜早，始涣之际，拯之以壮马，则不至于涣，其他五爻皆言涣，初爻独不言涣。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奔，急往也。机，所以凭而坐也。至九二涣散之势已成，九二居坎体，上无应，下乘初六，今陷坎险之中，见涣不可济，便去危就安，与初六亲比，盖涣之时，以合力为胜。九二急于就初以为机，凭机而坐，安处险难，则能亡其悔矣。

六三

涣其躬。无悔。

六三失位不中，却躬亲济涣，本有过悔。然与上九正应，相应则相合，得无悔。涣卦唯三、上两爻相应。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群，聚也。丘，聚之大也。夷，平常也。匪夷所思，非常人之见所能思及也。涣卦发展至六四，离坎

入巽，出险用顺，人心由涣散转向聚合。六四下无应与，为能散其私党之象。六四为柔顺之臣一心顺承九五刚中之君，涣卦中得位唯四、五两爻，象征君臣以正道合力济涣。“涣其群”谓六四能涣散其私党，盖天下之所以涣散者，多由私心而起，各结其党。今私党既散，则公道大行，宜得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乃赞美之辞，谓人心涣散私党林立，能散小群，而致民之大聚，其功至大，其事至难，其用至妙，非常人所能想像。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大号，王者所施之政令。王居，王者所居之位。九五君王居巽体，得位得中，乃天下之中心。涣之时，九五之号令周布天下，以消解民怨积郁，犹人身出汗，出而不反，则病痛可愈。汗出乎中心而布于四体，犹君令所出，天下奉行。唯王者居之，可得无咎。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逖，远也。上九以刚居阴，与六三有应，上若从三，则不能出涣而复陷坎险之中，故有血象。然上九居巽之极，能巽顺于事理，故能使坎血去不复来，逖不复近，出不复入，而得无咎。

☵☱ 上坎下兑 节

节第六十

节为调节、节制之意。节卦由兑、坎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水在兑泽之上。泽中之水，其容有限。水少，有干涸之虞；水多，则有满溢之患。故泽上之水，宜多寡适中，调节得当，是为节象。节卦下体三爻论兑泽之通与塞，上体三爻论坎水之流与止，凡爻位相应则相节。

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卦六爻，刚柔各半，且九五以刚居中，故有亨通之理。节贵适中，过则苦矣。节至于苦，则伤于刻薄，不可固守以为常，故曰“苦节不可贞”。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户庭，户外之庭也。初九以刚居阳，处节之初，九二蔽塞，且应在坎险，不可以行，故诫之谨守至于不出户庭，虽过于慎，而自无咎。盖户以节人之出入，泽以节水之出入。初九为泽底，阳刚则能闭塞泽

底，时当塞则塞，故能蓄水于泽底，而无干涸之虞。

九二 **不出门庭。凶。**

门庭，门内之庭也。九二以刚居阴，失位不正，上无应与，知塞而不知通，故“不出门庭”。犹如水已由泽底涨至泽中，当通而不当塞，九二却仍如初九，以其刚毅之才，闭塞兑泽，不知通塞适中之理，致泽水有横溢之灾，岂能无凶。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六三处兑泽之上，柔爻不能闭塞兑泽，有溃决之象，六三嗟叹自悔。易例，以补过为善，如临之六三，失临之道，而既忧之，节之六三，失节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

六四 **安节。亨。**

六四柔顺得正，上承九五阳刚中正，故曰“安节”。六四乃泽底之水，上溢为失节，就下则有节，其节制皆循成法而安行，非勉强以为节也。六四亲比九五，乃随九五泽中之水而流止，故亨。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九五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节之主，所谓“当位

以节，中正以通”。卦辞之“节，亨”即指此爻。九五泽中之水，将满未满，流水甘甜（止水则苦涩），于此进行节制，既无横溢之灾，亦无干涸之患，故吉。于此节制既适中，又适时，宜其嘉尚而有功。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上六居节之极，泽上之水本应及时泄出，只因九二苦苦节制，才涨至泽上，故言“苦节”，卦辞“苦节不可贞”即指此爻。过中而节，节不能甘，以至于苦，固守则凶。苟能改过从中，则悔亡。

☴☱ 上巽下兑 中孚

中孚第六十一

孚，信也。中孚，中心诚信，信守中道也。中孚卦由兑、巽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兑为泽，巽为风，风行泽上，泽能纳风，乃实中有虚，风能入泽，乃虚中有实，为中孚之象。从爻象言，三、四两阴居中，为中虚，乃心虚而能纳中道之象。从二体言，二、五两爻居两体之中，为中实，有中道充实于心而信守不移之象。从卦德言，兑为说，巽为顺，乃下说以应上，上巽以顺下，亦为上下交相孚信之义。六爻以二、五刚中为得中道，其余四爻以与二、五相比为能信守中道，且近比不取刚柔承乘逆顺关系，而以居正得位为能比。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豚鱼，鱼名。中孚之为卦，上风下泽，豚鱼生于大泽之中，风将起，则浮出水面，朝风而拜，南风则口向南，北风则口向北，从不失信。人苟能守信如泽中朝风而拜之豚鱼，则吉。此外，巽为风，亦为木，中孚以木在泽上而有舟楫之象。喻人若能信守

中道，犹舟楫行于泽水之上，纵有险难，亦可济矣，故曰“利涉大川”。唯人当固守正道，而中心孚信，方为有利，否则悖于正理，朋比为奸，纵然孚信，何利之有。

初九

虞吉。有它不燕。

虞，度也。有它，三心两意，志不定也。燕，安裕也。中孚之时，宜诚信积于中而无所求于外，六爻凡无求于外者吉，反之则凶。初九以刚居阳，上应六四，理应得凶，然经审度之后，以九二为得中道之人，且初九居正得位，乃舍其正应，近比九二而信守中道，是以得吉。初九若意志不坚，三心两意，而私系六四，则心必难安。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子，指初九。我，九二自称。爵，饮酒器，引申为酒。靡，借为醉。九二刚实居中，又上无正应，乃孚之至者也。孚至则能感物，故能无心于感物，而物无不感。九二处三、四两阴之下，又居阴位，故曰“在阴”。九二虽处幽昧而言行不失信，则声闻于外，而为其同类初九所相应和，是以“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犹如我有好酒，愿与同道分享，一醉方休。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敌，匹也，配也。鼓，动也。罢，止也。六三以柔居阳，处中孚之时，失中不正，又应上九，与之匹配，非能孚信积于中，故云"得敌"。六三远离中道，其动止、泣歌皆唯上九是视。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两马为匹。"月几望"所以喻六四阴德之盛，犹月亮几至于盈满，若"月望"则亢克其君而灾祸踵至矣。六四处中孚之时，绝其同类六三，故云"马匹亡"。六四以柔居阴，乃柔顺之近君大臣，居正得位，上比九五刚中大人，笃信中道，故得无咎。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挛，谓固结而不可解。如，语助辞。九五得位居中，而六四则绝其类而上比，与九五紧相连结。九五乃中道之人，六四为信守中道之人，两者相辅相成，得无咎。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高飞也。"翰音登于天"，谓音飞得甚高，至登于天。上九以刚居阴而处巽体之终，进于上而不知止，处中孚之极而不知变，其凶可知。盖上九徒务

信守中道之虚名，过中不正，声闻过实，君子耻之。犹如鸟之飞登于天，徒闻其虚声而已。

䷽ 上震下艮 小过

小过第六十二

小过意指小(稍)有过越。小过卦由艮、震两卦组成。从卦象言,震雷在艮山之上。雷愈高则声愈响,今震雷仅及于山顶,远不及天上,故其声只稍稍过越于平常。小过含有三义:其一为小者过越,小过之为卦,四柔在外且柔居尊位,二刚在内,不中不正乃柔(小)过刚(大)之象;其二为小事过越,"小事"指日用常行之事,"大事"则指与天下国家有关之事,"小事过越"系指"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而言,有谦退自贬之意;其三为所过越者小,矫枉难免过正,稍稍过中乃所以归中。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含有致通之道。与其骄也,宁过乎恭;与其奢也,宁过乎俭。矫枉过正,所以归于中。处小过之时,利于守正,不失时宜,稍有过越乃在于返正归中,故利贞。而二五两爻均以"柔得中",故只可小事过越,至于三四两刚既不中,又不正,故大事不可过越。

犹如闻飞鸟声哀以求居处，过上则愈无所适，过下则不失其安。君子处小过之时，当知上逆下顺之义，顺则执卑守下，逆则犯君陵上，故曰“不宜上，宜下”，乃得大吉。

初六

飞鸟以凶。

处小过之初，过越甚小，只须稍事矫正，即可返归中道。初六虽居艮体，但柔居阳位，质柔用刚，且上应震体主爻九四，又处过越之时，只知上而不知止，是以得凶。小过有飞鸟之象，鸟之用在翼，故于初、上两爻以飞鸟取譬。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为父，九四为祖。六五为妣，亦为君。臣，喻六二，“遇其臣”犹言君得其臣。六二于“小事”，如家事，可越过九四之“祖”，得遇六五之“妣”。至于“大事”，如国事，六二因与六五无应，又有九三、九四阻隔，故“不及其君”，而臣事之，六五遂得以遇其臣。处小过之时，“可小事，不可大事”，凡事之可过者（如小事），宜过乎恭，故“遇其妣”；必不可过者（如大事），则宁不及而谦退自持，故“不及其君”。六二有柔顺中正之德，能权衡过与不及而持中守正，当小过

之时，必如此“过”与“不及”，皆进退自如，六五之君乃能“遇其臣”，而六二亦因以无咎。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九三以刚居阳，本宜大有作为，且与上六相应，然处小过之时，“不可大事”，故诫以进不可过。且九三以刚居正，本为众阴所忌恶，又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故诫以慎防阴柔小人不可不过。若不过于周防，而听从阴柔小人，则小人或将戕害九三，如是则凶矣。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九四以刚居阴，以刚处柔，过乎恭矣，是以无咎。九三以刚居阳位，过刚，故凶。“弗过”指九四失位不过刚，遂能得遇初六，有“宜下”之象。然而九四既不当位，若肆用其刚，上往则危，故诫以常怀危惧，不妄动，无所作为，才能正固而久存。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公指六五。弋，射取之也。彼指六二，乃岩穴之士。六二与六五乃敌应关系，故以“公弋取彼在穴”喻六五求助于六二。小过有飞鸟之象，而所恶者飞。

盖飞则上而不下，有违“不宜上，宜下”之义。云，飞物也，下降则为雨，“密云不雨”，乃云飞而未下。盖西与南为阴卦方位，密云来自我之西郊，乃阴气太盛，致阴阳未能中和，故云虽密而不雨。以此喻过阴之时，六五虽居尊位，却挟势自雄，泽不下润。当此之时，欲施膏泽于生民，必须屈尊下求岩穴之士以为辅，故云“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上六以阴居震体之上，处小过之极，不仅与九三不能相应，且自身之亢已超过九三之阳刚，故曰“弗遇，过之”。上六违理过常，有如飞鸟之高翔，不知所之，以至穷极，故凶，当有灾眚。

䷾ 上坎下离 既济

既济第六十三

既济指已经渡河抵达彼岸，引申为事已完成。既济卦由离、坎两卦组成。从卦象言，离为火，坎为水，水在火上，火性炎上，而水性润下，两者相交而相济。然水决则火熄，火烈则水涸，相济之中含藏着相灭之机。六爻均当位，且相应，六十四卦中如此整齐者，唯既济卦而已。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乃事之既成者，亨小者，非不亨也，唯既济不如方济之时亨通之盛大也。处既济之道，宜贞固自守。盖功成者退，方来者进，事既已济，济极则反，水火相济之中，相灭之机伏焉，故云“初吉终乱”。谓成功而自以为事已竟成，志得意满，终将走向败乱。反之，若能功成而不自是，胸中另有襟抱，临事以惧，则可持盈保泰。

初九 |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拖引也。曳其轮，谓拖曳车轮，阻其前进。濡，浸湿也。濡其尾，谓狐之渡河必举其尾，今浸湿其尾，所以止其速济。初九以刚居阳，又上应六四，本主于上往。然处既济之初，若上进不已，必有悔咎，故宜谨慎守成，戒急用忍，曳其轮，濡其尾，乃得无咎。

六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丧，失也。茀，车帷也。古之妇人乘车不露见，于车之前后设茀以自蔽。六二中正柔顺，虽上应九五，然处既济之时，九五焉有求用之意。六二犹妇人欲乘车出门，因丧其茀，故不能成行。若因而逐其茀，俾乘车而行，以求见用于九五，则失其素守之志。卦有六爻，"七日"则时变矣。"七日得"，喻六二柔中守正，虽不得行于今，终必行于他时也。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殷王武丁，中兴之主也。鬼方，古种族名，其地远离中国。九三以刚居阳，处下卦离体之终，有刚强文明之才。处既济之中，九三中兴之主武丁远伐鬼方，必三年之久而后克之，足见其劳惫之甚，用诫不可轻启征伐。中兴之业既就，远方之伐既成，当谨防小人贪功好战，恃功揽权，以致乱终，故与师卦

上六同，诫以“小人勿用”。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当作濡，谓渗漏也。衣袽，破旧之衣，所以塞舟漏也。既济至六四已入坎体，故取舟漏为戒。又六四以柔居阴，乃多惧之地，当思防患虑变。行舟水上须备衣袽以防舟漏，尤须终日戒惧，以防水浸至而不知。备患之具，不失于寻常，而虑患之念，又不忘于顷刻，乃处既济之道。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邻、西邻乃假借之辞，犹言彼此。杀牛，盛祭也。禴祭，薄祭也。既济卦发展至九五，即使以杀牛盛祭来享祀神明，终不如西邻以薄祭，而可实受其福。盖祭在诚，而不在物。九五之君处既济之时，享治平之盛，骄奢易萌，诚敬易丧，虽以杀牛盛祭，焉能降福。意谓保治者，以实，不以文。

上六

濡其首。厉。

上六以柔居阴，处既济之极、坎险之上，有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其危厉可知。

☲☵ 上离下坎 未济

未济，指渡河未能抵达彼岸，引申为事未竟成。未济卦由坎、离两卦组成。从卦象言，坎为水，离为火，火在水上，水性润下，火性炎上，两不相济。从爻象言，六爻皆不当位，故为未济，但却相应相比，未济之中含藏着刚柔相济以成事功之机。在既济之后，继之以未济，足见作易者之深远识见。未济处六十四卦之终，有终而复始，生生不息之意。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汔，几也。濡，沾湿也。未济乃事未竟成，苟能处之有方，终必能成，故未济含藏致通之道。取小狐渡河为喻，盖狐能渡水，渡水乃险事，须临渊履薄，审慎为之，方能成事。小狐则勇决有馀，审慎不足，缺乏经验，濡湿其尾，致未能抵达彼岸，无所利。处未济之时，切忌刚猛偾事，宜审慎自处，方有致通之道。

初六 **濡其尾。吝。**

初六以柔居阳，失位不中，又上应九四，质柔用刚，急于上往。以喻小狐勇决有余而气力不足，缺乏经验却贸然涉水，以致尾巴未及举起，沾湿浸泡于水中，游不过河，有鄙吝。

九二

曳其轮。贞吉。

曳，拖引也。曳其轮，谓拖曳车轮，阻其前进。九二以刚居阴，因中得正，才刚足以涉险，居阴则不躁进，处坎体之中，知济而无功，故曳其车轮，固守本位不妄动，得吉。

六三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质柔用刚，失中不正，与上九有应，处未济之时，独力上往济险，焉能不凶，故云“未济，征凶”。然六三处下卦坎体之终，即将出险，若能下与九二中正大臣、上与九四刚明近臣同心合德，必能济险，故云“利涉大川”。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震，乃震动而使之惊畏也。鬼方，古代远离中国之种族也。古人用力之甚者，莫如伐鬼方。三年有赏，谓赏劳师旅者三年而不绝也。九四以刚居阴，失

中不正，故诫以唯固守贞正之道，方能吉而悔亡。未济一入上体，即有可济之道。九四处上体之下，又为近君大臣，欲济天下之难，必用其刚明之才，以伐远域鬼方，威震四邻，致受大国之赏三年不绝。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居阳而应九二，本有济险之才，又处离体之中，为文明之主，以柔居尊，既中且正，必正而后乃吉，吉乃得无悔。《彖传》言"未济亨，柔得中也"，即指此爻。六五既为文明虚中之主，能虚心以下贤，而众阳亦乐为之辅，故以"君子之光"喻六五君德光辉之盛，而其济险之功，更令其光辉信实不妄，故吉。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处未济之终，物极则反，又反于既济矣。且上九以刚处离体之极，乃刚明而能决之贤人。今险难已济，事已竟成，上九当乐天安命，自信以自养，饮酒以自乐，则无咎。若过度自信，不能安命自处，躁动而耽饮其酒，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则反失于自信，安能无咎。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